

## 近代史資料第三期目錄

|                   |            |
|-------------------|------------|
| 辽阳防守日記 .....      | 徐庆璋( 1 )   |
| 張蔭桓等致翁同龢函 .....   | 陆壯游輯( 64 ) |
| 長順函稿 .....        | 長 順( 81 )  |
| 台灣戰爭記 .....       | 吳质卿( 91 )  |
| 厦門日租界交涉案公牘 .....  | 憚祖祁(104)   |
| 甲午战时东北清軍一覽表 ..... | (150)      |

# 辽阳防守日記

徐 庆 璋

編者按：这份日記，起于甲午年十月初七日（1894年11月1日），終于乙未年七月初八日（1895年8月27日），逐日記載中日战争的情况，并抄录来往函电。作者徐庆璋，据《辽阳县志》載：

“徐庆璋字屿斋，浙江山阴人，光緒十九年八月署州事。值甲午中日之役，州城戒严，請练鎮东十三营，督率士卒，日夜罔懈，賞罰严明，人乐为用。比日本兵入海城，吉林靖边营却退至州城外，将复北去，庆璋出城以大义忠誠力阻止之。客軍入城，采买无敢骚扰。且由凤凰城入辽阳，以吉洞峪迄北一带为要害，因督飭吉洞峪练总徐珍操办乡团，与凤凰西界联結，地賴以自保。是时，城西連年水災，民多乏食，乃募集巨款，遣員沿屯調查，按戶賑济，无敢侵蝕者。以故实惠及民，全活无算。……中日議和后，陞庆阳府知府，继迁甘凉道，未到任而卒。”（卷七）

“日人犯海城，侵辽阳南境。知州徐庆璋募馬步十三营，与黑龙江將軍依克唐阿、吉林將軍长順及樺树沟韓登举合兵御之。前线由千山西至鞍山迄太子河、小河口，东西六十里。第二防禦线由判甲炉西至沙河以至城昂堡、刘二堡一带。后路在城附近各处，所有軍事設備，均未完善。日軍大島义昌据鞍山南海界等地，相持数月，彼此偵探，互有所获，势甚岌岌。”（卷二十一）日記所載，以防守辽阳为主，兼及中日战争全局。具体地反映出当时东北爱国人民和官吏保卫祖国，奋勇抵抗侵略者的实况。也反映出清朝当权者的昏聩、对敌妥协，以及爱国官民对于李鴻章等卖国行为的憤慨。过去出版的資料，記述如此詳細者尙少，这份日記正可做为补充，供給研究甲午战争史者参考。

日記原件未見。今止获得旧抄本两冊，一冊題《防守倭賊侵犯作战日記甲午十月》，一冊題《徐观察辽阳防守記牧九題》。文末殘闕，似尙有一冊，已不知流散何处。这两冊抄件、紙張、字体、格式、裝訂完全相同，显然出于一人之手。惜舛誤太甚，訂正困难，除編者可以确知处訂正外，其略有疑問者，均照原抄件付印。文中有些地名前后用字不同，如“吉洞峪”，又作“吉东峪”或“吉峒峪”，“老君堂”又作“老軍堂”，亦均照原文，不加改动。

## 甲 午

## 十 月

初七日前因倭氛逼近，奉軍宪准募三营兵勇，以資防守。今管帶需員，稟請軍宪速飭副將王定祥來辽。前敵逃兵，紛至沓來，動輒滋事。賊未至而兵先扰，民何以安。璋力為撫逐，遇桀驁者殺之，始不敢入城滋扰。幸早示遠近鄉團各辦團練，保護地方。

初八日探鳳凰城倭賊不多，按度地勢，大高岭即摩天岭有大隊駐守，賊必不來。惟海城所屬四面城即析木城為鳳、岫、安東、大東沟四處來辽必由之路，宜派重兵扼守。璋新募三營，器械不全，且人數亦不敷分布。查前敵各軍，惟淮軍馬金叙、馬玉崑兩營可稱勁旅。稟請軍宪，咨商宋帥庆<sup>①</sup>飭兩軍調駐四面城，方能御賊。遲則恐不及矣。

西丹隊兵過境滋事，營官不能約束。辽陽為前敵接濟要地，當時人心惶恐，若再縱兵扰商，致商家閉歇，前敵食无所出，不待寇至，將自亂矣。探西丹營官口吻，似兵隊怕赴防所，欲借滋事撤回。此等兵丁，无益于軍，有害于民。請<sup>欽軍</sup>宪切勿再添旗兵，庶辽陽可保。聞前署鳳丞章樾有恢復鳳地城之信。

十二日據袁道世凱<sup>②</sup>言，李傅相<sup>③</sup>來電，金州、大連灣失守，調宋帥庆速援旅順。令宋帥拔隊，棄大高岭而不顧，此明系倭賊聲東擊西，一經遣調，必中其計。現在大高岭一帶，仅存淮軍聶鎮士成、呂統領本元、孫統領显寅三軍分守，兵勢太單。請軍宪速飭豫軍蔣鎮尚鈞趕赴大高岭，擇要扼守；并飭奉軍耿統領鳳鳴赴四面城等處駐紮，以保辽沈門戶。

十三日电山海关吳撫帥大澂：今金州、大連灣均失，宋帥調隊赴援旅順，料賊必由岫巖南窺金復，西窺海城，而窺辽沈。刻聞鳳城倭賊

① 清廷因戰事連遭挫敗，詔以兩江總督劉坤一為欽差大臣督辦東征軍務，吳大澂、宋庆為幫辦軍務。時宋庆所統七十余營清軍正由九連城、安東、鳳凰城、寬甸等地潰退至蓋平、岫巖、大高岭一帶。

② 時為駐韓商務總理，特授浙江溫處道。

③ 李鴻章。

不多，是賊專顧前面，后面必然空虛。速請督隊來辽，仅用一旅之師，可恢復凤城，并以牽制西南賊勢。是日電託營口王斤頤勳購買官礦，託省垣余觀察濬速撥火藥，因民團已成万余，待用孔亟。

十四日電<sup>裕軍定欽</sup>完<sup>①</sup>：倭賊今晚已占踞連山关在大高岭东，淮軍呂統領本元与战不利。聶功廷总鎮率軍進击，勝負未卜，亟待援兵。事在危急，請速籌画。

十五日耿統領兵移駐鵝房，距大高岭太远。拔赴岭西湯河沿一带駐紮，足壯聲援。且大高岭電已不通，報較迟，防宜早，電軍憲速飭耿軍拔隊前進。并電天津李傅相速調宋帥抽軍回援，以救辽沈。璋新募三營，器械不足，稟定帥拔鎗千杆，以免临时棘手。蓋辽阳防守严，則沈阳可安堵矣。

十六日叠探倭賊由凤界岭东之草河口侵犯，經聶、呂各軍击退，耿鎮已拔隊前進。璋新募之兵，苦器械未齐，不能往援前敌。電稟軍憲，速飭蔣鎮多抽步隊，前往堵剿。

十八日電裕軍憲飭委員王良臣，將定帥允拔毛瑟鎗先行送辽。催請大高岭聶、呂、孫三統領向前進兵湯河沿一带，以固岭防。后路已調蔣鎮駐守，毋庸过慮。

二十日耿軍需糧，即运去小麦四百石、面万斤。蔣鎮到辽，亦慮糧食不济。璋顧全大局，不敢稍分彼此，已允其接济，令放心前進。電復軍憲，知悉聶、呂、孫三統領擬調璋新練三營，前往助剿。无如兵虽练而鎗炮不齐，碍难允助。并知伊等昨日与倭接仗，因无援兵，未获大胜。特電奉軍楊營官建征，速赴前敌接应。倘再觀望退縮，定稟軍憲从重懲治。

是日電余觀察濬：前接軍憲復電，已向欽帥借得毛瑟鎗二百杆，子丸二万粒。遣人往領，云仅剩毛瑟鎗六七十杆，当留自用。璋思辽阳有失，沈阳不能独存。沈阳若危，欽帥虽有鎗亦无用处。今璋計无所出，惟有取旂隊之鎗以資軍實。练軍旂隊在此，徒多扰民，无裨軍事，請欽帥飭希營官率隊回省，將槍械留給应用。一面飭王良臣赶造抬槍

① 裕祿時任奉天將軍，定安時任練兵大臣。

四百杆。如器械备齐，容璋任前敌，約集章丞樾，会合各軍，分路进取凤城，自問不至見賊即退。如不能胜賊，保护辽沈，从此不談兵事，不为須眉丈夫矣。事势危急，望閣下勿稍存顾忌，据实上陈。顾璋即顾辽，顾辽即保沈城，在公为之耳。

电营口东征粮台周臬宪馥：省垣錢舖閉歇，各軍所需現錢近挹辽城，而各錢舖自夏至今，已付四十余万，实难支持。悬电致北洋，速运致制錢五六万串，以济急需。如海运不通，由大东运拨亦可。

二十一日电裕軍宪：大兵云集，需用現錢甚多。辽阳舖商实难支撑，如錢舖閉歇，各軍势不安靖。辽城有危，沈垣何堪設想。当此危迫之秋，惟有从权办理，期固民心。聞戶部庫存制錢甚多，請速奏明飭发辽商，以資周轉。日后由各商解繳銀两，庶庫款无亏，而大局有益。再，接聶、孙、呂三統領来电，知是日得一胜仗。惟探聞此次接仗，聶力居多。請宪台致函嘉獎，以別勇怯。璋恐前敌兵单，曾飭大高岭一带民团往助，乃来电亦称得力。惟枪子短少，囑为拨济。璋已购运数千百觔，并獎飭民团，仍奋勇往助。璋所练三营，亦少器械，現向嵩武軍刘鎮世俊借得鋼炮八尊，俟抬枪四百杆造齐，当拨队赴岭助战。

二十二日近日团练日增，賊势漸减。聞岫界桂花岭团练、官兵打死倭賊不少。岫界大孤山及凤地两处，賊亦不多。聶、呂、孙三軍兵力太单，虽有耿軍，恐不足恃。电軍宪速飭蔣鎮拔队，璋并飭团练一齐进攻，凤城或可恢复。

二十四日电大高岭呂鎮，速調东門外臥眉庄馬队回营，免致扰民。聞岫巖已失，练軍丰升阿、奉軍聶桂林两总統退守盖平，宋帅仍駐熊岳，四面城仅馬金叙一軍，殊觉太单。且分水岭連山关倭賊出沒无常，該处团练拟奋勇勦賊，苦无火药。电軍宪飭发数万斤，以資前进。一面請长帅順速赴四面城防守，此时长帅聞已到沈并催各統領先期进勦，不必待賊来始击，使賊得以养精蓄銳。

二十五日大小高岭一带，民团万余，迭次与賊接仗获胜。时屆严寒，該团练等日夜守勦，奋不顾身，殊堪嘉尚。請軍宪速发会印空白五、六、七品功牌各百张，由璋处給獎，以示鼓励。自倭奴肆扰以来，聞前敌各軍或見賊而退，或未見而逃，虽有餉械，均棄不顾。若不严惩，

何以整軍御寇。擬稟傅相与各宪帅，严定軍章，以分优劣。聞賊在岫巖一带运炮增兵，电防岭磊總統，当乘其布置未齐，約各統領先期会剿，較易得手。

二十七日頃探倭賊六七百名，分窜南分水岭一带，凤岫之交界处被練长孙国栋等率团击斃賊四五百名。有此一胜，稍挫賊勢。聞寬甸二十日失守。辽界幸有团勇数万，可資战守。依帅克唐阿聞到凤界草河城，蔣鎮已抵岭西亮甲山与南分水岭、七桶碑等处，相距数十里。但路径歧出，守兵太单。璋派候选县丞俞凤翔带团数千名前往分守，与孙国栋等联络一气，杜賊北窜。并請軍宪頒給新印全省总图、分图二分，以备查閱。

二十九日聞賽馬集失陷，連山关已夺回。該处团练屡得胜仗，惟应給药彈獎賞等花費，已将州庫存銀用尽。赴省請餉，部款未到，万不得已，电恳营口周臬宪借拨五万两，以救危局，容后由軍宪筹还。

电稟李傅相：为力陈时艰，速拨制錢，以維危局。窃倭賊犯辽，距城仅百余里。城市商民，所賴以安者，幸璋平日取信于民耳。今大兵云集，日需現錢万余串。查辽邑自六月至今，各錢商已出东錢六十万串，目下錢路壅塞，兵勇愈多，錢商实难支持。一經閉歇，粮不足，商不通，非特无以接济前敌，且恐不待寇来，城将內乱。辽阳有失，沈阳安保，而陵寝不堪設想矣。欲維危局，必运現錢二十万串来辽，方可济前敌而安民业。想中堂公忠体国，休戚相关，当能重念本根，顾全大局。无论水陆如何为难，迅請筹济；若錢到而兵民不靖，璋甘治罪。否則如岫、凤、金各城之潰乱，璋亦无可如何。当此危迫呼吸之秋，尤应散財保民，岂容惜小誤大。璋力竭血誠，危城坚守，要不甘以一死塞責，貽笑后人。現在閭境团练数万，似堪御敌，所恨者錢不流通。璋实为保全根本起見，冒昧上陈。請勿以职微言輕而置之！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 十一 月

初二日时屆严寒，大高岭各营露宿御敌，深为憫念。应用窝棚稽料，电飭謝团总永恩，就近筹办，錢由璋处領給，以示护惜。前凤城道标刘福全一营，人皆精壯，遣散可惜。电商余道，拟拨归璋部，以应前

敌。并告連山关至分水岭均无倭兵，各軍畏避多方，不肯前进。际此严寒露宿、势难久持。璋軍若不為倡，非特凤城无恢复之期，辽境亦难安靖。垂爱如君，尚祈明示。

初三日电稟裕軍宪：聞前月二十七日，依帥部下孫統領，在凤界草河岭会同团练，与賊接仗，斃賊二百余名，官軍受伤者百数人。現依帥退扎凤界白水寺地方。查辽凤团练約有数万，頗能助兵勦賊。有此一胜，稍振軍威。是日接李傅相电，允拨制錢二万串来辽，官民共感。惟大兵云集，日久不敷周轉。电胡臬宪燭葵轉稟傅相，再拨数万串，以济危局。

初四日电宋宮保：此次連山关夺回，半借团练之力。前凤凰厅丞章樾，蒙裕帥奏明办团。聞其督团助勦，頗称奋勇。即如各团长如謝永恩、徐国书并各委員等，均系璋札委。今奉旨准獎。当查明出力員弁，稟請奏獎，以示鼓励而免冒濫。

再，电裕軍宪：耿統領已駐連山关，而后路各軍仍在大高岭，接应太远。拟派道标刘福全一营，并璋所部鎮东前营齐玉春，同赴前敌，以为后应。

初五日电裕軍宪：連山关夺回，飭員犒賞各軍，独无团练，未免向隅。璋拟分賞，以示鼓励。再，刘福全一营，宜道来函，归璋节制。号衣餉需，均已发給。若尚拟酌改，恐不能即赴前敌防勦。軍务吃紧，用人須得其要，务請速示。

又电向聶軍門借用毛瑟枪五十杆，以济前敌。

初六日电裕軍宪：自大兵退守大高岭，逃兵窜扰，辽地几至不安。璋弹压严惩，始形靜謐。今周廉訪有迁移运局之举，事尚未动，人心惶惶。軍务日急，以求固民心为要。若假璋以督帥之权，能使数十万民心联为一心，四面布置，設計破敌，岂但恢复凤凰各城已哉。时急矣！不得不效毛遂自荐，靜候裁。

初七日电<sup>軍</sup>宪：昨晚探聞，章丞樾督团，与依帥部下寿統領山，連日与賊倭接仗获胜。后兵团失利，賽馬集失陷，依帥仍駐白水寺，章丞退守岭西。賊又窜扰东分水岭，被該处民团击退。

初八日电裕軍宪：近日凤城倭賊，不滿六百。賊督大鳥，赴九連

城，惟陸續往凤城搬运器械食物，意在图沈。若不趁此时进剿，后恐难以取胜。依帅已退守东分水岭西大高岭，后身吃紧，贼屡窥伺。当派劲旅堵剿。赛马集既失，辽沈分界之本溪湖，为进省要径，尤宜设防。切勿调本省旗队，反致无益有害。璋旧恙复发，勉力布置，此后天气愈冷，未識能支持否。

初十日电胡臬宪：前允加拨制钱数万串运辽，仰见公忠体国，咻城无分。日后应归银两，交辽转运局划拨，决不令钱款无着，请勿念。聞章丞樾已赴宽、怀一带，劝办团练。

十一日聞旅順已失，宋帅退守海、盖。四面城亦吃紧。奉天旗队佟协领茂蔭带队。辽此等无益有害之兵，实难安置。电軍宪，速飭赴四面城驻扎为要。

十三日电稟恭王爷<sup>①</sup>：敬密陈时势危急，軍情紛乱，請速筹保守根本事。窃聞胜败兵家之常，一败即退让数百里，实古今所未有。平壤一仗，左宝贵不幸陣亡。彼时伤兵无几，叶志超若督率接仗，胜负虽未可知，而防堵犹易为力。不意輕将平壤退让，出城时反被倭贼狭路邀击，死伤弁兵甚众。迨至安州，其地本有险要可守，复不駐防，直退至五百里外之九連城。似此既失地势，又弱軍威，一大失也。九連城战败，凤城初无寇至，正可設险扼守。乃大軍先退让至摩天岭，数日后贼犯踞凤城，此二失也。摩天岭距辽百余里，倭贼屡来侵犯。璋再三陈說利害，指明地势，劝各統領万勿再退；一面諭令民团，守战相助。倭惧民团，始向南攻。今金、旅、岫皆失，宋帅大軍复退至盖平。复州、熊岳两城并无倭贼，竟以空城相待，此三失也。岫凤与辽处之毗連，璋已支持月余。若各軍仍迁延不进，再行退让，璋实防不胜防。尤不解者，大軍退后，决不敢先行攻取，必待贼从容布置，养精蓄銳，大股来寇，各軍始勉强应敌，或見影而逃，或聞风而退。似此軍情，中外聞之，殊堪耻笑。倭夷为海外小国，若不胜报，恐各国群起效尤，中朝从此无安靖之日矣。今辽阳危在旦夕，一或不守，沈垣亦必不安。璋位卑权輕，何敢阻大軍之退。即有良策，稟告各宪，而事权紛乱，多不施行。因思欲維

<sup>①</sup> 恭亲王奕訢，时任軍机大臣。

危局，惟有欽派知兵重臣來奉，總制各將帥，庶事權歸一，不致觀望不進，坐失機宜。一面仍奏請電旨，飭宋慶等無待倭夷來寇，先攻金、岫。并飭聶士成等攻取鳳城，以分賊勢。璋當激勵民團，併力助勦。果能照此布置，根本重地，或可保全。特總帥大臣，亦須兼程前來，遲則恐不及耳。璋非不知越位而謀，賢者不取。然當此時勢危迫之秋，正臣子效命之日，何敢意存顧忌，忍默不言。倘根本有失，雖一死不足以塞責。伏乞王爺速奏，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十四日電天津鐵路公司立齋八弟：遼陽幸安，而鄰封均各擾亂。奈何！聞進齋三哥有隨江督劉<sup>①</sup>來津之信，確否？

現在鳳城百姓，探有為賊奸細，冒充本地團練，來領執照者。電章樾知之。

十五日電商袁道：都司馬振芳，前蒙借用。頃令在城彈壓逃兵，正當緊要，未便稍離，容緩送還。聞大軍已抵金家河，倭奴又添大隊，究在何處盤踞，後路緊要，飭謝永恩竭力堵御，毋稍疏懈。

電裕軍憲：遼城兵單，南路誠可慮。然鳳、岫、遼民團七八萬，皆唯璋令是听，大為可用。四面城有馬金叙一軍，再得宋軍堅守海、蓋，遼境或可無慮。再，城守尉耆征，遇事阻撓。城門啟閉，本系該尉專責，今當有事之秋，若照常啟閉，恐晚間電報不通，轉誤軍務。擬將東西門鎖鑰，暫歸州署經管。請速飭該尉遵照。

十六日電裕軍憲：賽馬集至遼二百里，北至遼〔沈？〕陽二百八十里。聞依帥進攻龍灣，距鳳城東北四十五里。聶、呂、孫、耿及璋部各軍民團，已進逼金家河，距鳳城西六十里。但願各軍奮勇爭先，鳳城或可克復。惟恐旅順援賊分擾各處，我軍反被牽動。擬請宋帥進攻金州；丰、聶兩軍進攻岫巖；馬金叙仍駐四面城，為丰、聶兩軍聲援；蔣鎮移扎鳳、岫、遼界之黃花甸、三家子，為馬軍接應；長帥之丁統領春喜移駐賽馬集一帶，張道錫鑾嚴堵通、懷，防竄興京。又得大高嶺一帶民團以為前敵接應，如照此分布防勦，齊心協力，賊必首尾不能相顧，豈但恢復鳳城已哉！

① 劉坤一。

十七日聞復州于初十日未刻失守，十四日賊分三路攻岫、海交界之潘家大嶺。奉軍彭玉春、高登科等兵敗，駐四面城之馬金叙亦退扎海、蓋。南路吃緊，遼城兵單，擬將齊玉春、劉福全兩營調回守遼。電軍憲飭前敵各軍作速進剿，以分賊勢，嚴堵要道，力保海、蓋，庶遼、沈无虑。

十八日賊由遼界五間房竄擾，已被團練徐珍等击退，乃賊由潘家大嶺進竄。四面城探聞已失，并言海城亦陷。已電請宋帥回援，并調劉、齊兩營，星夜拔隊回遼，先為布置，俟長帥大隊到來，即行進剿。

是日聞耿統領借來福槍三百杆。

十九日賊已逼近鎮東，三營需用利器，只有來福槍四百杆，其余刀矛等件，斷難御敵。所造抬槍，緩不濟急。擬就近向佟茂蔭借取槍炮，以應急需。電軍憲，遼城東、西、南三面賊已包繞，璋即能籌防，三營兵如何分布。各軍又非璋所能調，呼應不靈，然與其株守待賊，何如併力以戰。戰必需兵餉，餉固難籌，兵更募不及矣。惟有散財用團，或可轉危為安。蓋兵自外來，逃一人之性命易，團為土著，逃一家之性命難。兵不知地道，聞風先逃，故用兵不如用團之得力。定邊營彭玉春、高登科又退北數十里，可否將該二營歸璋調遣，以免节节退讓。蔣鎮來函，雖稱調取各營拔隊回遼，而劉、齊兩營則云，耿統領未奉憲示，不令開拔。已飛差飭催，并将憲電寄交耿統領遵照。

二十日聞海城北甘泉堡、双台子俱有賊踪往來。安山站、騰鼇堡等要隘，并無勁旅扼守。長帥兵未齊，蔣鎮與齊玉春、劉福全等兵尚未到。遼為空城，賊欲長驅直入，一日即抵城下。遼不守，沈陽危矣。聞宋帥部下章鎮高元，現在蓋平。電軍憲，請宋帥留守蓋平，派章鎮分攻海城，以牽賊勢，而免北竄。

二十一日電催余觀察，速撥抬槍，以應急用。聞安山已有賊踪，特派彭、高兩營扼守安山站。長帥亦擬派隊一同駐扎。

二十二日探聞賊大隊已到安山站、騰鼇堡、沙河之南，離遼城僅五六十里地。長帥及蔣鎮之兵雖拔赴前敵，而宋帥擁兵不攻海城，致賊北竄，殊不解！駐遼旗隊，萬不足恃。只有璋部兩營，一經調出，城空虛，更有聶桂林敗兵，千百成群，全無管帶，屢欲入城滋擾，經璋與長

帥率隊截留。此軍殘缺不全，欲整理必須招募足數。電裕軍憲，作速酌示，為之安頓。

二十三日賊竄擾安山站之南及甘泉堡一帶，調高登科、彭玉春兩營前往駐紮。齊玉春一營已到，拔赴前敵。惟遼城兵單，暫團練千名協兵分守各門。聞賊大股已奔牛莊，若繞越北甯，省城大為可慮。所有安山站、安山河一帶，似應趕緊派撥重兵堵扼。電軍憲酌行。

二十四日聞東路賊勢緩，惟大軍屢退不進，僅得依帥一軍鏖戰，近又傷其勇將永山，殊屬可惜。聶桂林一軍全隊到遼，經長帥察看，兵尚可用。況前蔣鎮之兵，由亮甲山河【欄沟】調回，大高嶺後路空虛，今令聶軍選派兩營，往亮甲山河欄勾處補紮，使孫、呂諸軍在前敵不致驚疑。現在各軍云集，現錢奇缺。天津總局允撥六萬串，因無車輛，未能運遼。請軍憲速撥庫存制錢，以維危局。

電復余觀察濬：長帥擅留聶者，實因蔣鎮一軍由亮甲山調回，後路空虛，恐各軍疑懼欲退。長帥無隊可撥，不得已截留聶軍，汰弱選[似有脫誤]，帶赴西路，以濟危局。璋亦知該軍未必真能得力，奈再三陳說，諫阻無從。況長帥為前敵督帥，諸務悉听指揮，何[何上似有脫文]人斯敢存意見。以璋愚見，聶軍既經長帥截留，安排定當，又何必調省，復煩唐軍門為之不失[守]，雖各軍……整理戰。如以省防為重，而遼陽一或不失[守]，雖各軍調赴沈陽，恐亦無濟。公參酌時事，宜善為調停，不失兩帥和氣為要。

二十五日前聞牛莊被賊竄擾，今探知逃兵滋事，並非失守，各路逃兵紛紛，既不能戰，又不能守，虛糜軍餉，到處騷擾，為害實深。二十三日，宋帥在石橋子與賊接【仗】，殺賊千余，追至八里河，當在鏖戰，可望大勝。俟長帥大隊到齊，璋當撥營及各團與長帥各隊，一同進剿。

賽馬集巡檢孫偉來函告急，以喜鵲嶺無兵扼守，恐防北甯等情。孫君精明干練，或撥勁兵數百，令其管帶防禦，當能得力，稟請憲裁。

二十六日得聶軍門來函：“藉近日東路倭焰雖較前稍衰，此間朝夕防堵，實未嘗或懈，蓋亦思力持以分敵勢之意。第海城不守，貴治戒嚴，依帥所部近又失利，敵處實是三面受敵。支撐危局，時切隱憂。昨日奉到宋帥來函，飭弟等作速回顧來攻海城賊股，借截甯遼之路，原屬

至理。奈大高岭一带，久守固难，遽棄亦不可，只有与依帅暨各統領妥为商酌，相机而行。其西退之說，敵部决不出此，亦万无是理，請放心可也。”

是日电告裕帅：宋帅欲撤大高岭聶軍等防兵，璋愷切力劝。今接聶統領回信，以大高岭为辽、沈門戶未便撤退，深顧大局，照旧設防，岭防可无虑矣。

二十七日电裕軍宪：聞宋帅在盖界感王賽接仗，打死倭賊百余，宋帅腿受微伤，即退师田庄台。而賊之窺辽、沈为更易，辽急而沈亦危。璋株守一隅，三面皆賊，宋帅既棄置不顾，又不令璋出战，似此坐以待斃，恐难持久。一旦賊临城下，民逃城空，璋亦无如之何矣。敢据目下情势而論，不如以战为守，或可轉危为安。璋部仅三营，各軍不能調遣，現用团练六百名，僱拚命之徒五百名，令在城团紳程克昌、魁福、沈宗汉率往七岭子駐紮，以杜繞沈之路。城团錫寿、朱登甲带民团四百名，协同鎮东中、后两营守城，此亦暂时敷衍。危局难持，請軍宪速咨宋帅，进攻海城，是为上策。

二十八日前拨奉軍金得凤、胡喜志两营，駐紮貨郎沟，顧大高岭后路，今已到防，电孙、呂两統領知之。

頃据寬甸紳民江凤等来辽面述，璋前給該处乡約諭帖，令办团练。今各处乡团一律举办，惟恐无人督率，日久生懈。悬稟速飭陶令，由兴京取道怀仁，径赴太平哨，接印任事，督率团练，以期会合大軍，收复寬甸，更可杜倭奴东竄。依帅到辽，拟与长帅往沙河堡察看情形，商酌布置，以作后路駐防地步。佟彬希三营，长帅拟令回沈，已有电請行。寬甸一带团练，若督率有人，較为得力。今聞派张觀察錫鑾、章丞樾，前往办理，东路似无可虞。

## 十 二 月

初一日大高岭呂、孙两統領，因各山沟多有藏賊，拟設法搜捕，需用奉省全图备查等情。电軍宪多頒数分，以寄前敌。

初二日近日倭賊賄买我民，四出偵探，各营俱有訪获。詢称賊在海城者約四千余，并有孙芳筹数人往沈阳作探，現已将由沈探回。久

为賊使之李永，先行正法。請軍憲飭各門严查，免洩軍情。

初三日倭賊由盘岭潘家大岭叠次扑犯，經吉东峪徐练长珍，率勇迎击，斃賊数十名，賊即退。当賞給徐珍六品功牌，賞团勇錢一千吊，并給发抬枪子药。前长帅派奉軍金得凤、胡喜志两营，往紫貨郎沟，今依帅亦有数营留在凤界石門岭、喜鵲岭駐紮，正与聶、呂、孙等軍联成一气，岭防似可无虑。

飭王良臣再速造大抬枪六百杆，洋抬枪二百杆。

倭賊近日形同株守，我軍必待賊来，始行拒敌，則前失各城，永无克复时矣。际此严寒，正可力图攻取。若使璋再添兵五十[千]，并备粮餉器械，不待寇来，亲身督战，决无潰敗。請<sup>欽</sup>軍先勿拘資格，以济时艰。

初四日賊因鞍山站一带，有长帅及璋部各軍駐扎，勢难北竄，改由吉东峪等处扰犯，又經徐练长珍等击退。賊之专意辽沈，已可概見。璋早拟带队合团督赴前敌，前已屡[电]軍宪，先委一能員来辽帮办地方事宜，璋可专顾軍务。俟收复海城或須督师远攻，再行改署，度商民不致惊慌，而地方賴以安謐。惟无好軍械好营官为虑，但未知軍宪能破除成見否也。

初五日电余观察濬：既蒙軍宪允畀璋带队督帅之任，当速募精壮，共成十营，除留守城数营，余赴前敌。軍餉軍械，望速筹备，免临时掣肘。惟各帅之意主守，以璋論之，趁此严寒，賊有株守之势，各軍进攻較易为力，若待春暖，賊复熾张，防不胜防，故守不如战之为得計也。总之，海城一日不复，辽即一日不安，諸望老弟共切时艰，贊成庶务。

初六日前李傅相允拨制錢六万串，迄今一月，尚未运到。辽城市面万分紧逼。自海城失后，防兵云集，外防虽固，內患堪虞，倘商鋪拥閉，大局不可問矣。电催胡臬宪，速运制錢，以保危局。

是日接依帅来信云：“查櫻桃園、鸡爪山、大磨岭、中万流河各处，均在大高岭西南，是否有路可通岭防后路。現又訪聞有蒲石河地方，最为要隘，是否添兵扼守即可无虞。刻下辽防，万分喫紧。孙、呂及聶功亭所称，名不相同。弟队既分紮分水岭、本溪湖，几去全軍之半，現實碍难筹拨。执事察敌至明，又熟諳地势，究竟有无妨碍，及择险可扼之

处，統希速复，是为至禱！”

初七日近聞辽海新交界于家子一帶，有土匪搶劫行車，即派把总王瑞岐带队前往剿撫。若土匪可以收服，亦令归队。璋募足数营，齐备軍械，即督队前进。已与依、长两帅妥商停当，两帅各攻海城，璋带队攻四面城，以断賊接【济】。惟屢催宋帅，一同夹击，复函詞多犹豫，实堪恨恨！

初八日带团委員俞凤翔稟称：团总徐珍，連日在吉洞峪接仗获胜，賊頗畏却。拟請长、依两帅十日内攻打海城东、北两路，璋独往攻打四面城，纵或不能即复，亦足以挫其鋒。两帅今日已赴鞍山站察看进路矣。

电催李委員綱等，赶造抬枪号衣各件，以应急用。

初九日聞复州自前月初十日賊窜陷后，仍回金州。該处城东有团练二万余人，自相保卫，若得干員前往督率，正可乘此机会进攻复州，以杜北窜，而分賊势。

民人黄万祿路过大高岭，被賊捉問赴辽大路。黄万祿放回后，即赴告防岭各营。可知賊之窺辽图沈，其意似决，速告各軍，严防勿懈。

初十日电耿統領：“刘福全一营，虽奉上宪拨归璋轄，但聞东路亦属紧要，当由弟处稟归麾下节制。貴营尚有枪否？匀借若干！”

十一日前蒙允募勇丁五千名，刻已先成三营，請宪台即发銀数万，以資购械放餉，勿迟为叩。

十二日依帅敌愾軍在海界湯岡子地方，与賊接仗。长帅部下丁春喜、明月川两統領，相继攻剿，斃賊数十名，获馬数十匹，賊即败归海城。各軍跟蹤进剿，长帅亦亲赴前敌。电裕軍帅知悉。

十三日电裕軍宪：駐貨郎沟之奉軍金、胡两营，所需粮食，前已代办接济，今复来續領，究应由何处拨給，价值由何处領补，請示遵办。出示解散胁从，高声一稟，宪意如何？亦望速复。

十四日电裕軍宪：現在大兵云集，需錢甚多，虽令各商增开小帖攤用，以輔現錢之不足，然前所发制錢六十[千]串，年內仍不敷用，懇請再拨万串来辽，以顾全局。俟北洋解到，即可周轉，幸勿稍迟为叩。

又稟欽宪：懇借馬枪来福枪数百杆，速即轉发。

大高岭团长謝进士来电云：賊仍据康家堡子各处，进士已在此住六、七日，督率团民防御。岭防各軍，分扎二十余处，万难拨队伍到四門子堵防。况賊又分队进占，势甚吃紧，前奉电諭，拨队二营来守，何至今未到？軍民同深盼望！

十五日大高岭孙、呂两統領来电云：西北、东南两路賊股，日逼康家堡，昨又分队进占四百子。敵軍分防十数处，长百余里，空空无队，再拨开往大磨岭、韓家堡堵御。前电云拨两营助兵，何尙未来，殊深盼切。請速拨派，以維全局。

酉刻电余观察濬：“頃接宪諭，疑璋成营太速，恐有虛冒情弊，令为遣散等語。殊不知三营之外，又将招成三营。营哨各官，亦已选齐，因器械不足，未曾稟报，岂仅成此三营之为速耶。夫古人录用人材，不拘資格，貴求实济，全在平日虛心留意，庶不致临时莫展一筹。前允添募成营，今忽令遣散，是失信于我矣。我不能失信于众。三营兵是否精壯足数，带兵官能否弹压胜任，請轉稟軍宪，速派亲信之員来辽点驗。如果有前弊，惟璋是問。第斯城右营，已开赴吉东峪，协团攻取四面城，倘軍宪定欲遣散，何敢不遵。惟长、依两帅正在进攻之际，而遣散后路之兵，設有僨事，璋必不任其咎。現城内只有三营，若撤二营，城守亦空。况叠接呂、孙二統領电，以賊势日逼，囑璋拨兵助剿，璋无以应，請軍宪妥筹調拨，藉卫辽、沈。既不准璋添兵，势难只身御寇。璋非不顾全大局，乃服官三十余年，徒知爱民，不能获信于上，殊堪愧情，惟有退位让賢，决不恋栈自誤。速复，以便进省繳印，听候参办。一面电复呂、孙两統領，自向裕帅請兵助防可也。”

十五日奉上諭：“辽阳州知州徐庆璋，督率民团万余，誓与斯民共守，如果防守得力，着裕祿先行传旨嘉獎，一面据实复奏。欽此。”聞命之下，惶悚实深。

十六日电呂、孙两統領：所調之队即金、胡两营，已在貨郎沟駐防。敵处各营，現調往吉洞峪防剿，續募之营，裕帅来函中止，无队可拔，請电告裕帅速筹。

余观察复电：“事非負气可办，緩則疏通。况公已簡在帝心，有旨嘉獎，昨已行文。要知此事，濬亦煞費苦心，断不向公卖好。公思让位，

豈濬不欲避賢耶！公名滿朝廷，以視濬之謗書盈篋者，又何如耶！”

十七日聞十五日賊犯辽、海界梨樹堡山岭，經鷹字右營程克昌管帶，團防魁福、沈宗漢，督率兵團击退。傷賊三十余人，斃賊六名，賊酋一名，團哨王東槐生擒一名。團勇受傷七名，內三名較重，并解到奪獲器械等件。當賞王東槐銀百兩，給受傷團勇撫卹調養二百兩。其出力勇丁，如何賞給，活賊應否解省，電請軍憲速示。

璋與長、依兩帥及宋帥宮保正在約期分路進攻海城，忽來省電，有議和停戰之說。果爾，亦令賊先退出境，而后可與議和。今效城下之盟，不特貽笑他國，抑且中賊奸計，是真斷送辽陽矣。電問余道如何情形，飞速復示。

裕帥來電：“團勇殺賊立功甚慰，生擒之賊，應就地正法，無須解省，以免周折。出力勇丁，除哨總及受傷者已由尊處給賞，其餘再賞銀四百兩，連已賞之款，將來由省匯發。其次出力團長，仍希擇尤稟候匯核奏獎。再，陳舫仙廉訪昨日到省，日內隊伍六營即見開拔赴辽，不令進城。囑轉致尊處，代向城外覓定駐扎之處，并为廉訪于城內防備公館及存積軍火糧餉房屋一所。特此布達，先為料理是要。”

又接余道電云：“昔因津有議和停戰之語，恐我國現值軍氣方壯之時，此言一播，兵心解散。故請裕帥函致長、依兩帥，令其察而不宣，仍當相機進剿。適封信時漏裝原電，故濬復電達長帥，公見電未見函，輒加以斷送辽沈之罪。濬雖昏憤，亦何敢擅言停戰，落人唾罵。請向長帥處索原函一閱，當可釋然。”

十八日大高岭孫、呂兩統領電問：“海城賊股有何動靜？長、依、宋三帥是否開仗？聞捉倭賊一名，如問有口供，祈示。并将海城進剿情形，立刻電知。敵軍現進隊四門子，击康家堡子之賊。”

電稟李傅相：“前蒙允撥制錢數萬串，近聞解到錦府，被該處轉運局截留，捏稟海城失守，辽陽慌亂。豈知海城雖失，辽陽有璋在一日，寸土不能讓夷，至今市廛不惊，安堵如故。不但辽陽能保，即海城指日可復，凤、岫乘勝可取，諒此小醜，曷當大創。若給璋六十營兵，假以事權，餉足械精，即無各軍，限我半年，定當肅清奉境。如有虛妄，甘當軍令。目下如果議和，不特盟同城下，貽后世羞；恐各國紛紛效尤，我朝

从无安靖之日；而中堂适足为万世唾罵也。璋夙受知遇，何敢緘默不言。是否，祈裁夺。現錢仍請速发，以顾危局。”

十九日聞盖平于十五日失守，宋帥救援不及，回駐高坎，拟与长、依两帥及璋部进攻海城。

电呂、孙統領：“十五日城南梨树堡子有倭賊二百余名扑甯，經駐扎該处之城团迎击，打伤倭賊三十余名，斃賊七名，生擒一名，取供后即行正法，其供另函达。长、依两帥，約同宋帥与敵部各营，定十八日丑刻，掩旂息鼓进仗。弟派四营在四面城协同城乡各团，暨委員执令督队，約同日进取，兼截該逆归路。大約今日定有捷音，容当报聞。东路之賊，全賴两兄与聶總統进剿，以分賊势。”

二十日昨日我軍在海城請阳台北与賊接仗，鎮东营击斃倭賊数名，即搶尸而退。前駐貨郎沟之金、胡两营，聶統領調赴凤界龙头寨助剿。甯馬集孙巡檢伟申称，凤属团长王忠信等解到倭賊首級三顆，当賞銀壹百五十两。又据探报：今日辰刻，在甘泉堡南岡上，見倭夷甚多。各統領尚在奋【力】爭战，当有捷报。电軍宪：“璋自制办枪械、砂鉛丸、旂帜、号衣各款，垫用甚多，若一一請領，不胜其煩，惟懇多发数万金，以凭随时給发，汇总詳报，决不至私毫肥己。”

长帥来信：“四更三点接到公牘备悉。定边两营，鎮东三营，及鎮东馬队，均經調齐吉洞峪，会同各练长进規析木城。足征戎机神速，布置周密，佩甚！慰甚！現在盖平不守，宋帥势必力攻，賊股亦分其力。想岐岭子非目下险要之处，又兼执事派城团錫练长扼扎，似可保无他虑。惟依帥各队，在騰龍堡一路进兵，敵軍由鞍山站、閔山子两路而进，特以此間地面辽闊，尙嫌空虛，戴鴻均一营已調赴此路矣。”

裕帥来电：“我軍近逼海城，不見賊踪，恐有詭謀。乞密囑鎮东营并稟商长、依两帥，加意确探严防，相机攻剿为要。”

天津轉运总办胡云宪来电：“制錢二万串，于十月二十九日交东征轉运局轉解，初不料延擱多日，到錦已在海城失守后，道报难解，业經錦局挪用。十四当再解三万串至石三站，請执事派弁提用。諸多愧对，望鉴原。”

二十一日我軍在甘泉堡以南，連日接仗获胜，賊退入海城，不敢

入出。聞蓋平失而复得，杀賊二千余，一大快也。

又电余观察：“連日虽获胜仗，而賊退我軍亦退。璋部屢欲进剿，为各統領所尼。如此以往，海城何日可复？实深焦急。璋成六营，右营已調吉东峪，尚有五营，苦无軍械。若日内抬枪运到，当再拨中营往助，合攻海城。璋素短吏治，尚能用兵，前后陈营，将及两月，各帅队不欲求如我之营哨，恐不可多得。非自負，惟求軍宪速拨餉銀，以济危局。虛糜請无慮事。”

裕帅来电：“团长王忠信解驗倭級，仍照前章給賞，具見核实无濫。至应需各款，并非疑尊处有所浮費，特以开支餉項，必須按照定章，始免部中挑剔。且京餉未到，庫中搜括已空，而应放之項甚多。客軍之在沈者，因餉不应时，又須通融拨借，故难放手給发。茲飭所司，匀拨万金，乞即派人具領。并希将用过数目，随时造报立案。”

大高岭孙、呂两統領来电：“干軍刻由四門子进至灣龙地时，与賊卡賊探接仗。海城各約战日期已过，何至今尚未进剿，速示。”

二十二日奉旨：“徐庆璋着以知府遇缺請旨簡放，交軍机处存記。欽此。”聞命之下，无任悚惶，自顾何能，驟膺帝簡。殆叨天之福，沐祖宗之蔭，以得此耳。敢不竭智尽忠，以救时艰而报君国。

余观察来电：“前奉旨嘉獎。裕帅复奏有‘任事实心，民情爱戴，办理团练尤为得力’等語。再，尊处續招之营，再三苦磨，允将前电已成三营給餉。并飭所司先拨万金。帅已电达。知我罪我，悉唯公命。”

二十三日聞长帅各統領与鎮东前营，由七里桥至三里桥，追剿賊踪，海城几可克复。詎知被三里桥伏賊，由牆內枪伤我軍十余名，陣亡七名，长帅令各营收兵，退駐湯二河一带。

又接吉洞峪督队俞委員凤翔稟知：賊在析木城添兵运炮，防守綦严。現拟拨队堵截炮东援道，俟海城得手，即当进剿以分賊。

二十四日接吉洞峪委員俞凤翔、何厚忱等稟知：二十二日探悉，潘家大岭、南馬峪两处有賊。恐分犯韓家岭，当即会商营官彭玉春、程克昌、馬振芳、高登科，把总齐玉祥暨团长徐珍等，带队分路布置，設計截击。鏖战数时，賊势不支，紛逃窜，遂夺回潘家大岭。惟該处三面皆通賊路，我軍兵单，万难駐扎。札飭回扎附近山口，以便相机进

攻。該委員、營官等，調度得宜，堪為慰藉。電催李委員綱，將領出鉛丸、銅帽、火繩，并准發兵餉一万兩，速催小車運遼，以便發放。

又電余觀察：“此處有銅炮八尊，因開花子所剩無多。聞奉軍亦有此炮，諒開花子必多。乞查明如有兩磅開花子，撥借二千粒，望示復。”

二十五日各軍進攻海城，雖未獲即日克復，而該夷已無北竄之路。詎吉洞峪一帶，賊屢扑犯，意圖繞越。經俞委員鳳翔指撥各營，分路截擊，練長徐珍亦督勇嚴防。賊因未能得志，遂有以八千金賄買吉洞峪之路一說。飭俞委員分諭各鄉屯，切弗受夷奸計，賊計如此，其勢窮力竭可知。現聞壽統領山，會同聶軍，并調東路團練萬余，進攻鳳城，料此時鳳城之賊，無暇西顧，長、依兩帥及璋部各營團，攻海城西北，而南路尙少布置。倘宋帥能截斷南路援賊，則海城指日可復。聞宋帥刻已退駐田庄台，不知何意。請憲台飛致宋帥，仍駐高坎或石橋子等處，俾賊有后顧之慮，我軍得手。前三里橋陣亡兵，各給銀兩撫卹家屬；受傷等亦分別給醫藥之資。先此電稟。

二十六日電余觀察：“遼以南文報，令璋撥送。查南路長、依兩帥處尙可，其餘附近營口等營，因海城未復，道路不通。每有文件，須擇胆大壯兵，改裝繞道而往，未免稍遲。設撥更难。特復，請妥辦，免悞”。

長帥來函云：“前三日得手書，謂進討弟宜在后督隊，足下愛我之切，情見乎詞，惟倭情詭譎異常，變幻叵測，若不身歷其境，就近指揮，恐遙度難以中覈。頃接來函云：念二日奪回潘家大嶺，附近賊已逃避。足征執事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亦可知營團將士皆踊躍用命，敵愾同仇，無任忻慰。閔山忠子嘉孝廉昨向弟道及，有李商者，海城失守時，為賊所執，幸粗識文字，未即加害，且令為司書，今始尋間逸出。據云：二十二雙山一戰，倭兵死亡四百余名，窺其密裏私囊，意將回竄海城，糧已運析木城。其于雙山階疊層設炮，然甚患宋、依兩帥及敵軍會同夾擊，有恐難生還故國之語。茲弟已函致壽山統領，懇其轉達宋帥，或取蓋邑，或顧海城，以分賊勢。敵軍仍會合鎮邊、敵愾、老湖諸軍，同時進擊，如能得手，賊必回竄析木城。尊處營團若相機攻取，彼類亦必首尾不相顧矣。運用之妙，閣下高人一籌，尙祈指授營團，俾知心法，是為切盼”。

二十七日稟裕軍憲：“頃探二十四、五日，賊在白草沟、韓家大岭，西盘岭各处扑犯。經俞委員，馬、程等營官，督率各營兵团，分布迎击，斃賊多名，陣斬賊酋一名，夺获賊印、枪刀、衣帽多件。我軍陣亡員弁張鴻恩一名。除照章賞給撫卹外，拟將出力各員弁，汇案稟請奏獎，以示鼓勵，先此稟聞。”

裕帥來電：“接总署電，奉旨：‘裕祿電奏悉，徐慶璋經理團練甚為得力，民情愛戴，深堪嘉尚。團民接仗出力，即着分別獎賞，以示鼓勵。欽此。’用特奉達。至來電言倭賊賄買吉洞峪之路，此事虛實，誠未可知，然亦切实防范。希閣下督飭各團練，一体严守，并曉以大義，勿為賊惑是要。”

大高岭孙、呂兩統領電云：“康家堡賊隊漸添，西路賊股陸續增兵，內有穿我中國号衣者，分居陡岭、長岭、薛里站等处。旋又探悉，次林子、龙湾、顧家屯亦來倭兵若干。似此分路逼近，彼眾我寡，兼无炮位，誠恐不支。千乞調隊助援，合力并勦，不胜叩盼。”

二十八日電裕軍憲：“前因鎮東前營在七里橋接仗，孤軍無助，受傷太多，正派中營肖成恒，右營錫壽助勦。甫往前敵，嗣後營管帶馬振芳來稟：因連日击斃倭賊甚多，詎該夷復來大股扑犯韓家岭，虽為該營官奮勇击退，但兵力太單，恐眾寡不敌。且值俞委員患嘔吐症甚劇，難以支持，請速添隊督截等情。查城內虽有四營，尚須留守，未便撥派。只得仍飛調中、右兩營，就近開赴韓家岭，相機助勦，合此電稟。”

二十九日大高岭孙、呂兩統領來電：囑添兵助防。璋在城僅留三營，余調攻海城及吉洞峪一帶，實無隊可撥。陳廉訪亦僅十營，現守安山站要路，未便分撥。況依帥因前敵兵單，又將東路撤調一營，東路更屬可慮，稟請軍憲速奪。

裕帥來電：“高營官等連日接仗获胜，深堪嘉尚。望將各該營接仗情形，詳細具報，當先具奏，以便汇案請獎。再，依帥抽調壽山之軍，以攻海城，東路誠覺大空，而省城實無營可撥，敵與唐軍門會商，暫將歸其調遣之奉軍步隊兩營，撥令前往，一俟該營到日，乞即晤商，指令扼要駐扎，以顧門戶。惟兵力尚單，仍希傳諭附近團練，相助防守

为要。”

## 乙 未

### 正 月

初六日电裕軍帥：据馬管帶稟：初三日哨官乔全志、什长王福臣、团长楊永胜在梨宝沟与賊接仗，設計斃賊甚多，賊敗退。該哨等会同魁营官，督队追杀十余里，日暮收队回营。該弁等竟能以少击众，洵属奋勇可嘉。惟吉洞峪练长徐珍，来辽面恳，該处粮食已尽，接济数百石，以免潰散而資防御，請示遵办。裕帥复电：“吉洞峪口粮不继，自应赶为接济，以免涣散。辽城如果有粮可购，即由尊处赶买紅粮五百石解往，价由省拨。倘买不及，当由省运粮前往。”

初七日余观察来电：“奉軍昨开两营赴辽，系往分开两岭填扎，以便依帥抽調寿統領之队，归入前敌。該处地最紧要，两营尤嫌不足，到时祈費神指示，令其扼处严扎。至紅粮由省拨尙合算，明日即起运”。

初十日电余观察：“昨接委員李綱来稟，璋所定洋抬枪，兵司概不让鉄鑪先行打造。璋拟即令各軍进攻海城，待枪甚急，請飭兵司先尽璋用，切勿迟悞。緣长、依两帥所部各軍，意見微有不同，故数日未見进仗。璋当亲赴前敌調处，同心合力进剿，方可恢复海城。餉銀并恳速发。”

十一日在省造洋抬枪，无現銀不肯即发。电余观察筹拨銀千两，交省委員李綱，以資給发，将来此銀由餉項扣留拨还。并祈轉稟軍宪，多发抬枪、来福枪数百杆，以資御敌。

十二日裕帥来电：神机营所拨枪械，只抬枪、排枪两项，并无来福枪。头批运到抬枪，均已分拨无存，俟現赴山海关兼領二批枪械到省，如能匀拨，当再酌发。

十三日电刘帥坤一、吳撫帥大澂、魏方伯光燾：“倭賊犯順不及两月，迭陷八城各海口。当海城失守，大兵未集，璋仅三营及民团极力堵剿。两月以来，屡挫賊势，获保危城。然日內不复海邑，东作将兴，不

似冬天专心坚守。民团一散，辽东南吉洞峪等十三处要隘，均可直达辽、沈。虽有依、长两帅及陈臬司，兵力較单，恐顾战不能顾守。为今之計，惟恳大帅速拨劲旅，会同依、长、陈三軍，卑府各营，月內先攻复海城，以振軍威。且目下倭夷手足皆冻，病斃相继，正可乘机攻取，事半功倍。如月內不复海城，辽、沈不堪設想。璋即能借資民力，势难阻其农工。想大帅公忠体国，必以奉天陵寢为重，万望兼程前进，半月內到，辽城可保。如逾期不来，此后势穷力竭，璋一死不足惜，其如根本生灵何！冒昧瀝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十六日聞山东威海已失，北洋鉄甲全付东流。傅相調聶士成防守北塘，令陈臬宪湘軍同李道光久五营赴摩天岭，已經奏准。璋与依、长两帅陈臬宪商同尅日进攻海城，若湘軍調守岭防，則依、长两軍与璋部兵力太单，恐难得手。海城不复，辽、沈难安。且岭防遽易生手，恐未能周密，东路亦屬可虑。况北塘道路紆远，莫如于山海关各軍中改調数营，而留聶軍門仍駐摩天岭，以資防守。留陈廉訪各营，令勦海城之賊。此举关系辽、沈安危，电軍宪速奏挽回成命。万一不能，則請奏調高鎮余虎恩、登鎮章高元等营，速接岭防后，再令聶軍起程。

十七日裕帅复电：“威海失守，局势又变，殊深焦灼。来电所論，誠切机宜。惟功亭一軍，屡奉严旨，飭催迅令开拔。頃聞津电，知宋帅曾已奏留未准，此間即使力陈，恐难收回成命。余鎮为岷帅所部，章鎮現随宋帅，容即商請調拨，然慮緩不济【急】。現值事机紧迫，只可請唐軍門亲統所部出省，前往布置，較為妥速。”

电聶軍門：“頃聞大队已将开赴北塘，惟陈廉訪所帶各营，均在安山站，极速須四五日方能东去接防。务祈大麾暫留数日，俟湘軍到后，再行起节。所有該处应防地方若干，何处最要，祈詳細电示。陈廉訪拟一切照执事成法办理。乞即速复。”

十八日聞聶軍已拔队起程，陈臬宪尚未拔赴防所。日內岭防，仅恃孙、吕两軍，甚为可虑。前調奉軍张、吴两营，赴南分水岭与金、胡两营协同防勦。乃寿統領一軍，依帅已調回攻打海城。喜鵲岭、关门山均无兵守，賊若乘隙而北，辽、沈大可危矣。且陈軍拔赴【摩天】岭，安山站又慮空虛。就近苦无兵可調，电軍宪速請广东提督唐仁廉带队来

辽，先赴安山站补扎，为长、依两帅声援。

大高岭謝团长来电：聶軍刻已开拔，呂總統恐岭防有失，带队回顾，各团民如失慈父母，因关大局，未敢攀留。頃据探报，倭贼似聞信，調添大股千余，大炮七尊至雪农站，不久即分投窜犯。民团分守各口，虽极踊跃，奈无官軍，甚覺势孤。且大甸、四門子等处，尤宜派重兵扼扎，方免抄后。万分危急，宜速調大軍前往助剿。

十九日頃岭团謝永恩告急，早料聶軍开拔，賊必添队乘隙而攻。虽有孙、呂两統領，恐难力扼，已面商陈臬宪迅赴防所。前赴南分水岭之奉軍张、吳两营，今移往喜鵲岭一带駐扎，惟寿統領以十营扼守之地，仅易两营前往，恐难济事。璋所部九营，除分布各处，城内仅留三营，此外无可拨。請与唐帅熟商妥布，以維全局。再，据电局探明，东路尚无別情。大高岭电綫系机器损坏之故，刻已通行。惟聶軍門拔队，該处居民十分惊慌。昨日面商长、依两帅，极欲奏留，能得宪台会銜，尤为妥洽，于全局亦大有裨益。务祈裁夺电示。

二十日裕帅复电：“三电具悉，聶軍調往关内，屡奉廷旨严催，宋、吳两帅奏留，均未邀准。前曾电留聶軍門，俟陈廉訪到防接督。詎意已于十八日夜行，队伍聞由辽阳之东赴新民屯。自仍亲与呂、孙、耿三統領会商一切，道出辽阳，期迎会陈廉訪，面告岭防情形。現陈軍已陸續开拔，中途当可会晤。既謝永恩来电告急，即就近电明，拨队速进安山站等处。陈軍虽移，而寿統領即到，营数多于湘軍，不必再行添队。至关門山、喜鵲岭之防，前派奉軍两营原为填紮該处。并曾致依帅，仍留三营协同防守。不意依帅复將該营調去，奉軍又由尊处囑往南分水岭，事皆悉在。現关門山等处不可空虚，只得仍令张、吳两营前往。兵虽不多，近接果總統来咨，亦即率吉字馬步等赶程分紮，前后声气，似堪联络，不致过单。刻下唐軍門队尚未到，惟有就現在兵力分布。此外如尙隘須派兵駐防者，即希見告，当設法商拨駐守，以顾全局。”

刘岷帅来电：前电已悉。吳清帅率魏、吳、刘二十营出关，与宋祝帅面筹进剿海城之策，执事尽可就近稟商机宜。此間别无劲旅可以应命。頃聶軍門来，詢知岭防四、五日內似可无虑。陈臬宪昨已拔队，亦可到防。惟大高岭后路旁岔太多，論〔？〕营及奉軍共有十营，足敷防守。

或令奉軍四營，抬槍隊一營數[?]果總統統歸陳軍調遣約束，如有扰民退逃，請其就近懲辦。即他軍不守營規者，見之必自生愧，未識憲意以為如何？

再接劉欽帥<sup>①</sup>來電：吳清帥率魏、吳、劉二十營已抵田庄台駐紮。海城西南，既有吳帥大軍堵剿，西北一路，璋與長、依兩帥，極力圍攻，自此海城可望克復。

二十一日長、依兩帥與璋約二十二日攻打海城，飭吉東峪等營同日進攻四面城。并知張觀察、章丞亦定日帶團取寬甸界之長甸、香爐溝等。電約防嶺各軍，亦于明日分路進剿鳳城，以分賊勢。裕帥來電：聶軍門回顧畿疆，嚴旨催促，難以挽留各情，昨已電達在案。現聶部已于十八開拔，長、依兩帥雖為大局起見，留亦無及，乞轉達。

二十二日前調奉軍張、吳兩營，移往喜鵲嶺一帶駐防。今聞拔隊行至三家子地方，適遇倭賊大隊扑犯，該軍與金、胡兩營出隊迎擊，賊始敗退。查三家子距岫巖四十五里，賊欲在岫巖設立糧台，是以屢次扑犯。張、吳兩營必難撤調，當與金、胡兩營加意嚴防，惟南分水嶺、喜鵲嶺兩處，亦屬緊要，電軍憲另撥勁旅，速赴防守。

大高嶺孫、呂兩統領來電：“敵處分扎十八、九處，周圍二百余里，至屢次與賊血戰之伍，皆系所挑奮勇與馬隊迎敵，余皆守嶺。茲聶功亭拔隊進關，陳廉訪尚未到防，而聶軍所紮之下馬塘、虎嶺子、齊家拐子各要隘，均須派兵填紮，方足以固根本，而無誤事機。已將奮勇隊撤紮此處，僅留馬隊在前探報。勦攻海城，聞之勃然興奮，恨無隊可以援助，惟盼陳廉訪之軍立到，戰守方資裕如。”

涂大令景濤來電：“陳舫憲移軍大高嶺，裕帥命濤隨營照料，聯絡奉軍，嚴密防守，遵于今日夜行。濤向唐帥借得地雷千個，雷兵百名，幫同設險。請轉稟舫憲，電謝唐帥，催其起運。”

二十三日昨長帥分東、西兩路，派隊與賊接仗。西路由五道河小山進占王霸山，距海城八里；东路由艾家堡前二台子攻打双台子。各隊正在猛攻，忽聞周統領右腿受傷，幸不甚重，各軍亦有受傷數名。依

① 劉坤一。

帥亦同時由西北進兵。惟約宋帥所部徐、李兩營夾攻，臨時被宋帥調回高坎，不知何意？

再，吉東峪一帶，嶺路分歧，各兵團日夜防守，並無民房栖止。轉瞬春和，恐雨水連綿，防守不易，已趕辦雨衣靴，請軍憲飭發帳棚等件，以備雨夜嶺防之用。

二十四日裕帥來電：三家子地方既甚緊要，吳、張兩營應暫緩移調。其關門山防所，陳廉訪派涂稗衡大令隨同照料聯絡。奉軍今已到遼，明日前進。長、依兩帥於二十二日丑刻合兵攻海城，已薄城下。敵部駐紮吉洞峪各軍，亦於是日進攻析木城。倭賊首尾被制，或可漸冀殄滅。

二十五日開河伊邇。若不克復海、蓋，則營口腹背受敵，事更棘手。璋堅守遼陽，兩月有餘，倭逆之竄犯遼境，此皆經兵團擊退。前約同長帥、依帥合攻海城，僅得十[小]勝。璋部仍進攻析木城。惟海城不復，則析木城系通風、岫要道，為該逆所必爭，雖得亦難堅守。況轉瞬春和，民將東作，人心一散，大局可危。電吳、宋兩帥，速派勁旅，分攻海、蓋是要。

聞二十三日俞委員鳳翔，在吉東峪督率馬胡營官等，分南、北進攻四面城。行至吉洞峪，遇倭卡三道，賊六十餘名悉被擊傷逃避。跟蹤追剿，斃賊不少。已到城東橋頭，詎城內突出二千餘賊，左右槍炮齊放，我軍奮勇攻擊，賊人傷亡甚多，退守深濠，鏖戰多時，賊人槍炮如雨，抵死不散。我軍陣亡數名，受傷數十名，馬營官被槍擊透棉衣三層，皮膚受傷。胡營官喬丁各哨馬均擊斃。適天大雪，火器不能用，該委員令各隊按伍退扎。此番接仗，各營勇氣百倍，海城雖不奪回，亦足以塞賊胆，洵屬異常奮勇。分電各帥，一面請軍憲核奪奏獎，以示鼓勵。

二十六日喜鵲嶺一帶，知軍憲已派奉軍蔣、雷兩營，於二十五日由沈拔隊往扎。依、長兩帥約吳清帥、徐鎮邦道、李道光久，定二十七日夾攻唐王、亮甲兩山。依帥攻雙山、望寶山，長帥攻玉皇山，璋仍令俞委員督率馬營官等，亦於是日進攻析木城，以牽賊勢。

電錦府轉運局周守冕：遼地大兵云集，需錢孔殷，再遲半月，直有

兵民交困之势。务恳閣下，垂念时艰，无论如何为难，速拨多車，令沈委員培安，将錢运辽，以济危局。

申刻裕帅来电：馬振芳等带队进攻，弁兵伤亡，殊堪憫惻。惟究斃賊若干名，現在是否进扎析木城？抑在前处駐扎？如何获胜情形，望查明詳細示知，以凭具奏。所需帳棚，前尊处已留佟茂隆营內五十架，再設法匀拨三、四十架，因省城存者无多，已令赶造矣。

二十七日电复裕帅：昨奉电敬悉。正拟派員往查，适有自前敌来者。詢悉馬振芳、胡魁福、程克昌三营官，各率五成队进攻析木城，先斃設卡賊三处，共六十余名。后来倭賊大队二千余，馬振芳等奋勇迎击，枪斃賊二三百名，我軍【伤】三、四十名，陣亡十余名。賊退守深濠，抵死不出。馬振芳等仍进攻至析木城街口桥头，馬振芳被枪落馬，幸伤不重。胡魁福等騎馬，均被枪斃。知有埋伏，当即拔伍退扎。現在俞委員凤翔与馬振芳尙在陣[查]战伤确数，俟呈报到日，再行稟聞。

刘欽帅坤一来电：将长、依两帅与李道光久及尊处获胜大概，电督办处，請其代奏，其詳細情形，自应由各該处另陈。倭焰就衰，执事勇建功业。

吳欽帅来电：頃接舫仙十九开拔赴岭，已为代奏。道生、子揚熟悉倭情，轉囑务与舫仙合力坚守。弟約祝帅会攻海城，十日內軍威必震，海、盖得手，即行分兵助公进战。

周廉訪来电：宥电悉。具見調度得法，将士用命，刻下南北各軍齐覺[集]，尤望心齐力果，成此大功。錦州存錢，已囑有車即解。袁慰亭①月初来石接办运务。

二十八日前向陈臬宪借劈山炮二尊并子母弹，今因攻析木城，炮子用罄，故向陈軍借发数百粒，以应急需。頃接金、胡两营官急电：賊約三千余，由吉东峪、三家子、沙坎分三路来攻，众寡不敌，乞添兵接应。璋部正攻析木城，无队可拨，仍令张、吳两营折回三家子，会同金、胡二軍，合力兜剿，并速催蔣、雷两軍馳防喜鵲岭一带。飞电陈臬宪，就近速分劲旅前往接应。一面又飞札凤界小湯沟七牌团长吳殿元，辽

① 袁世凱字慰亭。

界团长徐国栋、孔庆麟等，各率团勇数千名，力助官軍堵剿，以固岭防。

寅刻周太守来电：公为辽东保障，况事关大局，承囑自当竭力，惟目下实在应接不暇，为沈君所目击。月初必当报命，如有捷音，随示为盼。

二十九日前賊由三家子等处，分三路夹攻，势必救援析木城、海城而来。惟析木城为賊必爭之路，瑯部在彼，兵力較单，众寡悬殊，电吳、宋两帅分队助剿，以遏賊援。

前敌連日接仗，因遇雪大抬枪不能用，必須洋抬枪方可。电余观察，無論何处有造出洋抬枪，匀拨数百杆，以济要用。

頃聞凤城賊股分扰析木城，其大队已顾西路，凤城必不多。电請陈臬宪、孙、吕两統領，率同謝进士，分路进攻凤城，或可恢复。

裕軍宪来电：“昨晨接涂令电，知张、吳两营因尚未接尊处电知，先已开拔，过甜水站涂令留住。祈迅速轉飭张、吳两营官，遵照前电，迅即回三家子，协同金、胡两軍，合力严防，无稍迟悞。”

大高岭陈廉訪来电：“貴軍攻析木城，海城派賊来接，自在意中。商家堡、三家子一带，有张、吳等营由甜水站回顾，似可放心。惟昨接吕、孙探报，薛里站东門拉子又添賊股，并分扰車道岭，四門子等处吃紧請援。弟仅得四营駐甜水站，如三家子实系吃紧，亦只好分两营策应四門子，两营策应高家堡，皆暫局也。但道路均在百里以外，即展翅飞越，亦須两天会集。請飭在防各軍，竭力助守，以固南路之防。鄙意攻析木城，其后著也，未知高見何如？劈山炮子，已电飭軍装局許游击照发一百粒。电未毕，又奉調进剿凤城，派营赴三家子之信即罢。候与吕、孙、謝諸君商定，即当請旨办理。”

吕、孙两統領来电：“本当遵囑挑队攻襲凤城，詎倭奴調集大股，由沙子岡、康家堡分道进犯。团练前往迎击，未能抵御，相继潰敗。幸敵軍馬队从斜路橫判〔？〕，取两賊顛，血战逾时，賊方退走，但大股已近逼四門子。弟等連夜带队，飞往堵御，并速商陈廉訪，設法进剿，誠分吃紧。頃金、胡两公来函求救，云渠处賊已添队两三千，如无兵往为万助，恐难支持。三家子尤关辽、沈大局，請飞速設法調他队往援。”

电裕軍宪：张、吳两营官以宪复电稍迟，未奉行知，先接营务处严

飭，因而即日开拔。經璋两次文函追，至二十七尙[未?]回防，而事机相左，殊深躁急。現又飞函追张、吳两君，迅速回防，以免疎虞。

三十日电裕軍宪：“前奉札飭拨旗仓小米以济民团食用。遵即轉飭謝进士酌核数目，迟来拉运。現据塔岭子练长王德恩等呈称，該处与吉东峪、三家子、分水岭等地方毗連，自去冬迄今，皆随官軍防堵。今因粮尽乏食，亦請接济等情。可否拨給小米一百八十石，以資民食而免潰散，乞速电示。”

余观察来电：“神机营所拨抬枪虽到，亦系需用火绳，省中現无洋机抬枪。濬在吉林所造者須三月下旬方能发运，前敌用急，徒喚奈何！”

## 二 月

初一日接大高岭孙、呂两統領电。知三家子地方被賊占住，金、胡两营退守南分水岭。

电催軍宪，速发餉銀捌万两，并請早发二月之餉，因璋处悉索已罄，若有要需，恐多貽誤。

陈廉訪来电：“雪里站賊添数千有之。第二十九三更来信，語賊猖獗，已占四門子、灣龍地，將攻磨子岭、大小高岭，直犯辽、沈。弟当夜由甜水站派三营策应。但相距太远，勢恐不及，且偏裨之將，只此十营，实难分布。愚見若由弟处請添兵，各帅必疑我窃权，然不添得力之兵，难資穩固。能由閣下电稟刘、吳两帅，拨得力湘軍十营，来此防勦，似較有把握，商之何如？”

初二日頃金、胡两营官暨团练报：三家子、高家堡地方，均被賊占。查三家子西通海城，东通凤凰，南通岫巖，北通辽，四路冲要，必須夺回，方可进攻析木城，以絕海城援賊。特面諭該团练是夜回防，如能将三家子夺回，賞給粮二百石，东錢四千串，以为鼓励。飞电大高岭陈宪，孙、呂两統領，謝永恩团长，速拨兵团，督同金、吳、胡、张四营，前往南分水岭等处，合力堵勦，防賊北窜，并顾大高岭后路。又电稟軍宪暨唐軍門、刘、吳、宋各帅，添营助勦。

大高岭来电：“查南分水岭大路直通亮甲山、河欄沟等处，若无重

兵扼守，万一窜入海城，未免辽城先危。可否稟商依帅緩攻西面，即移扎南分水岭，可攻可守。攻則夹击海城，阻賊股援兵之道；守則扼窜辽、沈，并顾岭防后路之虞。况海城西南有宋、吳两帅，西北則长帅及执事所統鎮东各营。若兵聚一处，而空隙未填，大局似可虑。”

呂、孙两統領来电：“前悬賞派馬队分三路夜襲賊巢，廷抄两夜，賊仍退踞东明拉子、薛里站，更須加意严防。三家子吃紧，弟已再四电稟各帅添兵。敵部与陈队均扼扎要隘，万无可拨，已諄囑謝进士赶速調团防守。似此重地，千乞飞調大軍，严为堵御，事关大局，万勿迟緩。”

初三日裕帅来电：“三家子既失，南分水岭防务較紧，自应添兵助守。現已商請唐軍門派队携炮前往。惟到恐需时，尊处能移緩就急，再添抽队伍，暫往扼守，更为穩固。否則就近稟商长、依两帅，請其酌拨数营堵剿，乞即酌办。金、胡退守岭北，殊屬畏怯，已严飭折回。并望将电馳递該营官等为要。”

前敌委員俞凤翔飞报，在南盘岭与胡营官魁福，击退倭賊。惟兴隆沟已被賊占，高营官登科潜逃，团练潰散等情。兴隆沟既失，吉峒峪难保，而隆昌州为最要之地，即調回协政[攻?]，海鎮东前营齐玉春，中营王良臣赴隆昌州严防，添拨守城鷹字后营吳秉兴，前往助守。又另派队守土門子各要隘。查兴隆沟、吉峒峪为辽、沈要口。未失之先，別处隘口应守者甚多，璋仅以六营兵分布各隘，左支右絀，布置难周。今要口已失，窜沈歧路孔多，前稟軍宪，多练数营，亦为兵少隘多，不敷調拨，乃奉批不准。有守兵无战【兵】，一遇大敌，兵力不支，致有今日之失，惜哉！聞辽、凤、岫各团，甚为得力，有夺回三家子之信。

裕帅来电：“吉峒峪一带，又形吃紧，尊处現派三营前往援应，甚妥。即祈督飭各营，力加扼守。高登科如果先行退避，即請将情形电示，以凭参惩，并即由尊处选派营官更換。三家子援兵，早已电請陈廉訪派营携炮前往。商之唐軍門，以該軍在省仅止三营，現无枪械，未允拨往，仍囑轉商陈廉訪。而陈尚无回电，殊深焦急。日前接宋帅电，吳帅本有調李健齋軍赴东路协同防剿之語。今已由急电催請，請李軍星夜来辽援应，未知能照办否？尊处仍当激励各营及乡团人等，併力固守，毋稍疎失。”

刘岷帅来电：“謝团练会同金、胡两营，击退倭寇，保全要隘，深堪嘉尚。即祈查明出力人員，先由敝处酌賞功牌花銀，再候汇案奏獎。至倭窜三家子，亦当自顾后路，未必敢于深入，以前后均有重兵也。一切調度，即請尊处就近与裕、长、依諸公商酌。瞬届开冻，关津处处宜防。現在警报頻仍，迭奉电旨，严切布置，已难周密，安能远顾沈、辽。千里赴援，鞭长不及，高明諒之。”

初四日兴隆沟、吉洞峪失守，前敌各营，必多畏怯。特派俞委員凤翔持令堵截，飭各回扎隆昌州，有不遵者，即正軍法。定边后营官高登科，在兴隆沟遇賊即退，电請改派記名总兵邓行先前往接管，以資得力。长帅亦派兵三营，赴南分水岭南头助剿。

稟催軍宪，速拨各营餉需，并飞电錦州沈委員培安，速解現錢来辽。以倭賊日逼，大兵云集，現錢奇缺故也。

裕帅来电：“吉洞峪、兴隆沟为賊所扰。昨电請刘帅，速調李健齋一軍开赴东路，未有回电。仍望閣下就現有兵力，并激励乡团，严密堵御，毋令窜越。至步不如馬，因〔固〕属实情。惟仓卒召募，馬匹能否不致以疲瘦充数，枪械尤为难爭，省庫所存者，半多朽坏。尊处如欲添兵，亦只可再募三哨，足成一营，乞妥酌办理。”

初五日前調鎮东中营王良臣，速往八盘岭援防，乃队未到齐，仓卒会同馬振芳与賊接仗。哨官刘长胜、李长馨陣亡，伤兵多名，賊亦伤亡无数。王良臣、馬振芳、吳东新、齐玉春四营，均由七岭子进攻，分队埋伏大小牛儿岭，酣战一昼两夜，斃賊甚众，并斃賊酋一名，败退十余里，窜回海城。

电軍宪：“倭賊已至八盘岭，距辽六十余里，危急万分。迭向长、依两帅告急，刻得复电，已派寿統領全軍来援。明日如到，事尚可為。沙都护部下常、貴两营，过辽暫为截留，以壮声援。”

飞电各帅：“賊势蔓延，辽城危在旦夕，救援之师，未聞一至。璋死不足惜，其如辽、沈何！”哀恳各帅顾念根本重地，迅速援辽。一面召集商民，告以及早迁逃；而商民意以璋在，不忍他徙，昼則互市如常，夜則上城助守。璋虽爱民，何幸得民之深如是也。

陈廉訪来电：“辽城本有鎮东数营，亦可坚守三、四日。”岷帅来

电已請长、依两帅回顾辽阳,相距不远,当能速捷。且令李光久来助此間之防,会同一路。弟有数营队已赴湯河沿,如长、依回顾,弟即率队由望宝台出力合剿。”

初六日裕帅来电:“南分水岭既經长帅派营助守,陈廉訪昨又拔队前往,此路暫可无虑。惟八盘岭距隆昌州远近若干?該处有无险要可扼?务飭派各营实力堵御,勿再疏失。至閣下职司守土,現值时事多艰,自应激励兵民,同心守御。出示散民,督队出战,尙須熟筹。在知之者,謂閣下一腔孤憤,誓不与賊俱生;不知者,反以惧干城守之咎,借詞出避,致累声名;尙望三思,勿过激切。”

岷帅来电:“清帅与长、依两帅銳意攻海城,而不顾根本,殊不可解。坤飞速电催派援,并即电奏請旨。尙祈固守待救,以維大局。鷹字前营程克昌带兵不力,另派馬队哨官齐玉祥,就近接管,严扼隆昌州地方。一面飭邓行先速接高登科管带后,率队移駐鷄王屯,与該处薛练长昌福,协同扼守。”

余观察来电:“辽事日急,省中非敢膜視,特以存兵不及千人,余属旂队,无可分拨,异常焦憤。公威惠素孚,商民依恋,或可保守。接岷帅电,已允拨李光久一軍东援,而清帅尼之。昨依帅电奏,以接公函告,知兴隆沟失守,辽阳危在旦夕,亲率所部,并带李光久、徐邦道两軍回援,尙能有济。鎮东各营,現扎何处?乞先調集料理城守,万勿自餒。散民之說,尤不可行。”

軍宪电諭:“辽阳吃紧,隘口太多,兵不敷防,不如調集各营,暫固城守,以待外援。”噫!璋亦知兵分則力薄,兵合則力厚。第前守兴隆沟,今必守七岭子等处者,防賊北竄。若专守辽城,則一片平坦,毫无阻隔,賊必繞辽犯沈。沈如不保,辽岂能独存,故分守各隘,为辽計实为沈計耳。

前稟軍宪多练数营,正慮前敌之兵不足恃,辽境隘口紛錯不齐,若一处不守,賊必乘隙而进,即征調各营回援,而各隘相继以失,欲守孤城,其可得乎!惜乎!璋早慮及此,而軍宪之不我准也。时势艰难,軍情变幻,璋惟守与城存亡之义,以报答于君王已耳。

电进齋五哥:“自去冬迄今,辽邑东、西、南各城相继失陷,寇氛逼

近。弟激励兵、团，屢挫賊勢。曾言賊到春暖，其势必张；东作将兴，民心难固。請各帅正月內力攻海城，以图克复，庶辽、沈无虑。若迟至春仲，恐难得手。不幸而我言获中，今賊由南路分窜，要隘十四处，綿亘百余里，东堵西御，煞費苦心。二月間，兴隆沟失守，农事几至潰散。而該处之定边营，兵又不滿一千，守御不力，被賊窜过。平坦一片，处处可通，自此辽城危在旦夕。虽函請长、依两帅回援，軍尙未到，成敗又未可知。倘或邀天之福，轉危为安，則兄弟尙得相見；否則此电即为永訣之詞。为国尽忠，亦臣子分內事。特不获乎上，遇事掣肘，未能展我所为，此实死不瞑目者也。”

初七日前調鎮东各营均往七岭子駐守。今賊果来扑犯，我軍接仗，各有伤亡，賊退駐石桥子。把总齐玉祥帶馬队三四十名，在隆昌州与賊相持不退，頗称勇敢。聞賊大股已窜安山站，而沙河一带兵单可慮。即与长、依两帅商同守御。依帅派寿統領山拔队与璋軍同扎潘家炉，距辽南三十五里。惟請长帅派守沙河，尙在犹豫。但不即日往守，必为賊占，而潘家炉駐扎之兵，亦防賊来抄襲，事在旦夕，焦灼实深。

电余观察：“长、依两帅昨夜撤回，并无留队。西防殊欠斟酌，幸賊未跟踪而至，否則不堪設想。今日賊已至安山站，璋力請依帅派队与璋軍同扎潘家炉，已經允从。及請长帅派兵守沙河，竟不首肯。两帅意見不合，甚为焦灼。現稟請吳帅派队来援，尙可救急。若又迟悞，辽、沈虽有长、依两帅，照此情形，恐难必保全。乞即稟明軍宪，預为防范。”

初八日前因吉洞峪失守，恐各处团练不齐，当派俞委員、庞练长等前往各处劝諭，仍复团集。初六日行至龙期寨等处，探知有賊盘踞。該委員即约会辽、凤、岫三界之练长鍾进学、周郁文、韓文祥、袁德山、黄正紳等，各尊〔率〕团练，奋勇直前，击退倭人，夺回三家子，生擒賊十二名，伤斃五名，夺获馬衣帽多件。其七通碑黄练长正紳，又飭擒倭賊一名，一併解送到州，即賞各练长銀千两，以示鼓励，电裕帅知之。电大高岭陈廉訪，就近轉飭奉軍金、胡、张、吳四营，速移三家子会同該处团练扼守。

又密电刘岷帅：依軍忠勇敢战，嫌兵太单，速令李道光久，徐鎮邦道来辽，商同会攻海城，以期克复。

初九日接進齋五哥來電：“電悉。弟軍苦守情形，閱之痛心。岷帥已飛電吳清帥派兵往援。又電奏，請嚴旨督催。并電依、長兩帥回顧根本，或能轉危為安。如竟不能，弟可率隊衝出，隨依、長大營苦守半年，血戰多次，已可問心無愧，不必拘定城亡與亡之義也。”

裕帥來電：“龍期寨等處團練奪回三家子，實屬奮勇可嘉。尊處賞銀千兩，甚是。特來電，總冊報由省籌撥，現已電陳督辦軍務處轉奏。三家子一帶，已電商陳廉訪就近撥兵駐守，將金、胡、張、吳四營，亦請歸陳廉訪節制調遣。茲致該營官等一電，即專馬速送為要。至所獲倭賊，即由尊處提訊正法，無庸解省，以免中途疏虞。”

電余觀察：“聞安山站倭賊修造炮台，賊尚不多。璋屢請長帥派隊往擊，竟不我允。沙河之隊，三次往說，更余始允撥七營前往，然恐仍難堵御。依帥之兵，雖多勇敢，與長帥說明，力顧東南，不能兼顧西北。經璋迭懇，今亦派去三營，并派壽統領入山進剿。說明克復吉東峪，仍須璋派隊往守，兵力不足，甚難分布。璋因兩帥意見不合，竭力調停，終未釋然，奈何！連日與長、依兩帥，三面籌商，煞費經營，始得停妥。言定長帥顧西北一路，自遼城至沙河一帶，守三堡、劉二堡等處，派隊駐扎；并依帥添派三營，一同守助。依帥顧東南一路，在七嶺子之北，調軍台、潘家爐、魏家堡、櫻桃園等處，派隊駐扎；添璋鎮東各營，一同助守。依帥另派壽統領入山迎剿，以冀克復吉東峪等處要口。璋隊駐潘家爐、七嶺子等處，以為復〔聲？〕援，當電大高嶺陳廉訪知之。俟有進剿日期，再約會攻。”

初十日電各大帥：“鷹字中營哨長稟稱，帶兵三名，改裝往探。興隆溝、隆昌州兩處，倭人設立糧台，頭大隊往鴨王屯、騰鰲堡調遣。又探花園等處，有倭賊數名，居住民房。該哨長潛約鄉團，擒獲七名解州，當賞鄉團銀二百兩。前獲倭賊，暫留一名，余六名正法。聞防嶺湘軍，在老軍堂地方開仗，電稟裕帥，多发餉銀，實以前敵急需，不能稍緩。璋向商號借用已二萬有余，今實无可再墊，不勝盼禱！”

電大高嶺陳臬憲：“頃接長帥來函，知麾下奉旨與長、依兩帥援遼。惟南分水嶺、河欄溝、湯河沿為大高嶺後身，該處甚屬緊要，若無勁旅堵御，既可抄後，亦能牽遼，顧西失東，恐非善計。想麾下成算在

胸，必有万全之策以处之也。”

余观察来电：“吉峒峪依帅派寿往攻，定能得手。惟认攻而不认守，殊费盖筹。濬处又爱莫能助，究系作何布置，乞筹策。”

十一日聞湘軍魏中丞光燾、李道光久等軍与賊接仗，連日获胜。初八日被大股冲动，竟致失利。牛庄失守，大軍已南退，不知駐于何处。湘軍素称劲旅，竟有此失，軍务如此，不堪設想。电請軍宪，預为筹备。

裕軍宪来电：“尊处需款，亟宜拨发。惟部餉未到，省城竭蹶万分，勉湊銀一万两，即派人領回应用。至拏获倭賊，即在辽地正法，无庸解省。嗣后拏获倭賊照办，以快人心，一面报明。如訊明供詞，即录送备案。至电請賞乡团及弁兵人等銀二百两，以示鼓励，甚好。汇总再报。”

十二日前长帅允駐沙河，今日始拨队往扎。聞大股俱往牛庄奔窜，安山站已无賊踪，若得重兵駐防，亦足固辽、沈門戶。陈臬宪向东路柳子林一带进兵，追抄賊后。依帅部下寿統領率队暨璋鎮东各营迎堵賊前，則隆昌州、吉峒峪等隘口，不难夺回。惟嫌兵单口多，不敷調防为虑。聞李傅相奉命赴日本議和。

呂、孙两統領来电：“牛庄失守，魏、李南退，不知牛庄距营口远近，宋帅現在何处，大局能否撑持，魏、李之营伍軍装是否整齐成軍？弟等与兄苦心孤詣，防守数月，时勢如此，奈何！奈何！千乞飞示。”

刘峴帅来电：“諸軍回援，数日无警，克保无虞，欣慰之至！近日是何情形？到辽現有几軍？倭寇多少远近？即祈电示大略。”

电孙、呂統領：“牛庄虽失，宋退营口，吳退田庄台，魏、李尙能整軍。牛庄距营口九十里，营口距田庄台四十里。辽阳境內倭賊，被陈廉訪之軍追剿賊后，敵軍与寿軍迎堵賊前，聞賊遁回海城、牛庄一带，即安山站亦无賊踪。此处如长帅能派重兵駐守，辽境賊踪全无，可称完善。該处距辽、海均六十里，賊踪来去无常，甚为可虑。惟聞李傅相已出都赴日本議和，弟与兄等尤宜竭力严防，以固根本。即使議和，根本犹存，該夷无多要挟，亦可稍伸忠忿。此电請由局鈔送陈廉訪一閱为悬。”

十三日电刘欽帅：“长、依两帅均到辽城。长帅駐口城十五里首

山堡一帶，依軍駐城南三十余里潘家爐一帶。探得前竄興隆溝之賊數千，旋又西去，吉洞峪一帶賊不甚多，城南五十余里之石橋，賊尚不少。現聞牛庄失守，陳臬憲擬由東路柳林子地方進兵，追抄賊後。依帥部下壽軍暨卑部鎮東各營，迎堵賊前。惜安山站長帥無重兵駐扎，恐該賊由此路撲犯，殊為可慮。”

電裕軍憲：“頃准奉軍統領金得鳳等移稱：初九日派兵出探，行至三家子，協同該處會首韓天祥等，擒獲倭賊一名。當經賞銀三十兩。除將倭賊嚴押訊明懲辦外，合先電稟。再南路等處之賊，陳廉訪擬派隊抄其後，依帥之軍與璋鎮東各營攻其前，恢復不至太難。所難者嶺口十余處，非有勁旅十數營不能分守。現在該處團練已散，即使復聚，時屆春耕，亦不能如前之得力。安山站雖無賊踪，然必重兵防守，方可扼其北竄。請之長帥數次，終未派隊。尚乞憲台電商長帥，撥隊速往，以固遼、沈。致電時勿言璋意也，是為切禱！”

劉峴帥來電：“唐[庚]電悉。遼城暫可無慮為慰。李道等有牛庄之挫，尚須整頓。惟依、長各帥，先後赴遼。祝帥亦移師此間。奉防唐幫辦各營，又次第出關，兵力漸厚。目前以保遼、沈為主，攻海城之事，當從緩議，免蹈前此覆轍。”

裕軍憲來電：“安山站現無賊踪，自應撥隊駐守。長帥之隊，既經開赴沙河，已專電商，請再行進扎數十里，以杜賊回竄。吉洞峪取易守難，誠為至論。惟省城現既無可派之隊，而再請長、依兩帥撥兵，亦恐勢有不能。且即勉力，又撥征兵改為防兵，株守亦成板局，再有調動，難期速捷。若再另行添募，不特一時遽難成此多營，即招集烏合之眾，徒有其名，亦屬無濟于事。刻下吉洞峪團練雖散，而附近團練當有能殺賊立功者。近時謝永恩等本有請籌撥練丁，編營隨防之稟。究竟此項團練不必言戰，若恃以防守能否編列得力之人，練成數營，以輔兵力之不足。尊處辦過有案，尚望體察情形，籌議示復。此外如別有良策，亦望一并示之。再，牛庄初八日失守，營口初十日失守。”

袁觀察來函：“宋帥現擬率師北顧，并援遼陽，日內計可撥隊，望尊處探明示知”。

十四日電軍憲：“宋帥奉命東征，朝野仰望，依若長城。詎知抵奉

后，統帶百營雄師，不能當万余倭寇，一敗即退，退輒數百里。當興隆溝等处失守，璋以五營之兵，拒万余之賊，支持數日，援兵始來，若亦尤而效之，今日豈僅无辽阳已乎！目下營口、牛庄皆失，路通辽、沈，防不胜防，宋帥如果率師援辽，可請其駐小北河、刘二堡等处。既可堵甯沈路，亦可護辽。至安山站、小北河、騰鰲堡一帶，仍須請長、依兩帥派隊駐守。然可通之路尚多，亦不過敷衍數日而已。倘能催請吳、魏、李三軍保辽城，轉危為安，亦未可定。時勢如此，曷勝浩嘆。竊思倭賊，自渡江內犯以來，戰勝攻克，逆焰日張。以中國之全力，不能制蕞爾之島夷，聞者疚心，言者疾首。推原其故，非其士卒之果強，甲兵之果利，蓋勢之所值，有迫于不得已者。倭人法令素苛，稍有退縮，概行誅殺。迫逃至中土，服飾詭異，言語鈎轉，一為我擒，又難倖免。是預絕其求生之路，而堅其必死之心。此所以一夫拚命，萬人莫敵也。然樂生惡死，人有同情，前當冰雪載途，倭人手足皸瘃，不耐严寒，聞有相率投環者，有泣向鄉民求救者，但苦其情之莫達耳。管蠡之見，欲克強虜，莫若散其軍心，惟有將擒獲倭賊，赦其死罪，使之招降，未始非散敵之意，電請軍憲，酌示遵行。”

十五日牛庄、營口相繼失守，聞營口道厅及各委員均避田庄台，其商民因有英人保險，尚無騷擾。惟營口既失，辽、沈可慮，非多撥防兵，各隘严守不可。辽地虽有依、長兩帥之兵，而長帥落落難合，別有意見。依帥勇于任戰，兵力尚單。電請各憲帥速撥勁旅，以為分布。

十六日刘峴帥來電：“該弁兵約會團練，奪回三家子，且隨在捉生斬級，使倭寇畏憚驚疑，亦是御敵之一法。執事胆略過人，且不惜重賞以鼓勵之，是以人皆用命。三家子應派何營經守，所獲之賊應否解省，想壽帥自有卓裁。依、長現抵何處？唐幫辦曾否分兵前來？祈電示。”

余觀察來電：“賊勢西趨，辽圍當可漸松，惟小北河一帶，太覺空虛，賊如乘隙甯犯省西，則辽、沈均在圍中，運道閉塞，大局更危。督帥避擁兵自衛之嫌，有隊无不遣發，致事機緊迫，身旁无一兵可撥。欲調別帥之兵，而權不我屬，仰求于人，諸多掣肘，又不敢開罪諸帥。受中旨以相要，勢將坐困，言之可悲。長帥沙河隊已去否？乞復。”

十七日興隆溝、吉東峪一帶，經陳臬憲派隊由老君堂抄越賊后，

璋与寿統領各营迎击賊前，已将其地夺回。惟該处被賊蹂躪更甚，民团不多，粮食又尽，当設法接济。派員再集团练，并拨防营，以資扼守。謝永恩称大高岭一带团练不少，挑选精壮三营，酌給餉械，可成劲旅。当稟軍宪，如能允准，即将此三营扼守小北河。璋与依帅各抽数营，作为游击，在前敌輪流接应，自然守御更妥。

屢稟軍宪，多练数营，未蒙批准。今賊势逼紧，处处宜防，軍宪始愁无兵可調。然添募数营，以資調防，虽曰已迟，而亡羊补牢，犹属可为。惟速筹餉械，較为难耳。

十八日聞田庄台又失，宋、吳各軍均退石山站、田庄台一带，电局撤去。昨营口人来，知倭首在太古洋行說：辽阳州官防备甚严，百姓用命，一时不能攻克，候到关上，断其后路，辽阳不待攻矣。虽系传言，实为絕計，可危之至！

前电軍宪：大高岭团练尚多，挑选三营，藉以分布，今已批准，給发一半餉械。一面飭謝永恩速挑成軍，仍令分防四門子、吉东峪一带守助。

凤界下巴会寨乡民呂太等声称：有倭賊三名，在伊屯內騷扰，被該民人击斃，割首級三顆，来辽呈驗。与团民奋勇杀賊者有間，当賞銀三十两，以示区别。

孙、呂两統領来电：“宋、吳两帅，現扎何处？新民屯系此間各軍粮道，似須添重兵扼御，未知各大帅如何布置，殊深悬切。”

电石山站袁道：“頃聞田庄台已被宋帅夺回。李傅相于十二日由天津启节赴香港議和，确否？祈电复。吉东峪等处，已为陈廉訪、依帅所部寿統領及璋所部各营，前后夹击，均經克复，辽境幸无倭賊。惟西路安山站一带，无兵扼守，現拟整頓团练，复派六营往守。其南路吉东峪等处，恐守亦无益，殊为可虑。”

十九日裕帅来电：“团练亦〔只〕能防守本乡，若令远出，恐迁地弗良。刘福全現守連山关，該处防兵，数本无多，抽調尤非所宜。小北河等处，已电請长、依两帅，拨队往扎。等处速商〔此句似有脫誤〕，彭現有馬步十二营，似不必专作游击，能拨数营助守更妙。至吉东峪等处，謝团虽认分守，惟地段太多，恐难周顾。且以团改营，专由謝〔似有

脫誤]其营哨各官,能否得力,殊不可知。鄙見莫若就此精壯千五百人內,由尊处督謝精选千人,成为两营,其余五百人,可挑补高登科潰勇散营。营哨各官,仍由閣下亲加选定,即編入鎮东軍內。則鎮东連高、彭两营,共湊足馬步十四营,自成一軍,当可敷供指揮。器械省中可勉拨抬枪二百杆,余实无从設法。究竟如何办理,乞即妥筹示复。吉东峪等处,照常团练,需用口粮,当由官为接济,多少并希核示。凤界乡民,杀贼請賞,照議办理。”

二十日十四日田庄台失守,宋、吳两帅退至石山站,李道湘軍只剩二百余人,張統領淮軍伤亡亦复不少;倭兵死者約二千余名。刻聞倭賊有“休息數日再攻辽沈”之信。璋与长、依两帅及各統領會議战守之策,各統領皆不肯言。璋議目下軍情,当以守为战,而守必須堵要道。安山站、騰鰲堡、刘二堡、小北河四处,每派九营駐扎,再派八营馬队往来接应,兵势虽分,均在十里、五里之遙,仍能聯絡一气。南路吉东峪等处,由璋派队駐守,东路請陈廉訪防御。似此举办,稍有把握。各統領皆以为然,而长、依两帅,未能許可。依帅拟派馬队四营,游弋騰鰲堡、安山站两处;长帅拟派馬队四营,游弋刘二堡、小北河两处;照此办理,后无接应,未免可虑。安山站最为要口,既无重兵扼守,南路吉峒峪等处亦不能往扎。璋队拟移駐沙河、潘家炉一带,始以为各帅之意見不同,今乃知各帅之不仅在意見也。时势如此,曷胜浩歎,电裕軍宪知之。

二十一日刘岷帅来电:“吳、魏、李牛庄失敗,損折頗多,現在錦州与石山站收队,徐图整頓,未能来辽。长將軍兵力甚厚,应即分扎西路之安山站。执事何不进言?”又接加急电云:“宋、吳均退石山站,倭若乘胜以大股西窜,則北犯之寇,計必不多,应請尊处探明,拨队抄截彼之后路运道,以图牵制,祈加意为禱!”

胡臬宪电:“执事自募数营,坚守危城,并能偵获倭探多名,以寒賊胆,尤为敬佩。惟辽阳为沈阳根本重地,賊如不西攻榆、錦,必注意在辽,务望加意坚守,并稟商依、长两帅,併力堵勦方妥。沈委員在錦領去制錢两万八千串,一經收到,望迅速电复,以慰悬念。”

裕軍宪来电:“所筹甚是,已照来議电达长、依两帅 会商筹布。如

可照行，各派几营分往，即先电告。”

二十二日寿統領在辽西南六十里安山站遇賊即击，左膀受伤，尤复追杀十余里。該統領三弟永山，去年在凤城杀賊陣亡，忠勇过人，可称二难。

屢获賊奸，具供不日攻辽等語。宋、吳各軍，远退石山站，距海城三百余里，賊无他顾，自然全力攻辽。唯辽地一片平坦，三面皆賊，即长、依两帥，兵俱足恃，亦防不胜防。电各大帥，应請宋、吳两帥，一軍进扎田庄台，以牵賊勢，一軍援辽，以厚兵力。

陈臬宪来电：“頃接奉軍吳、張两营官稟：练长王同仲报，倭人到吉东峪、土門子，十九日申时，回到礼宝沟、白草沟，約有二千余人。探詢奔上、下馬屯，由大东路上辽阳等語。昨在甜水站拿一探賊吳姓，亦有倭匪議定本月二十五日攻辽之說。前后參觀，与閣下前电謂倭曾在营口太古洋行所言，正相符合。异口同声，形跡已露。現飭老君堂、下达連河、下馬屯、六道河、分水岭各营，严为防备。并告知呂、孙两統領，轉达連山关耿統領。又飭知下馬塘、老虎岭各营，加意严备，以防其声东击西之計。相应知会，祈垂察焉。”

裕帥来电：“所探賊情，虽系传言，不可不严为防备。业經叠次电奏，請飭刘、宋、吳三帥，速拨劲旅回顾，尚未奉到廷旨。但閱刘峴帥电，不能分顾东路，是請援之师，亦恐徒託空言。現在事机紧迫，惟有就現有之营，严密布防辽阳西路、南路。昨接依帥来电，已飭所部，分扎洄永炉、調軍台、土台子、黑牛屯、向阳寺、藍旗堡等处。长帥部曲，則由首山迤西，向小北河一路扼扎。如此布置，辽城当可支持。惟尙少大枝游击之师，以为策应。尙望面商两帥，妥筹抽拨，并勤加偵探为要。”

二十三日安山站不駐兵，賊即由石榴子进扎。查石榴子距城五十里，北窰七岭子，西窰沙河，可东可西，賊势便捷。璋拟派六营作前敌，依帥派队接应，若仅此一路，尙可堵御。賊势东、西、南三路并进，我軍实有应接不暇之势。特电請陈廉訪发兵，速由老君堂追抄賊后，分其势以救辽。况聞凤城之賊，不过数百，岭防有孙、呂、耿三軍，足可扼守。若辽阳震动，大高岭守亦无益。惟陈軍系奉旨守岭，必須一面电調，一面电奏。时不宜緩，当复稟裕帥，迅速施行。

二十四日賊勢鴟張，各軍散懈，辽、沈重地，危急万分，不得不以現在軍情，略陳于督辦兩邸。事雖越分，亦不顧也。

電稟北京督辦軍務處恭、庆王爺：“為謹陳戰守大略，請飭統兵各帥，力保危局，以全根本事：竊辽阳自凤、岫、海城失守，于今五月有余。相距百二十里，日日戒嚴，守已不易。況三面皆賊，東牽西击，欲戰不能。而璋所部，初仅三營，迨事机緊迫，始准續添六營。以新募未練之兵，而弁勇中尚不乏敢戰之士，奈器械不精，又无炮位，賴璋各处借湊，得以勉拒猖狂，至于今日者，幸賴士卒尚能用命，乡团均甘效力，于以知守之一法，恃地利不如恃人和也。惟思宋帥庆，自銜命東來，初敗退于九連城，再敗退于大高岭，南援金旅，則金旅陷，北顧海、盖，則海、盖失。迨避居于田庄台，而牛庄、營口相繼淪沒。相距数十里，不能堵御，以致田庄台亦被賊蹂躪不堪。宋帥即率行退让至石山站，因而賊勢披猖。此非由于賊之能戰，亦非宋帥之不能戰，實退让太速故也。若璋亦尤而效之，今日尚復有辽、沈哉！現在辽城仅恃依、长兩帥之軍，并璋部各營分防扼守。无如由海城至辽，路径紛歧，道途平坦，处处可以繞越，實屬防不胜防。前因吳、魏兩帥所統湘軍，尚在賊后牽制，賊故不敢空城而出。今宋、吳、魏各軍，均已远距石山站，如倭夷全力攻辽，我軍少接應之隊，大局何堪設想。倘辽城有失，沈阳不能獨存，在璋微末之員，生死不足重輕，其如根本陵寢重地何？向使和議有成，根本重地不失，該夷併无多要挾，似尚可幸。顧即有所挾持，將應償兵費，許給俄、英兩國，共灭倭夷，岂不事半功倍。然而辽沈不守，則亦不敢設此想矣。璋是以寢食不安，不避越位之議，終以保辽沈為急。无如位卑權輕，計不我从，殊為可慮。以今日時勢而論，仍令宋、吳兩帥，一進兵田庄台，一速整師旅，星夜東趨，駐扎辽城以西，能与依、长各軍聯為一氣，方可保顧辽、沈，布置完善，再當徐議進攻。至用人当不限資格，如有知兵勇敢之將，不妨畀以重兵，假以事權，任令調度，免失机宜。即如陳臬司湜，璋見其布置籌謀，實高人一等，惜乎兵太少，權甚輕，不足以展其才猷。璋种种下情，无由上達，而前敵各軍，虽有芻蕘上獻，半多口是心非，以致一籌莫展。當此危迫之際，不得不冒昧直陳。伏乞王爺垂鑒，迅速裁酌，以保根本重地，不胜迫切待命之

至!”

致倭夷大鳥信：“聞大名數月矣，欽用兵亦勇矣。然以嚴法苛令，驅兵卒于必死之地，謂勇勝則可，謂仁勝則未也。足下之勇，近似楚霸王，自以謂天下無敵，終久為漢高帝所滅。我國非不知力戰取勝，第爭一時之勝，傷害無數生靈，稍知愛民者不為。況我大清國，以仁政治民，豈可爭勝一時，而不顧無數生靈哉！故我國大臣，每遇貴國臣工鏖戰之時，多存退讓，以保生靈，藉祈閣下自行悔悟。不然我大清幅員廣闊，人民眾多，爾孤軍深入，不難一鼓殲滅。要知貴國之兵民，亦是上天所生，我大皇帝一視同仁，不忍全行殺戮，以副上天好生之德。所謂以仁心行仁政是也。即本統領雖職居微末，亦不敢不仰體我大皇帝仁愛之心。茲將擒捕爾軍潰卒十餘名，見其柔弱可憫，不忍加誅，特遣兵丁送回爾營兵一名，其餘尙留我營，衣食醫藥，毋虞缺乏。閣下既為大臣，當愛恤生民，保卫貴國，以為長久之計。爾其思之，古今來力爭殘害而得疆土，有能久存者乎？倘能及早息兵，生靈免遭涂炭，兩國幸甚！生民幸甚！”

傳諭倭兵檄：為收撫事：照得倭夷敗約侵奪高麗，又復妄肆狼貪，擾及中國。雖兩軍相見，互有傷亡，而我武奮揚望即蕩平醜類。惟我中國素以仁愛為心，不忍多行殺戮。近日屢有擒獲倭兵，視其手足盡皆傷凍，舉步維艱。詰其犯順之由，據供實為該國長官所逼，均非出自情願，言未終而淚如雨，哀懇求生，情殊可憫。本統領目擊慘狀，甚為惻然，因思無端犯順，罪本在於該國君臣。隨陣倭兵，无非由於勢逼，若概行誅殺，未免有傷上天好生之德。是以本統領將所獲倭兵，概行開釋，給與衣糧，擇地收養，不加戕害。一俟事平，有願歸國者，即行設法遣送，倘願留中國，必均編籍為民，以仰副我皇上一視同仁之意。爾倭兵果能早明順逆，棄戈來投，本統領定當悉數收留，加意撫視。即各處防營，均應預為知照，隨地收撫，爾倭兵既免冒鋒鏑之苦，盡得享飽煖之安，毋庸心存疑畏。如敢始終抗拒天兵，甘心助逆，一經擒獲，立正刑誅。爾倭兵等其各細思，毋貽後悔。為此傳檄知之。

電各大帥：“十八日遣步兵將前獲倭夷送回海城一名，借探虛實，并給大鳥一信，檄文數張。昨據該兵回稱，伊等于二十一日入海城，該

夷因璋不杀其被擄之賊兵，即將彼所擄中國有姓名者，候選文職官十九員，武職十員，兵六百五十二名，受傷兵四十名，令遣去之兵，親往各處看視。詢知每日三餐，供應并無缺乏，該夷囑兵回述，大島不在海城，大島不便給信，只給兵收條，并給兵洋銀六元，告示三張。其告示亦不過收養擄獲官兵，并不加害，藉以要結民心等語。該兵探知海城倭夷，現約有三万余人，有器械者不過万余人，余皆火夫之類，核與前聞田庄台、牛庄倭夷，均歸海城之語，正相符合。而探報又稱，倭賊在吉峒峪設立糧台，似此全力攻遼之謠，不可不信。如果屬實，遼、沈可危。未識各位憲台，能設法救援乎？璋位卑權輕，計自鳳城失后，即已與賊為鄰，今支持半載有余，賊雖屢來侵犯，未能得志。而此次賊若併力來犯，璋必決一死戰，以定存亡。然璋微末之員，為國家不足重輕之人，各位憲台，即不憐璋之苦衷，獨不念陵寢重地乎。伏乞裁奪。”

聞賊由吉峒峪退歸析木城，并令吉峒峪百姓速騰房屋，擬在該處設立糧台。安山站時有賊探來往，皆因依、長兩帥之隊均紮近城一帶，布置未遠耳。賊若併力來犯，雖有兩軍，恐不足恃。又聞李傅相十九日起節出洋，赴馬關議和。

裕帥來電：“賊由石橋子來犯，業經尊處派營會合依帥之營前往抵禦，甚好。今早與唐帥商，唐軍後來六營，尚未到。其營有現紮十里河者，今擬先派馬隊一營，前往出探。如賊分竄，逼近遼城，即親馳往援應。未能即往者，因隊未到齊，新民屯西路尚未籌布妥協，不能不稍留兼顧耳。至大高嶺之防，現雖稍松，然賊情詭詐，慣于乘隙蹈瑕，其軍萬不可撤。今與唐帥商，現在長、依兩帥及蔣軍門并鎮東各營，分布遼城。賊若一路來犯，尚可支持，倘分路扑竄，則備多力少，自形單薄。又電商陳、呂、孫諸軍，請其在各營內挑備奮勇三成，選定得力將弁督帶，隨時偵探，聞有警信，立即馳往救援，合力堵擊。想諸公皆顧大局，當可照辦。今日軍情若何？殊深馳系。”

唐帥來電：“軍氣屢挫，言之寒心。惟大力獨能堅守危城，磐磐之才，曷勝欽佩。但賊情狡詐，慣用埋伏包抄，屢次失利，皆由于此。又誤在全隊力攻，以致傷亡太甚。廉有鑒前車，以為宜零星出隊，以與敵戰，設計埋伏，誘而攻之。整隊在后，四路包抄，使賊之計無所施，而我

軍或易得手，幸裁酌行之。前次踏看地勢，至十里河、东山堡一帶，現已與裕帥商定，以兩營紮东山堡，一營紮十里河。迫廉部不日到沈，當亦令往西路駐紮，倘或遼陽萬緊，必令飛援，斷不能不顧大局，有意膜視。至長帥住遼之軍，亦有保守之責，廉藺閒言，賢者不免，同是公忠體國，伏乞聯絡軍心，和衷共濟，以扶危局。幸甚！幸甚！”

二十五日敬齋五哥來電：“自初七後，遼陽消息日好，慰甚。軍務一日不了，遼陽一日可危，望聯絡依帥、長帥、陳廉訪三軍，固守嚴防，切弗派兵出境為要。”

唐帥來信：欲璋分兵包抄賊後，第賊距遼不遠，均在三五十里地。且安山站等要口，我軍無兵駐紮，若包抄其後，恐賊乘間而來，反遭其害。故璋部與依部均分防櫻桃園、黑牛屯、潘家爐、王家庄一帶，以顧南路，賊來則擊，賊去則守。一時不敢遠進者，實以兵力太單，正恐顧前失後，不得不專事防守。現聞賊大股均奔旅順，在營口、牛庄無几，惟海城尚不少耳。電裕帥知之。

二十六日電稟善尹憲聯：直隸知縣何厚吾，令其來遼幫辦軍務。

依帥擬派隊駐紮安山站、騰鰲堡，長帥擬派隊駐劉二堡、小北河。璋當派隊守吉峒峪等十四處要隘，照此布置，似覺周密。

電軍憲：“現聞吉峒峪一帶民房無多，大軍前往駐守，必須攜帶鍋、帳棚，即請飭發三百架，勿遲。謝永恩以團改練，名曰鎮東永字營。其關防是否由省頒發，抑由璋處刊給，請示遵行。”

二十七日有賊竄擾，鄉民各鳥獸散，室無居人。當此春耕之際，若不招回墾種，既廢其業，又失其時，日後千百万生靈，其何能活。急宜出示，招民回籍，照常耕種；無籽種，官為設法接濟。仍使農不失時，民無乏食。當將軍情并此電稟督辦處，及各大帥知之。

北京督辦軍務王爺大人爵前，敬稟者：昨與依將軍、長將軍會議，面定：依帥派隊駐守距遼西南六十里之安山站，七十里之騰鰲堡，此堡系海界，距海五十里。另以馬隊數營來回策應，作游擊之師，以攔海城之賊。長帥派隊駐守距遼西四十五里之劉二堡，遼北六十里之小北河，作為後應，藉杜營口河道竄沈之路。現遼途泥濘，俟三、五日內開拔。璋派隊仍守正南百里之吉峒峪、隆昌洲、興隆溝一帶，惟該處有十

四要隘，东西八十余里，拨八营前往，亦恐不足分布。兴隆沟距潘家大岭仅五十里，該岭为海城、析木城赴凤、岫要道，必須扼守。否則賊西北趨，則包抄安山站后路；东北趨，則又抄大高岭后路。璋身任地方，敢不勉力堵御。乃八营之兵，聚之則厚，分之則单，未免可虞。虽該处团练有复聚之举，第初二日，倭賊窜扰兴隆沟、吉东峪、隆昌洲等处，因我兵团守久战，故賊恨之深，多遭惨害。今民房十存二三，民食已空，民团即有急公报上之心，糾集甚非易易。更且运粮道途汗泥，尤为难事。当此势急时艰，璋何敢稍形畏难，是以与长、依两帅陈說，力任南路，以擋賊冲。一面仍出示招民，照常耕种，毋失农时，以示鎮靜。无籽种者，璋設法借之。似此办理，各民不致逃散，目下市廛安堵如常，請勿慮念。

二十八日岫界、凤界练长佟煥邦等探知，岫巖、凤凰城賊不甚多，該处团勇集有五千，欲璋派队同往克复两城。璋因大股之賊近逼海城，辽地防堵吃紧，无队可派。若能約期进攻，此亦一灭賊之大机会也。

二十九日裕帅来电：“吉岫峪等处，賊扰后，民屋宇稀少，派往之队，固应居住帐棚。惟目下餉糈万絀，且工料亦皆难覓，正餉尙虞不敷，制造猝难办就。查尊处上年曾經耆城守尉留給佟茂蔭，并由省拨发帐棚共計一百五十余架，能否通融匀拨？否則用稽料搭盖窩棚，亦較价廉工省，乞妥筹酌办。謝团改练二营，其营哨各官，曾否选定，应即造冊。其关防即由尊处刊給。”

### 三 月

初一日聞寬甸已克复。又聞賊亦穿号衣战裙，冒充官兵，有本地人作向导，在前敌游行。遇我国兵，措手不及，即行开枪。賊情变詐异常，当知会前敌各軍，格外留意严防。

初二日去冬賊信漸紧，陸續招募防兵，共成九营，所有器械，除抬枪自造外，其余枪炮，皆向各軍匀借，以御强敌。有小鋼炮八尊，系向嵩武軍刘总戎世俊所借。二月初五日，八磐岭一仗，以四营之兵，战退倭夷万八千有余，虽由将士用命，得此鋼炮之力实多。今刘总戎专弁

索取，璋本应交还。乃前敌各营，分守炮位，仅此八尊。况距贼不过三五十里，正在防堵吃紧，一經撤还，各营空虚。惟不还亦觉歉然，电禀刘峴帅，俯念苦衷，另筹炮位，如数拨还，庶两全其美。

續获倭贼五名，并依帅送押四名。璋原拟請示正法，因长、依两帅另有意見，声言与璋无干，自行給軍宪信。今省中来电，詰問何不稟报，此正一国三公，吾誰适从也。

前給倭督大鳥信，并送还贼兵，正以揚我国之仁，散敌国之心，而并破贼之毒計，买命以与我拚命也。况宋、吳各軍，文武官員被擄者約六百余人，贼均留而不杀；依帅部兵受伤被擄者，贼亦雇人抬回。彼夷尚有仁心，我中国豈反不如乎。余君恂卿，議我此举甚属无謂，抑何智計之不远耶。

初三日刘峴帅来电：“倭寇以宋、吳皆退，复欲图辽，自不可不严为之备。所幸尊处兵力尙厚，祈与长、依两帅妥商，分途布置，并与陈吕、孙、唐各軍聯絡声援，以維大局。此間同深焦灼，无可如何。”

裕軍帅电：奉旨：“徐庆璋督率民团，坚守辽阳，深資得力，着裕祿寬筹餉械，以資接济，庶免掣肘。欽此”。璋聞命之下，愈益悚惶。

初四日聞賊大股初往旅順，行至金州，折回营口、牛庄一带。璋先派八营分守辽南，高登科仍接管定边后营，邓行先接管定边前营，同駐五間房，守三隘口。鎮东前营齐玉春，鷹字前营齐玉祥，同駐兴隆沟，守三岭口。鎮东中营王良臣，鷹字中营魁福，同駐吉峴峪，守四岭口。鎮东后营馬振芳，右营錫寿，同駐隆昌洲，守四岭口。再俟謝永恩成营后，調守石桥子。电告軍宪，似此布置，暫可无虑。

刘峴帅来电：“倭即全力攻辽，有依、长五十余营，尊处数营，似足待敌。大高岭、貨郎沟吕、孙、陈三軍及奉省唐軍，可以倚为声援。宋帅所部，退石山站与閭阳驛，尙須休养整頓。吳帅回家，以所部交魏方伯接統，駐紮大凌河西。敗潰之余，补輯不易，目下恐难远来，祈就近与之商办。再，宋祝帅請分拨摩天岭二十营援辽，并拟派徐邦道十一营前进。坤以該各处情形不熟，未敢专断，囑其电商裕、依、长三帅。至唐帅各营，已飭赶紧由錦赴奉。倭寇狡甚，往往声东击西，尊处务須确筹。否則抽調頻仍，轉恐为敌所乘，高明当以为然。”

初五日吉林赵甥子明来电：知我十姊于昨日病故，老年手足，一旦永訣，曷胜痛悼。当电詢究因何病不起，并渠将来拟作何办法。

軍帥电囑，多派馬队，为前敌游击之师，以通各营声气，此策甚善。但璋部下馬队仅止一营，除发探差遣三哨外，只賸二哨，如何敷拨。若添募亦非易事。况无餉械，添募无益。临渴掘井，其何能穀。囑余道轉告軍宪。

接津电，知台湾、澎湖业已开战。

初六日裕帥来电：“馬队不敷分拨游击，自属实在情形。現在潘家炉一带，依軍駐有营队。老君堂等处，陈軍亦有营队駐紮。务飭尊处所派八营，与陈、依两軍声气时通，互相聯絡策应，方見緩急足恃。昨接宋帥函：徐軍已开拔来辽，計在日內可到。到后如与长、依两帥及徐鎮軍相商，能匀一大枝劲旅，駐于适中地段，专作各路游击策应之师，局势方覺灵活。祈裁夺，就近酌商办理。”

初七日前与长、依两帥面定分紮各处：依帥顾辽西南一路安山站、騰鰲堡等处；长帥顾辽西北一路刘二堡、小北河等处；豫軍駐沙河，布置本极周妥。今长帥忽将首山堡西八里庙所駐各队，全数开往小北河，令豫軍改駐刘二堡。不知其意何居。

徐劍农总戎聞将过省，电稟軍宪，催其迅赴騰鰲堡駐紮，庶与依軍聯絡一气。

袁道世凱来电：知李傅相在馬关議和，初六日四点钟由會議处乘轎回轎，途中为倭奸用手枪击中傅相左頰，幸伤輕。中堂神色鎮定，議論如常。第七旬勳旧，險历重洋，曲意遭此剝肤之灾，殊为歎恨。

初八日陈廉訪来电：“頃据探报，倭賊大股将逼老君堂，各营已准备迎敌等語。現添派駐亮甲山、貨郎沟之营，分队前往下大連河等处策应。应請长、依两帥及貴部，分营赴七东峪、七岭子一带，两路彼此夹击，以符前約，特此奉商。”

依帥之队，行至吉王屯、陶官屯等处，即見賊大队已占安山站东山头。璋派队往吉峒峪等处，尙未到防。聞賊已于昨日窜过吉峒峪，派鎮东前、后两营，鷹字中营，进紮八磐岭南八会寨、喜庄一带，与陈廉訪之牛二岭等队聯絡一气，以期夹击。又派四营分駐沙河、首山堡一带，

以为各軍接应，兼資近城調守。聞依帥各軍，已与鏖战一日，不能取胜，甚为可虑。璋近城仅此四营，若依帅不退，尚可支持，否則辽城危矣！

电稟軍宪：速令徐总戎一軍，暨唐帅派馬队，一同前往援救。并請飞电留豫軍蔣尙鈞，仍駐八里庄或首山堡，以壮辽城声势。刘二堡請长帅另行拨队防守。

电催謝永恩：将新成两营练兵，拔队速赴七岭子听候調遣。此番賊来万余，三路分扑我軍，东截西堵，調度掣肘，日夕惊惶。璋虽自問无媿，而于心大不甘也。璋盖于半月前早論及之，屢向长、依两帅指明，东、西、南各要隘，商同分地扼守，及早赴防。迭次苦劝，几至舌敝唇焦。乃两帅意見不合，迟之又久，迨軍宪奏准后六七日，拔队前往，而各要隘已被賊先三日搶占去矣。机宜坐失，轉致著著落后，防不胜防，惜哉！

余觀察来电：“两帅不和，有关大局，尙望妥为調停。賊数日未动，逆料必有詭謀。今一旦窜出，处处可危，焦灼莫名。徐劍农之队，为巨流河所隔，尙未到省，已由督帅专函飞催，令其星馳赴援。合肥在馬关开議，要挾太甚，恐难速成。被倭人行刺一节，想早知之。”

謝永恩来电：“賊氛近逼，飭卑部开拔七岭子防守，本当遵办。但卑部軍械尙未領到，先前所領枪炮，均发給民团。此間賊时添队，团民昼夜堵御，势难挪拨，且亦未敢擅专，尙祈俯鉴。”

初九日聞營口有英国商輪进口，倭欲收稅，各国不允。英国令營口各商，仍旧生业，如倭人滋扰，惟英国是問。自倭賊去年犯順，南、北洋各口戒严，內外商人，咸有戒心，商务大为减色。西洋諸国，挾重貲，历重洋，不辞艰险者，无非利中国之利。今倭賊肆扰不休，致中外各商，皆为裹足。众怒难犯，倭其能久存乎！

倭賊此番分三路来攻，其意专注于辽、沈。老君堂一股，恐大高岭各軍救援，作此声东击西之举。幸依帅于安山站一路，連夜带病督师，竭力迎击，得两胜仗，賊已退回安山站。惟海城、牛庄、田庄台一带，賊均不多，我軍若由西路出一劲旅，海城可复，辽危亦解矣。电稟各帅，及早进兵，毋失机宜，幸甚！

午后，接倭夷致依帅与璋来文，約期會議停战。璋答以未奉我皇上諭旨，未便擅专。如果貴国有停战之信，貴軍当先退兵海城，我軍駐紮安山站、吉峒峪各处。停战期內，决不往攻海城，以踐信約。此信甫发，始接各宪停战来电。

上諭恭录：“本日据李鴻章奏：停战約已于初五日画押。除現攻之台、澎不計外，所有奉天、直隶、山东等处，一律停战，定期二十一日。自初五日至二十六日屆滿。約款六条，已飭总署分电，应即传諭各营將領，遵守无誤。至津关各海口偵探防范，仍严諭將弁不可稍疏。惟不得寻衅多事，致生枝节。欽此。”

是日依帅又接倭夷来文，約明日沙河赴会。依帅拟定訂十一日会晋冀长昌前往，約我同往。璋因停战必議和，我輩会亦无益，何必前去。并請依帅以婉詞复之。

初十日照会倭夷：詰其停战期內扰我边界，殊失信义。停战三礼拜，自初五起至二十六止，現在我軍严守条約，以待和議。惟辽屬团练三十余万，小民咸怀忠忿，一时恐难周知，抑或启衅，反失和局。令安山站、吉峒峪等兵，速回海城，各守駐紮之地，毋自取禍。当稟軍宪知之。

裕帅来电：“倭将会沙河，不知其命意所在。閣下所答之信，甚合竊要。但不知其信由何处送来？遣何人所送？目下停战虽有明文，然狡謀百出，不可不为严防。閣下仍宜在城严守，毋庸来省。有事尽可信函相商，即系紧要，亲笔作函，亦无不可。俟和約大定，城防无事，或再来省一行，是为至要！”

十一日倭賊在吉峒峪約有七千余，均已退回海城，和議大約可成。聞徐总戎邦道已到沈。此刻道涂泥濘，拔队匪易，既在停战期內，似可从緩来辽。和議成否，尙在未定，我軍仍当严防。团练器械极少，稟軍宪速发抬枪为要。

刘欽帅来电：“辽、沈有执事及长、依、裕、唐諸帅，倭何能为。祝帅已派徐鎮軍赴援，坤亦囑陈臬台相机前进。”

十二日裕帅来电：“和局無論成否，此时必应严为預备。惟所需抬枪，天津及吉林制造之件，均未解到。其由安徽撥发之火机抬枪，委員迎提，亦无报解信息。应俟到日，即行酌撥。”

十三日謝進士永恩添募之營，軍憲先准挑選三營，原以一營補定邊後營缺額。迨謝君挑成三營，定邊又已募足，無可分撥。今謝君以挑成碍難遣散，情願自籌一營之餉，極力報效。

何令厚吾到遼，擬令分統馬步四營，特請軍憲發關防一顆，并每月公費薪水若干，請示遵行。

十四日余觀察來電：“鎮東及鷹字中營等，現兵馬步等几營，謝永恩今日來電，據稱已成三營，似與前議不符。現督辦軍務處查取各營兵數，乞將實數開示。目下停戰期內，我雖遵守條約，而彼族終難免不生異心。此時縱不便進兵，一切守備如挖壕筑台等事，均宜乘暇暗為布置。首山堡為遼城屏蔽，尤宜嚴守，不可輕棄，高明想能鑒及。聞長部又由小北河回遼，不知是何意見，實所不解。子寬已到，公有好幫手矣。羨甚！”

十五日石山站袁道來電：“初七日總署電開，初五日李中堂會同日本大臣，議明停戰草約六條：第一條，大清、大日本帝國政府，現允中、日兩國所有在奉天、直隸、山東地方水陸各軍，均確照以下所定條款，一律辦理。第二條，兩國軍隊應遵該約暫行停戰者，各自須駐守現在屯紮地方，但停戰期內，不得互為前進。第三條，中日兩國，現正在停戰期內，所有兩國前敵兵隊，無論或攻或守，各不加增前進，并不添派援兵及加一切戰鬥之力。惟如有分派新兵非往前敵助戰者，不在此列。第四條，海上轉運兵勇軍需并所有戰時禁物，仍按戰時公例，隨時由敵船查捕。第五條，兩國政府于此約簽定之後，限二十一日期內，確照此項停戰條約辦理。惟兩國軍隊外，所有電綫不通之處，各自專馬知照；兩國前敵各將領，于得信後亦可彼此知照，立即停戰。第六條，此項停戰條約，約明于明治二十八年四月二十日即中國三月二十六日夜半十二點鐘屆滿，彼此無須知會。如期內和議決裂，此項停戰之約，亦即中止。中、日兩國欽差全權大臣即行簽押蓋印，以昭信守云云。以上各款，即行速飭各營，一體遵守。停戰期內，各將弁兵勇，不得逾越現紮之界搆衅生事。仍當訓練整備，不可稍涉松懈。遵旨電遼，務望多抄數分，專馬飛送前敵不通電報各營遵照，切勿延誤。”

十六日余觀察來電：“沙都護與公有無嫌隙？務乞加意周旋。子寬

分統甚好，惟鄙意必須自帶一營，方能指揮如意，否則僅挂空名，難以有濟，即經費亦難籌措。馬振芳不宜再用，即以此營屬子寬何如？有密事詳明日另函。”

裕帥來電：“營官馬振芳、哨官孫文元之案，現經被人參奏，欽奉諭旨：飭祿查明復奏。將該營哨各官，提省訊辦，以便復奏。閣下務將該二弁严密看管，毋令逃逸。事關奉旨要件，不得疏忽是所至要。日內即派人前赴辽阳迎提，閣下即將該弁等調至辽阳，听候提省。仍即電復”。

十七日電稟軍究：速飭陳丞來署辽篆，使璋得专心兵事，以備不虞，所以顧大局也。馬振芳系合肥得用之弁，袁道世凱因其熟悉奉天情形，特向李傅相要來，璋又向袁道暫借助防。該員打仗既勇，又得軍民之心，二月初八日盤嶺一仗，以四營敵万余賊，該管帶不為无功。今因娶妾一事，以致失機，參革可也。若撤其營官，前敵正在需人之際，恐將才不可多得，而效力從此無人矣。尙宜寬辦為是。

十八日馬振芳之案，沙都護奏參，奉旨着軍究查辦，自應將該員撤委。一面委何大令厚吾，前往接管后營。俟其交代清楚，听候提省訊辦。

吉峒峪賊已退，惟安山站尙被占据。若和議不成，定當約會各軍，一齊攻取各城。璋率本部兵及團練，願效前驅，伸眾忿而彰天威，在此一举。已電達各路文武統帥，未識有几人同仇敵愾也。

裕帥來電：“閣下堅守辽城，屢奉諭旨褒獎，實難驟易生手。來京已經批飭，日內可到，即望遵照辦理為要。”

十九日倭賊在安山站等處挖壕筑壘；并在海城、營口制造我軍各營号衣数千件；其兵又由凤城調赴海城，意甚叵測。電稟軍究，請徐總戎邦道速來沙河駐紮。擬抽出原紮之鎮東各營，調赴七嶺子一帶，以厚兵力。

聞奉軍馬小倉多备开斯快槍，商与抬槍調換百杆，以備应用。南分水嶺等處練長龐海倉來說，該處練勇六千余名，有根之家，[此句有脫誤]罄為兵食。該團散則不敷，團則无食，懇請接濟。當稟軍究，撥給一、二百石，以資民力。

二十日裕軍憲來電：南分水嶺團民乏食，自應接濟口糧。查遼陽旗倉，上年撥借各軍兵米四千余石，尙存儲未解，應于此項米內撥給二百余石。除電耆尉遵照外，即由尊處領出，交該練長龐海倉等領回散放。

二十一日接奉劉峴帥行知，內開：查奉防唐仁廉，賦性勇敢，素著戰功，將來槍炮配齊，必能勦辦倭寇。將軍長順、依克唐阿，均驍勇善戰，屢挫凶鋒。遼陽州徐慶璋，胆氣過人，帶兵督團，皆能得力。朝廷委任責成，各展所長，必能敵愾同仇，掃蕩島夷，恢復疆土。請督辦軍務處代奏等因。

二十三日克復三家子，璋代吳清帥墊銀千兩。頃奉軍憲，准由本省撥還，囑璋毋須由石山站具領。電稟吳帥，將此領銀收回可也。

二十五日鷹字前營在榆樹屯獲到倭探劉春元等三十二名。據稱倭賊威逼鄉民，扮賣鹵水，共四百余人，分探遼、沈、大高嶺各處軍情。如議和不成，一聞外邊開仗，令各探城內放火，以期內應。璋即將听从首犯劉春元先行正法，其餘暫押。一面分電各路統帥，嚴為訪拿，以除內患。

陳廉訪來電：各路探稱，倭制各樣号衣，希圖混冒。

夔帥<sup>①</sup>來電，謂：“和局恐不足恃，飭為嚴備，和局未定以前，自須刻刻加意。現聞徐劍農一軍，已由沈到遼，如何駐紮？唐軍亦有開數營來遼之說，確否？乞詳示。昨晚有步隊一營宿湯河沿，今早由小路赴嶺，究系何軍，不得其詳，已派人往查。擬在湯河沿等處設卡稽查，此後如各軍有開赴東山來者，尊處必能預知，望先電告。并請轉告長、依帥，有軍東來，亦請先行電知。敵處如有赴遼之營，亦必預告，庶彼此稽查，不致分辨不清。”

二十六日接劉峴帥電：“聞和議可成，此刻停戰期滿，只宜謹守，不可輕動等語。特飛電各路文武統帥，以安軍心，而免誤事。”

二十八日倭人來文，和議已定，前拏探子，均行放回，以敦和好。璋前後拏到倭探五、六十名，擬准其請，先行省釋。

① 直隸總督王文韶，字夔石。

裕帅来电：“尊处所获倭奸三十二名，所訊首犯刘春元，即照来电正法梟示，其供詞望即录明电告。其余各犯，应即詳細訊明，再行遣回。若遽释放，則恐为賊报信，不可不防。省城現已拿获五十九名，訊供狡展，尙未得其确情。附以奉达。”

下午聞日、中和議已定，二十三画押。奉省被倭已得之地，均归倭有，并割台湾、澎湖，及許京都、杭州、梧州、长沙等处通商，賠款三万万元。如此了局！

二十九日裕帅来电：“本日接总署电，欽差大臣李电，現与日本定約画押，議定停战展期至四月十四日。一切事宜，仍照前停战期內办理，通飭各营，約束兵勇，不得滋事启衅。如敌营再有执白旂吹喇叭送信来者，应接，不可拒絕等因。因特电达。”

## 四 月

初一日前接津、沈等电：和議已成，有捐辽南，棄台澎之信。果尔，不但东三省无片刻之安，即津沽、榆关、烟台各处，亦防不胜防，而京都从此无宁日矣。盖倭奴不动，我中国不敢先启衅端。一旦有变，彼由陆路則朝发夕至，直达辽、沈；由海道則隔一昼夜即达津、沽等口岸。臥榻之前，狼夷杂处，其能相忍为国乎！吾知和議告成之日，即为我朝西迁之期，凡有血气，誰不痛心！一俟奉明文，璋将挂冠为民，一面約集邻勇、义民亿万，大张撻伐，以决雌雄。有福則归之朝廷，有禍則璋自任，似无碍于国家，若不恢复疆土，誓不空生世上，非璋之大言不慚也。倭奴迭犯辽境，被璋兵团击败者屡矣。倭之伎倆，岂必胜人。从前所失各城，非失于賊之殊能，实失于我之不守。且前敌各軍，尔忌我詐，我前尔却，胜固不让，敗亦不救；甚至敗則退，胜亦退，步步退让，賊焉得不步步前进。古之善战者曰：战必胜，攻必克。又曰：如入无人之境。今賊直入无人之境，不待战而胜，不待攻而克矣。璋志已决，电告各統帅，其能許我否邪！

李傅相二十六日回津。聞俄国不許日本割据奉天地方。台督唐薇卿<sup>①</sup>电称，台民痛哭，願战不服。并聞唐薇帅、刘鎮軍永福、直督王夔

① 台灣巡撫唐景崧，字維（薇）卿。

帥、江督張香帥、公折請戰云。

初五日接劉帥電：和議不可靠，當預備戰事，加意嚴防。并聞王、貝勒、軍機、總理及各疆臣，均多封事，并有主遷都之說者，紛紛不一。但願激而成戰，普天同仇，亦未始非國家之幸。

初八日電稟劉峴帥、王夔帥：和局將成未成，倘仍用兵，急宜聯合英、德，各助戰艦，以固津、沽門戶，兼防遼、沈後路。請唐、魏各軍，扼守遼、沈各海口，以防其竄越。陸軍再分三支兵，向營、海、蓋、鳳，一齊進攻，互相牽制。嚴軍法，勿退讓，破敵必矣。

初九日現在和議既不可靠，戰事即當先籌。安山站系遼、沈要隘，形勢既為賊占，我不進攻，賊必不我待。現探田庄台無賊，宋帥可仍紮田庄台，進攻營口、牛庄一帶。又另委賢員接署遼篆，使璋得專事軍旅。并假我前敵之權，帶勁旅，麾民團，會合依、長帥各軍，布置戰守。各路一齊進攻，使賊勢分力薄，不能兼顧。不出半年，奉天所失之地，定可恢復。電稟各帥裁奪。

鳳、岫鄉團，紛紛請戰，民氣忠勇，大為可用。惜和局將成，一時未便擅動，飭該團靜候調遣。

初十日徐鎮、羅道需用奉省輿圖，稟軍憲頒發三、四分。稟定帥，請撥借利炮六尊，以資破敵。璋所部十營，自去年迄今，并無快槍利炮，而各營戰守，尚能支持。足見兵不在多，在乎能用人。用人而得人，治民而得民，雖木屑竹頭，亦足取勝于敵。以視擁兵數萬，遇敵即逃，餉械極多，隨地而棄者，為奚如耶！

十一日接劉帥電：知和議為內外所阻。上意頗動，或者挽回成戰，亦未可知。

十二日聞倭至海參威地方，偷繪俄國炮台圖，被俄國查獲數名。俄立電助我國，共攻倭寇。已發鐵甲船至海參威等處，俟我國回信，擬與接戰。未識此言確否。

十四日接宋帥信：和議于十四日在烟台換約，但恐敵情狡詐，別生枝節，仍須嚴防等情。即電知大高嶺陳憲，孫、呂、耿三統領，并知會依、長二帥。

適接王夔帥來電：“忠憤勃發，天日鑑之。然事關大局，不可就一

人一地論。古來忠臣義士，臥薪嘗膽，具有深心，不肯以一時奮激，輕于一擲者，惟忍乃能有濟也。千萬思之。”

十六日劉岷帥來電：知遼南已失各地，尙不与倭。併有勸璋謹慎從事，勿涉孟浪等語。

十七日鷹字前營管帶齊玉祥待兵寡恩，恐難得力，即時撤委。一面調鷹字左營幫帶鄒立桂，前往接管。

十八日奉劉帥電：十五日督辦處來電：“現在和約已定，即日息兵。可分電遼、沈前敵各營，按兵不動，候旨辦理，不得輕啟弊端為要”等因。

和議已定，撤兵尙須時日，善後宜早籌辦，擬晉省向軍憲稟商一切。

寧古塔來電：塔城十二日邊報，嚴杵河、双城子、紅土崖，由年前凡俄丁均備槍馬，現已齊楚，以假道寧、琿赴沈為名。聞海參威聚兵約兩萬余，幫打倭。如果真，何不直伐。聲勢甚大，恐以和約穩我軍心。變起倉卒，亟當整軍。

十九日裕帥來電：“和議既定，將來一切事宜，候台從至省面商，甚盼。惟此時條約詳細，尙未得知，相商恐難周備。似不如略遲數日，再請來商辦為宜。乞酌之。”

陳廉訪來電：接王夔帥電：“陽電論和戰大局，極為中肯，深佩卓識。昨龔、許兩使電稱：‘俄代爭遼，倭允全退，旅順在內。十四日于烟台換約’。各防謹守，務須加意，并轉告呂、孫兩鎮及徐守知之”。

二十日省中來電：前獲倭夷，擬赦之不殺。俟日後送回，以換我國被擄之人，此見甚好。

二十三日以前因倭賊擾亂，大兵云集，小民迁徙流离，室无居人，土地荒蕪不治。今和議已定，民漸歸家，東作尙可及時。惟華夷各兵，尙未撤退，各屯恐被滋擾，懸派委員彈壓。前經稟依、長帥委員稽查。今再稟軍憲，速賜札委，以資彈壓，而安民業。

二十四日齊齊哈爾來電：“倭允還我遼地。現據璦琿電：俄兵昨已全散矣，知念奉聞”。

## 五 月

初四日近日街市，各物昂貴，皆因倭夷占踞河濱，土匪乘勢劫掠，以致商運裹足。急宜派兵船沿河搜緝彈壓。曾記左軍門寶貴在省，各有兵船數只，作巡防之用。未識此船現歸何處。電稟軍憲，撥發船只，添兵巡緝沿河土匪，以便商販暢行。再，目下牛、海并遼屬百姓，均來要請籽種，一併請示辦理。

初六日裕帥來電：“土匪為害商民，亟宜剿捕。趁此兵力余閒，望切分派隊伍，實力巡緝。惟本省前造長龍舢板等船，均在營口，聞已被匪拆毀。長灘僅存巡船一只，已飭修理下河，應俟完工派往。所需籽種，省中尚可勻撥高粱三、二百石。第恐為時已晚，展轉運往，播種不及，為可慮耳。聞吉峒峪一帶，粒米無存。練長徐珍，隨同團防，究為出力之人。遼陽旂倉，應撥兵食四千余石計尚存米千余石，應即撥給五百石，乞就近轉傳徐珍領回，以資接濟。”

初七日劉岫帥來電：“初四日接前署台灣巡撫唐冬電：‘全台公議，自立為民主之國，留唐總統，捧送印敕，堅辭不獲。只得暫允，一面電奏，一面布告各國’等因。台既自立拒倭，旦夕將有戰事，我軍自應整備以待。除電飭外，合亟電咨，傳諭各營，趕緊訓練，听候調遣。並將壕塙，妥速料理，以為守禦之計，毋得稍涉疏懈”等因。

電復裕帥：“長龍舢板等船，既被匪毀，僅余巡船一只，不敷巡緝。現在卑部鷹字右營，已派往騰鰲堡；鷹字前營，已派往安山站。鎮東中、前、右、后各營，擬令進紮八盤嶺南巴會寨一帶，東與老君堂之湘軍，西與鴨王屯、安山站、騰鰲堡各處聯絡一氣，藉資防守。此時以巡緝彈壓為名，設使決裂，即可扼險以守。但卑部現顧西、南兩路，兵力已分，勢難再撥隊伍。至小北河兼顧船運，前稟一層，只可從緩再議。昨懸洋抬槍，祈飭發百杆，以備要需。吉峒峪囤糧，俟徐珍到，即遵撥。”

初八日探倭夷在海城二千余，營口千余，牛庄大隊往東南柳公屯去。又有受傷倭人，從海船載到海城約數百名。現在騰鰲堡、安山站、巴會寨一帶，倭人均退，百姓紛紛請隊彈壓。璋擬乘勢派鷹字、鎮東各營，進紮各處要隘。顯以巡緝彈壓為名，隱以搶先守隘為實，毋

碍和局，兼防决裂。惟近来倭夷所踞地方，頗肆淫掠，乡民恨深切齿。凤、岫各界，新集团练又有十余万，来請协同大兵进剿。璋恐有碍和局，不得不极力劝阻。而各团以倭人不退，农时已失，民生已絕，迨五月后，必与倭人拚命一战。彼时各团，若激于义愤，揭竿而起，官法既不能禁，璋亦不任其咎。电稟各宪帅，預为設法，照会倭官，速即退兵，以免变生不測，有违和局。

初九日裕帅来电：“辽、海交界处，賊既退去，乡民紛紛請队弹压土匪。惟各乡当兵燹之余，必須极力撫循。派往各营，务須諄飭将弁，申明紀律，格外加严，不得稍有騷扰生事。至前奉电旨，互換和約，另商归辽一节，系派何人？如何办法？至今未見明文。本省既【不】知詳細，似难貿然照会倭官，致有舛錯。惟既分电夔帅、岷帅，当能酌核允复。乞传諭各团，万勿輕举，轉生枝节为要。”

稟裕軍宪：昨議定派营赴隘駐守，依帅各营进紮岡子、耿庄子一带，徐鎮邦道分紮安山站。璋部鷹字前营改調七岭子，鎮东、中、前、后四营，拔过八磐岭南，分紮西庄子、上下巴会寨、庙儿岭等处，与陈泉宪湘軍联络，专顾南路。并飭各营申明紀律，不得騷扰。一面张贴安民告示，使倭人見之不疑，不至別生枝节。

告示附录 为出示晓諭事：照得現在和約已成，海城、安山站等处倭人，均已退出。慮有本地土匪乘隙劫掠，惊扰乡民，自应分派各营，按段駐紮弹压，以安閭閻。惟恐倭人不知詳細，見我調兵，致生猜疑，另启衅端，合即先行晓諭，为此示仰中外人民，一体知悉。尔人民等，均着各安生业，毋庸再行迁避。如有土匪游勇搶掠滋事，准即报明所在各营，立即拿获送案，定行从重究办。本統領为綏靖地方起見，言出法随，各宜凜遵毋违。特示。

七通碑乡約会首来請領米接济等情。查該处系属风界，应否由辽阳旂仓拨給米石，拟請宪示遵行。

初十日頃聞高副将登科有稟告退之說。該副将馭兵严肃，民情爱戴，为营官中不可多得之員。当此兵燹之余，撫綏需人，稟軍宪勿准其請，俾璋得收指臂之助云。

呂、孙两統領来电：“电諭讀悉，自应严加整备偵探，以副远慮。查

薛里站賊股，昨又添兵，今忽報拔退。時來時去，變詐無常。鳳城仍有四、五千賊，筑炮台掘壕溝。析木城之賊，亦修炮台數座。海城并八里庄挖十余里長深溝。誠恐賊由鳳城北路竄犯，已派弁赴孔家屯、草河城、賽馬集一帶偵探矣”。

十一日連日探報，倭夷已陸續退去，和局似無更變。璋擬晉省，面稟軍憲一切事宜。

十二日裕帥來電：“和局雖定。條款若何，究未奉有明文。況貴部現已進紮安山站等處彈壓土匪，尤不可無統領就近提挈。驍從來省，應請暫緩。如有要件，不妨函商也”。

十五日接到劉峴帥電：知台北與倭接仗，初六、七、八三日之久，倭已受傷不少。初九日台軍又大勝，并擒其副提督某。聞信之余，不勝大快。

頃由石山站遞到文電：“欽差大臣劉，為電咨飭事：本日奉電旨：‘劉坤一電奏已悉，昨據依克唐阿電稱：安山站等處敵兵已去，撥兵移防等語。已諭令扼守原紮之處，切勿輕動生事。劉坤一所稱，不可自我生衅，所見甚是，現在和議已定，遼地未歸，商辦之事尚多，不可先自妄動，貽誤大局。着劉坤一知照依克唐阿、長順飭令各軍，仍在原處扼紮，不得輕進。欽此’。除知照依、長將軍并分咨電外，相應電咨尊處，轉飭一體欽遵”等因。

十六日遼界西南双台子等處練長毛訓導穎等稟稱：“各該處兵燹之余，民多乏食，懇請賑濟”。查該處流離失所，凍餒余生，稟准台賞撥倉米三百石，以資接濟，而救民生。

昨聞台灣大勝，今接劉帥電，忽有：“台地經李欽差經方交割倭人。倭兵攻台，基隆不守，省城瓦解”等語。想台地電綫，必被倭人割斷，是以忽敗忽勝，瞬息千變。

十七日和局雖定，倭夷未退，前敵防范，豈可稍懈。軍中利器極少，刻聞省中由南省解到快槍。稟軍憲、唐帥撥給數百杆，以資守御。

十九日疊接軍憲、劉帥電諭：我軍往前分紮各隘，恐倭人起疑，另生枝節為慮。查安山站等處倭人退后，土匪蜂擁，鄉民紛紛請隊彈壓。璋不得不派兵鎮撫，以除民患。第恐倭人生疑，特先照會倭官，一面又

出示晓諭，使其无所借口，一面稟商依帥，与璋部各營，一同分紮，今已多日。倭官与各營官，彼此見面，并無畏忌。現飭各營，不得再向前進，以防彼族借口。電復稟聞。

二十日頃聞海城倭夷新到一万六千，炮位百余尊。析木城亦增兵五六千，并小白皮船二十余只，分巡附近村屯。其糧台復移甘泉堡，防守較前更密。照此情形，和議似有中變。現在依帥已遵旨將各隊調回，置要隘于不問。倘或決裂，辽南一片平坦，防不胜防，大为可慮。

二十一日辽南一帶，山路崎嶇，防守以地雷为宜。上年嵩武軍隨帶地雷六十个，現尚有寄在辽阳者，惟电表、白金絲、印度膠綫等件，該軍帶往石山站，致两处均不能用。且石山站地勢平坦，雷無所用。電稟劉帥，轉飭劉鎮士俊，將电机等件，全數解辽，以防戰事，擇要扼守。

二十二日電天津胡臬憲：頃由沈委員思瀛，電致蘇州軍裝局購運电机、大千里鏡、鋼綫等件。如解送到津，尚求憲台飭撥車輛，迅速轉運来辽，以應需要為懇。

二十三日刻據鳳界小湯溝練長吳殿元等稟稱：“近探倭夷在大孤山麇集万余，鳳城約二万余，風聞倭欲由寬甸奔通化、懷仁及海龍城，并越辽阳抵鉄关，直搗沈阳”等語。即飭弁分路飛探，現虽未奉開戰明文，但恐決裂之后，我軍得信稍遲，尤宜加意严防。除稟商依、長兩帥及分飭各營預備外，電稟各路統帥以聞。

二十四日分統謝永恩由省返辽。該團每月需米六百石，已稟明軍憲，准由璋處撥給等情。查此項米石，何處撥發，稟憲示遵行。

裕帥來電：謝永恩團練，已經挑練成營給餉，本難再撥米糧。該進士來省面稟，尚有未挑入營之團勇，現在缺糧，求為接濟。故允由尊處仍于旂倉存米內酌量撥給；并無每月六百石之說。查辽阳旂倉，現尚存米五百五十余石，應作何撥發，乞即查明數目具復，以凭飭耆尉遵照。

二十五日刻聞陳臬憲一軍，奉旨回紮錦州。因思和議尚無確信，連日又聞鳳、海倭夷均有增無退。大高嶺為辽沈東南緊要門戶，若僅留孫、呂兩軍，兵力太單。電軍憲飛電奏留，以固嶺防，而卫辽、沈。一面電稟陳臬憲，從緩拔隊，以待後命。

二十六日辽西新立各屯，地濱辽河，去年被水冲开土壩，田苗湮沒。今地虽布种，土壩无力修筑，恐水漲又复被淹。保正、会首等稟求設法。又隆昌州会首，因該处被賊蹂躪，民不聊生，环求賑济，而官賑局亦无粮可賑。查去冬各宪台有賞贖吉峒峪紅粮七十五石，拟給新立屯三十石，作为修壩工食，以保卫民地；其余四十五石，均給隆昌州为貧民賑济。旂仓仅存米五百五十石零四斗一升，拟悉数拨謝永恩領去，一一稟請宪示遵行。

二十七日叠探凤、岫、海、盖、析木城五处，倭賊日增等情，和議恐难遽信。曾記去年八月十六日，平壤失守，大兵退至九連城，中間安州、宣州、鉄山以及义州各城，均有要隘可守。賊尙未至，而我軍一味退让，并有謂賊不敢渡江，而江防又失，以致賊由凤、岫直窜，南至金、复、旅順，西至海、盖，如入无人之境。今倭賊虽退安山站等处，而暗中添兵增炮，未始非懈我軍心，希图狡逞。一旦猝发，我軍无隘可守，辽沈岂不危哉！璋是以借彈压土匪为名，令我各軍搶先扼守，庶不致再蹈前轍，致中賊謀。电稟各路統帥，請示以定進止。

接刘帥电：“大高岭陈軍勿遽移”等語。即电达陈臬宪，請仍紮旧处，以固岭防。

二十八日稟刘岷帥：“来电敬悉，遵即轉达陈臬宪。前于二十五日戌刻，聞調湘軍之信，璋当即面稟长、依两帥，并电商裕帥，先后奏留矣。用特稟复，以慰厪系。”

陈廉訪来电：“湜自正月大病后，迄未复元，且旧患隐疾，近益加剧。緣国事孔亟，不肯言病，隐忍从軍，勉报君父。現和局已定，返辽有期，朝廷自有把握。昨奉回駐錦州之旨，并欽帥飭进关面陈一是，当已电复行期。現拟日內单騎先行，道經辽阳，借可面陈积愆，以慰离怀。”

已刻复陈廉訪：“来电敬悉。具見忧国成病，曷胜欽佩。現在和議未定，大队未可遽撤。然宪台以柱石之躬，安危所系，自宜加意調摄。尙祈蒞辽就医，防所相离不远，尙可兼顧。保国保身，两有裨益，請速临为盼。”

三十日查定边前营邓管帶行先，操防不力，不洽軍心。即改派副将肖成恒前往接帶，以資得力。

山海关欽差营务处馮侍御錫仁来电：“前电敬悉。欽帅已电督办处。頃又得复电，倭集兵数万，其心叵測。查由寬甸至鉄岭，約在千里外，且多山路，恐是声东击西之計，自应严防。倭使到津后，如何定議，尙无音信。”

陈廉訪接刘峴帅电，知夔帅已面詢倭使，关外何故添兵。据云：由台归队，遭撤归国，并无別意。

## 閏 五 月

初二日天津胡臬宪来电：“傅相与夔帅詢諸倭使林董，言添兵为調防起見，一俟三国議定，辽地即行全退，似无他意。电机大千里鏡等件，到时容飭局員，拨車轉运”。

初五日电裕軍宪：“大高岭团练，前經稟准改练两营。該进士謝永恩挑足三营之人，因其未先稟明，仍照两营之数請餉，其余一营，本令該进士自行筹款办理。迨該进士赴省領餉，仅蒙照练軍旧章，每兵发三两六錢之数，以致該兵等疑被营哨官尅扣，众心不服。前日其后营之兵来辽請示，璋查明尙无尅扣情事。惟各哨官不能管束众兵，已經酌量責懲，派員押送回防。无如各兵皆称：‘前敌各軍，每月領餉四两二錢，客軍且月領四两六錢，同在一处駐防，何以餉有多少？且伊等与賊仅隔一岭，岂尙不算前敌’等語。虽經璋明白开导，細察究未心服。不意后营甫去，中营又来。璋現在已飭謝进士将所余一营，設法遣散。据称遣散必須酌量給資，实无款可筹。伏思此事有关防营，不可因省餉而懈众心。应如何責遣，并加給发餉之处，璋未敢擅专。应請宪台酌核示遵。”

初六日裕帅来电：“謝团仅令改练千人，迨后挑成三营，仍系有心矇混。前次酌拨旂仓粮石，已屬格外体恤。茲該守令将所余一营遣散，輒敢借口遣資，殊属狡强。軍营餉項，皆經奏咨立案，岂容任意增减，此項遣資，万难筹发。至各营加餉，系因战事而給，并非謂前敌概应加支也。現在和局已定，廷旨飭撤兵节餉，所有奉軍已領加餉各营，正拟停发。永字两营，亦不能凭空加給。其四两六錢之餉，各軍营制不同，又岂可妄为比拟。該进上所余一营，仍由該守严飭，妥为开导遣散。倘

敢借詞挾制，即行稟請，从严參办。并将所帶兩營，一併裁撤，以儆虛懷，而戢囂凌。”

十五日分統何令厚吾稟稱：隆昌州八盤嶺各防營，連日瘟疫盛行，士卒病者不少，且有死亡。查該處自冬至春，屢向倭人接仗，斃賊最多，實由戾氣所致。但該處為遼南要隘，未便因瘟疫而移營，致疏防守。當趕配藿香正氣丸百余料，分發各營。惟治時疫以行軍散、辟瘟丹為最，遼城藥料不真。未能修配。電稟軍憲，飭配數十料，轉發各營，俾資調治，而安軍心。

十六日錦州周太守冕來電：“承示遼境盼賑各情，現蒙津海關道允為籌墊三萬金，交嚴佑之即解等因。特先奉慰。”

裕帥來電：“軍士感受瘟疫，深為焦急。近日省城患時疫者亦多，行軍散、辟瘟丹諸藥雖好，藥肆無真品，難以配合，非由浙省帶來，不能得效。現用古方立生丹，治本軍瘟疫極靈，藥味不多，取效甚速。當飭陳丞鈔寄。現省城已配分發各營。遼陽可配，即由遼制好分發；若無藥料，當由省制就解往。俟方到酌辦可也。”

二十五日頃據海城坐探委員臧榮卿稟稱：倭酋大島于前月十四日仍回海城。十五日又到一將軍名山澤靜吾，住城內商民富九家。于本月十七日未刻，忽烈風大雨，迅雷击斃該軍賊酋長福太郎、伊藤祿田二人，并誅同室三卒，坏其快槍三杆。城東五里外村名响堂，賊酋馳馬，雷斃其馬，酋墜地，食頃始蘇。近運子藥百車堆城內計引寺。運入大米千余石，鐮刀五車，皆短柄，不知何用。無運出城之物。瘟疫較重，日斃三、二十人不等。營口照常收稅，各城修理街道，似無退志。電各路統帥知之。

劉峴帥致裕帥電：“坤等會奏折，本日准督辦處咨：‘已復奏奉旨。查原奏內稱：‘駐守大高嶺及遼、沈各軍，俟防務大定，再行議奏’。又稱：‘遼地未歸，商約未定，前敵得力諸軍，此時宜緩撤退，請飭坤等轉飭仍前扼守。’即請查照辦理。’除另錄分咨外，謹電聞。”

二十一日電軍憲：“久違憲范，殊少稟承。現和約已定，賊雖未退，目下諒無更變。璋擬初六日進省，請示一切，俾有遵循，不至舛謬。”

## 六 月

初二日电錦州周少翁：“迭奉来电，諸承关会，感甚！辽地待賑孔急，今因水阻，款难速到，徒深焦灼。一俟水势稍退，尙迄速进为禱！”

是日得周少翁复电：“严佑翁囑先解尊处賑銀二万两，因大凌河漲发，阻隔已数日，俟水退即进。知念特聞。”

初四日山海关来电：奉飭探明酌保情形，因十三日有上諭一道，特恭录呈鉴：

上諭：“为政之要，首在得人。前諭中外臣工保荐人材，业經次第擢用。当兹时事多艰，尤应遴拔真才，借資干济。着各部堂堂官及直省將軍、督撫等，于平日真知灼見，器識宏通，才猷卓越，究心时务，体用兼备者，臚列事实，专折保奏。其有奇才异能，精于天文、地輿、算法、格致、制造諸事，必試有明效，不涉空談，各举专善，俾資节取。該大臣当念以人臣事君之义，一秉大公，詳加考核。倘或苟且塞責，謬采虛声，甚至援引私人，瞻徇情面，濫保之咎，例有专条，定惟原保之人是問。欽此。”

前据牛庄廩生张鹏飞等稟称：該处自倭人退后，土匪嘯聚，为害閭閻。当飭該紳商等迅办团练，以卫地方。应需枪械子药，由璋筹济。該紳士等遵办去后。茲探聞該处土匪，漸聚千余人，声言欲夺官兵器械，希图起事。查該处虽在海城、营口交界之区，若待倭人退尽，再行派队往拏，恐星星不灭，势将燎原。璋职任統領，不敢稍存畛域。一面照会海城倭官，告知我軍系专办土匪，以免彼族疑惧。一面飭派卑部鎮东后营何令厚督率鎮东前营，前往牛庄、耿庄子駐紮，相机勦办。何令現駐西庄子一带，拟派謝永恩二营填紮，以免疎虞。是否有当？电各帅复示遵行。

初五日裕帅来电：“牛庄土匪一事，固应消患未萌。惟尊处照会倭官，并經派队駐紮，諸未妥洽。如未办則暫停止。倘已照会，赶即遣人追回。何令之队，亦勿前进，另函詳商。千乞查照办理为要！”

初六日刘峴帅来电：“海城有雷击倭酋之事。倭許还辽地，而多运子药、刀械，情殊叵測。尊处务須密探，并望随时电示。”

电复裕帅：“昨奉长、依两帅面諭，照会已发。因民間請兵彈壓土匪，措詞尙妥。且倭人常有照会往来，彼族深为信服，諒不至別啟釁端。何令队未拔，自应遵諭停止。俟有照会，再行电聞。”

初十日岷帅来电：“牛庄既有土匪，紳士請兵駐防，并經尊处照会倭官，而后拔营前进，相机勦办，諸臻妥協。余电均悉。”

十一日电各宪帅：“昨据海城坐探委員稟称：‘析木城、海城賊較前少一半。海城來賊二百余人，黑馬五百余匹，人馬俱狼狽，詢系由台灣來。是日運進子藥五十余車，初一日又進五十余車，均卸小南關。當日大鳥派賊二百余人，推挽藥車，趕炮塚四十，分運雙山子、歡喜嶺設防。三日前，大鳥倍價徧買正藍色花旗布，仿做我國衣服等件，意將施詐。及析木城有倭炮四尊’等情。据此觀其詭詐情形，似無退志。不知和局究竟如何？何日退還東地？乞示知。”

十三日电各帅：“前因牛庄土匪嘯聚，電請派兵搜捕，并照会倭官各在案。旋据倭官島宏毅复称：‘牛庄一帶，請派貴署壯役數名前往’等語。复蒙裕帅電諭，飭令停止，以免生釁，并遴派团練密商。現已遵照裕帅辦理，合再稟聞”。

十六日前周太守崑解到賑款庫平銀貳萬一千兩，今又電告續撥九千，共成三萬兩。飢民盼賑甚切，亟應派員散放。但地方辽阔，非多員分路散放，不能迅速。查趙主簿新家，辦事妥慎，電請裕帅，速飭星夜來辽辦理。惟事系義賑，委員車馬之費，未便開銷。該巡檢薪水車價，應懇宪台撥發，以資津貼。其余各員，璋与叶令溶光籌給。未識宪意以为何如？

十七日前鎮東鷹字中營哨長李芝，所獲倭賊三名，胡臬宪電詢作何下落？不知此三名早經正法。現除病斃多名，當時送回二名不計外，尙有六名。只就璋部所獲而言。更有敵愾軍送到三名，湘軍送到二名，均經收養，共現存十一名。當稟复胡宪知之。

二十五日电大高岭：朱晃庄見營口倭賊虽減少，但照常收稅，似無退志。海城之賊，忽去忽來，未見減少。殆因台南未得，增費五千萬未允，似此，奉地恐難即退。現定期下月在甘泉堡中日交換被擄之人。

## 七 月

初七日李傅相来电：“总署江电：‘日本林使照称：“現在海城之中国俘虏五百九十八名，于中历七月初七日，在安山站南之乾綫堡交付。所有日本俘虏乡田爱民吉等十一名，亦于是日送交該处”等因。希速电奉省，飭派委員，如期交收’云。当速派委員馳往，如期接收；并将日本俘虏十一名，妥速送交勿誤。通事道途恐赶不及，但得通曉汉文之員，可与笔談”云云。

当又接裕帅电：言“此事亟应电复倭官。惟总署电云‘七月初七日’即系本日，而倭官所言系中历七月十三日，不知以何期为准？查倭官照会，既有日期、时刻，来文地方較近，自不致誤。尊处稟商长、依两帅酌核于复倭官照会，将此节声明。至奉天所存日兵，向仅辽阳之十一名，此外各軍，均未有日本兵卒。可于文內告知倭官。其前获之倭賊已正法，万不可說出，自夸其詞，轉使有所借口，新生枝节。究竟何日交換俘虏，定期后，望即电知，以便汇入前电，分咨总署及刘、王二帅。俟交換之时，即望閣下将日本俘虏，亲帶交付，并将我国被获收回。务望将办理情形，于事后一面电告，一面具文申报，藉便分咨为要。正发电間，又接王帅来电，亦系轉行总署前电，惟內言此事，为期甚近，囑录造具名冊，就近派員，会同閣下，如期交收。查日本俘虏十一人之花名，尊处有案，即由尊处送交倭官。至派員一节，現在由省派往，亦屬不及。前曾行知，請尊处会同长、依两帅所派委員，亲自前往接收，希仍速照前札办理为要。”

初八日电裕軍宪：“今日辰刻，又据駐安山站之卑部鷹字前营管帶邹立桂轉报，接据日本第四师团參謀陸軍炮兵中佐正六位牟田文称：‘前天遣人送去燕函，諒邀鈞鉴，併与辽城徐总统关知文件，均为交換俘虏之事。原文內称清历七月十三日，我大日本九月一日，将两国被虏兵卒，均行送在甘泉堡交換。但去差后，忽接我国电报，声称：‘两国大皇帝會議妥協，拟于清历七月初七日，即我大日本八月廿。〔下闕〕

## 张蔭桓等致翁同龢函

陆壮游輯

說明：1924年秋，我在乡間，适逢齐燮元和卢永祥混战，避兵虞山。无意中发見一批信件，均为致翁同龢者，計张蔭桓三十八通，李鴻藻四通，孙家鼐二通，孙毓汶三通，曾广鈞一通。这些信件多是有关甲午中日战争的，可以作为研究这一段历史的资料。查中国近代史資料从刊《中日战争》于这些信件，都无記載，因此，觉得应该把我所存的抄件公开出来，供大家参考。这些信件，有些不具名，不記日期，但据其笔迹、所用箋紙与内容，可以确定为某人某时所写。原函有些类乎便条，字迹并不恭正，且有別字和漏字，均照原文录出，并再三与原件校对，确系抄件不誤。文中人名、事件等，为便于讀者檢閱，亦据所知者加注。

陆壮游

### 張蔭桓致翁同龢函<sup>①</sup>

韓事粗定，袁道与大島<sup>②</sup>約华兵不添，倭兵止退，已抵岸者仅留八百駐汉城，并約定中日同时撤兵。全州既复，韓兵叠有小胜，慮倭为祟，欲我撤兵，俾倭亦撤。合肥<sup>③</sup>之电，叶提督<sup>④</sup>暫屯牙山，整队待发，俟与倭約定同撤之期，即派輪舶往渡云。电奏明早呈覽，宜有电旨也。韓乱从此竟弭，亦大幸事。知念密布，即承晚安不一。桓頓首。十一日<sup>⑤</sup>。

① 张蔭桓字樵野，广东南海人，監生，时官戶部左侍郎。翁同龢字瓶生，叔平，晚号松禅，江苏常熟人，时官戶部尚書。光緒二十年十月入值軍机，会办軍务。

② 袁世凱时任朝鮮商务总办，道員。大島为日本駐朝使臣大島圭介。

③ 李鴻章，安徽合肥人，时任直隶总督。

④ 叶志超字曙青，安徽合肥人，直隶提督。

⑤ 此信为光緒二十年五月十一日所作。

二

今日雅召，談讌甚懽，敬謝謝。倭韓之役，兩赤<sup>①</sup>意在調停，因以探得倭人謀侵台、滬之說來告，并由德瑾琳<sup>②</sup>達北洋<sup>③</sup>，此種議論，倭都新聞紙應有之義，不足訝也。北洋二電南洋戒備，樞堂接晤兩赤，舉倭之無理者告之，兩赤願訪倭談作撮合山，大約極高之着，不過四國合保而已。容晤言。即承 晚安不宣。名心印。 廿二日酉正<sup>④</sup>。

三

午後英使遣譯官來言：英、俄、法、美四國駐韓領事聯銜貽袁、馬<sup>⑤</sup>書，請兩國撤兵，袁電到否？

答以：接到。

復言：倭兵先撤，華兵撤否？

答以：倭兵果撤，華兵決不留戀，特倭言難信耳。

復言：倭與華合保朝鮮之說可商否？

答以：此中却有區別，蓋倭與韓立約，認韓為自主之國，而韓之于中，世為藩服，我不能與倭相提并論也。

譯言：倭使署已將合保之說電請倭廷示諭准其與華商議。

答以：無論作何商議，總以先撤兵為主，否則無可商，請回達歐使云云，譯唯唯而去。因悟兩赤調停之說，欲以兩國合保作收束也。

申初，兩赤挈其弟來見，系藏約已結之事。兩赤亦以四國領事公請撤兵為言。當舉答英使之言告。至俄廷抑倭之意，英俄相忌，不願令兩赤知道，遲公<sup>⑥</sup>快人快語，舉津電告之，此中機軸，又煩周折耳。即承 晚安不宣。名心印。 廿三酉刻<sup>⑦</sup>。

① 赫德(Hart, Sir R.)總稅務司。

② 稅務司, Detring Gustav。

③ 李鴻章以直隸總督兼北洋商務大臣。

④ 五月廿二日。

⑤ 袁世凱與馬建忠皆當時駐韓負責人。建忠字眉叔，江蘇丹徒人，游學法國。

⑥ 孫毓汶字萊山，號遲齋，時任兵部尚書，入值軍機。

⑦ 五月廿三日。

## 四

昨烏見韓王，自言奉國命，以韓地匪亂，帶兵來護館，商請王即派辦理交涉大臣，會商立法治民勸農獎商諸大端，便可與各國并立自主。王答以爾先撤兵再說。北洋述袁電如此。尚有問答續寄云。信如所言，較赤述三端為婉。然誘韓自主，撤革韓政，大致亦具耳。今日京津電室，聲息忽滯，殊悶悶。敬承 著安不宣。名心叩。 廿四日申正①。

## 五

今日袁電：韓警甚急，倭以重兵二萬壓之云。北洋以為不確，俄□②倭議正緊，必有區處。屬袁語韓鎮靜以待。頃電北洋，叩以俄議究如何措置。復到當有分曉也。連日美使欲為調和，先撤兵，會商善后。所商則共保朝鮮平安，為整理政治，此均不可行之事。英俄相忌，不便拒置不答，虛與委蛇，差免別增一敵。容晤言。即承 著安不宣。名心叩。 廿六日酉刻③。

## 六

韓事直無把握，奈何。山羊復文，早間庫中送閱，已令速繕送矣。謹上叔平六兄大人閣下。蔭桓頓首。

廿七日④

## 七

頃函言無把握者，無成算之謂也。去牋想未達左右。明日三庫復奏已証〔？〕。感冒，得暇當趨談。皖餉容語庫早收。山羊文已復。敬承叔翁先生晚安。桓白。 廿七日⑤。

① 五月廿四日。  
② 原信此字殘缺。  
③ 五月廿六日。  
④ 五月廿七日。  
⑤ 五月廿七日。

八

早間枉談甚感之。已刻署<sup>①</sup>得袁電：韓答倭文未認非屬，現仍駐漢，以口舌爭云。午後英使復來調和，答以明日公商，再給回信。此承叔平六兄大人道安。蔭桓頓首。 廿八日<sup>②</sup>。

九

今日英使來言，倭署使已奉外部電准來署商議之權。能否就范，殊難預決。陝西司奉單，初四日正班議復。甘省購買洋槍一折，中有鑄壞字樣，似在迴避之列，可否飭令下班再遞，幸酌裁。烟客畫冊頗有能事促迫意，久承鑒諾，輒願如約切切。謹上 叔平先生座右。蔭桓頓首。 初二日<sup>③</sup>。

十

南厅候至辰初，箴相<sup>④</sup>未到。看厅人云，箴相不來矣。因乘雨鐱返寓。昨件如須公商，擬請酌定日時，傳諭檔房預送知會，當無參差。若俟晤商箴相，定期恐後，奏不能速耳。乞裁奪。今日申初，接晤倭使如何？來函但云要事，能否善了，直無把握，愧憤萬狀。謹上 叔平六兄大人閣下。蔭桓頓首。 六月五日。

——

今早緩步趨班，苔滑泥濘，往返幸免傾跌，然較晴時吃力矣。承示籌款，海、農<sup>⑤</sup>各任其半，甚公允，惟海款他日由部<sup>⑥</sup>籌還，此與部中全認無異，宜執事之未許也。昨晤邸，未再提及，但云電津提款備撥耳。議事昨無端倪，來人只任通信，無議權，仍隔膜。余面罄不盡。謹上

① 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② 五月廿八日。

③ 六月初二日。

④ 福銀字箴庭，宗室，咸豐九年進士，隸廂藍旗，時官體仁閣大學士。

⑤ 海指海軍衙門，光緒十一年設立。農指戶部。

⑥ 部指戶部。

叔平先生閣下。蔭桓頓。 六月六日。

## 一二

日昨辱承教益，渥荷关垂，飽德之怀，何有极也。华款事，今日晤庆邸<sup>①</sup>定初九日奏。尊拟会語，淑庄<sup>②</sup>已交到云。署中今日自己迄西，接晤西使三人，大都韓倭之事。倭署使已奉准議权，与商先撤兵，后會議，渠允照电本国，断非仓卒能定也。即承 叔平先生道安。桓白。初七日<sup>③</sup>。

## 一三

今日召見，已將辰正，雷雨之后，圣駕須速还瀛台，內監传宣及之，只可撮要陈对。承諭戶部拨款靠得住，海軍恐不現成，奏言海軍亦电津提拨，但願备而不用。承詢前日接見倭使情形，当略陈大要，因問答已呈覽，无須瑣言。奉諭总須顾全国体，并及明日倭使陛見事，謹分別条奏。上顾案旁坐钟，諭已將九点钟了。雨意未住，遂退出。为时虽暫，天顏甚懽，安得早了边事，以慰宸廑。部拨外款，尙有樞寄也。余晤言。即承 著安不次。叔平先生閣下。蔭桓頓首。 初九日<sup>④</sup>。

## 一四

今日汪使<sup>⑤</sup>电言，倭廷以各国相劝，拟定期撤兵。龔使<sup>⑥</sup>电言，倭在英新购大快船，已駛回日本。倭情叵測。两說互較，頗难亿逆。小村<sup>⑦</sup>迄无回信。昨与迟龔商定，电属汪使詢倭外部。頃詢总办，此电迟稿未交来，或須詳酌也。事机百变，可慮实多。十三午后趋教一談，小別不无恋恋。即承 道安不次。叔平六兄大人閣下。桓白。 十一日<sup>⑧</sup>。

① 庆亲王奕劻。

② 熙敬字淑庄，滿洲廂黃旗人，时任戶部滿尚書。

③ 六月初七日。

④ 六月初九日。

⑤ 汪凤藻字芝房，江苏元和人，时任駐日公使。

⑥ 龔照璠字仰蓮，安徽合肥人，时任駐英公使。

⑦ 台灣巡撫邵友濂字小村。

⑧ 六月十一日。

一五

頃辱鈞答，复拜嘉惠，感紉何极。抄件呈覽。不图今日复有冒頓，奈何。即承 晚安不次。叔平先生閣下。桓白。 十二日①。

一六

倭繪韓图一本送覽，当与署中自繪本无大参差也。即承 叔平六兄大人著安。桓白。 廿四日②。

一七

手示謹悉。朝鮮地图敵寓无存，仍就署藏之本校閱，取来送覽。頃北洋电，韓王廿一日被拘。使署、电局均散。系得自仁川委員自烟台回京，距今已四日。果有其事，□③ 关自必稟达赫德。鄙意衡之，恐未尽确。电綫为倭割断，消息不灵，奈何。謹复 叔平先生座右。蔭桓頓首。 廿四日④。

一八

倭兵昨在牙山潜击我船，衅由彼开，势迫于战。今日英使来言其事，有英商受雇装兵之商船亦被击沉，内有德国教习一人在內，我兵逃出者十一人。济远与之相持，尙能自顾，广乙則敗矣。北洋来电甚长，已令章京速謄，明早攜呈台覽。昨送地图，只管留閱，署中尙有一本也。即承 晚安不次。叔平先生閣下。桓白。 廿五日⑤。

一九

今日會議，曾及宁波、定海否？撫提均到任未久，幸皆旧治，或不

① 六月十二日。

② 六月廿四日。

③ 原信上有殘缺。

④ 六月廿四日。

⑤ 六月廿五日。

致臨事倉卒耳。山東威海衛，北洋水師根本，此時全師而出，駐守不知幾營？敵若乘虛來襲，亦甚可慮。

午間北洋來電兩紙，已令總辦惠送樞中，當邀垂督。邦交先絕，互市即停，自系公法。北洋初電尙能制敵，第二電則首鼠矣。倭之執政為民黨所攻，勢已睽異，禁其互市，則商民益怨，彼族欲耀兵以弭謗而謗愈丛，當軸或自謀變計，若互市雖停而他國仍能代運倭貨，則停而不停耳。北洋慮各國交責，自是老謀深算，然設為三層辦法，一他國商民自用倭物准運入口，一倭貨已屯于華者，准他國商民代運出口，一他國商民運倭貨以銷售于我者，暫停入口，俟戰事大定，照常運售，如此辦去，似尙不致各國交讓。大約運倭貨來華者，英美兩商而已，北洋初電，足為布告文中添作，所慮絕妙好詞，以西人文法譯之，語氣多不貫，專恃此以御侮，似未足以觀變也。或能杜言者之口亦是一法。各國得此，亦斷不肯代判曲直，法越非前車乎？即就條約論，美約原有他國欺藐不恭，美國出為排解，法越之事，總署倩美使排解，以為上策。年時赴美，始悉美國實無此權，美之政事，取決議院，若未經議院議准，總統且不能辦，況美使乎？因知前約，姑為此說耳。

每謂中國與外國聯絡，政教不同，言語不通，極難融洽，外國自為結納，其勢甚順，中國自為計，總非自強不可，此論已于十年前奏陳及之矣。又前事之可笑者，德署使允與中國立密約，為我攻法，為紓越難，我酬以五百萬金，當時張幼樵吳重吟均以為無上妙法，不悟德署使無此權，德兵一動，亦豈五百萬金能了之乎？走奉使日斯巴彌亞時，曾與該署使相遇，其人亦在德館充武隨員也。署中于正使、代办一例視之，未免太優矣，偶有所觸，不禁靦縷。又今日遲龕電詢滬道，德華銀行是否華商資本，有無洋商股份在內，已譯發矣。德華為德商，庚寅<sup>①</sup>擬借洋款時，巴蘭德<sup>②</sup>屢為說項，張朗叅所借有此銀行之款，遲公殆忘之耳。前承屬抄約本三紙送覽，此時恐用不着，聊備他日查考耳。手布即承 道安不次。叔平六兄大人閣下。桓頓首。 廿六日<sup>③</sup>。

① 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年）。

② 德國駐華公使 Brandt, M. Von

③ 六月廿六日。

## 二十

北洋电，牙軍廿三日鏖战，杀敌千余，我軍伤已过百，拟移駐水原云。叶<sup>①</sup>亦能軍，差强人意，惟平壤已为倭踞，义州各队恐須以战为进耳。水师丁提督<sup>②</sup>統战舰往返汉江口，未遇敌而还，廻顾威海云，大約无意接战，摩壘而已。容續布。即承 道安。惟祈亮督不宣。名心叩。廿八日申正<sup>③</sup>。

## 二一

平壤依然。北洋續电呈覽。昨英使来，意在說合，故为危詞，未足聳听也。拙作一首乞教政。寺僧初四出京，若农恐不能作急就草耳。敬承 叔平先生道安。蔭桓頓首。 七月朔旦。

## 二二

唐紹仪<sup>④</sup>自仁川回津，言廿八日牙軍大挫，蒲柳之质，望秋先零，可慨也。又仁川稅司言，倭劫韓庫藏，迫大院君下令拒我，而未言王在何处。北洋两电甚长，明早当必公閱也。可慰者，卫、馬、左、聶諸軍已进守平壤城，他日进兵，当以平壤为根基耳。《日本杂事詩》<sup>⑤</sup>两本奉覽。函內各节，勿語受之<sup>⑥</sup>为叩。明早再奉白。 瓶翁先生閣下。桓頓首。初五日戌刻<sup>⑦</sup>。

## 二三

牙軍仍无消息，丁舩已赴大同江矣。依將軍<sup>⑧</sup>催发秋餉，此电当

① 叶志超。

② 丁汝昌字禹廷，安徽廬江人，海軍提督。

③ 六月廿八日。

④ 唐紹仪字少川，广东香山人，时代袁世凱任駐韓商务总办。

⑤ 《日本杂事詩》黄遵宪著。

⑥ 崇礼字受之，蔣氏，汉軍正白旗人，光緒二十年任理藩院尚書，八月改热河都統。

⑦ 七月初五日。

⑧ 依克唐阿，时任黑龙江將軍。

邀覽。后日庫期恐赶不及，十二庫期，剖子当可到庫耳。余晤言。即頌瓶生先生道安。蔭桓頓首。 初八日酉刻<sup>①</sup>。

## 二四

今日北洋无电来，牙軍利鈍仍无确耗，昨电得自华商赴牙山收帳者传递，不足信也。明日放餉先卜魁，以其路远，或竟彼此以行放竣后，乞电复以壮之。津款固急，北洋呼应尙便，后期匀放可耳。海軍放款亦不濡滞，則卜魁来員可過返也。頃得伯行上言，北洋近益焦劳，收发电报每至竟夕不寐，七十老翁，何以堪之也。正拟奉布，适辱惠牋，謹承 叔翁先生道安。桓白。 初九酉刻<sup>②</sup>。

## 二五

叶弁能到平壤，此意外之喜。北洋电送覽。落叶之賦，或当免乎。即承 晨安不次。名心叩。 初十早<sup>③</sup>。

## 二六

今日申刻，倭船廿一只扑威海卫，击败后回，游弋成山、威海之間。北洋直奉各口均戒严，从前法越之役，尙不致如是之近也。东省之登州府城、胶、萊等口均可虑，倭不得志于威海而南窜，則江、浙、閩、台亦极吃要。頃在署得北洋电，即复以飞电山东設防，又电南洋，并請轉电浙、閩、台各省。事机太迫，未及函商樞堂，殊慄慄耳。明早又有会閱折片之事，容晤言。即承 叔平六兄大人。桓白。七月初十日酉刻。

## 二七

丁舰今早自大同江回威海，并未遇敌。北洋西去剿捕，肃清渤海云。鉄甲守口有余，迎战不足。津沽之防能固，較前两日机局略稳耳。

① 七月初八日。

② 七月初九日。

③ 七月初十日。

敬承 晚安不次。名心叩。 十五日酉刻<sup>①</sup>。

## 二八

叶軍今早抵平壤，聶軍明晨可到，午后北洋来电也。惟后路粮台轉运如何，安設如何，挽运迄未筹及。樞中亦不促之，殊默默耳。即函晚安不次。桓白。 廿三日<sup>②</sup>。

## 二九

今日北洋电：据仁川稅司函，前月廿一、廿四平壤有战事，倭均不利云。諸統将无电来，或不确也。广乙帶船官林国祥已回津，又兵丁七十余托英船带回。日本传言，广乙系华官自行击沉，恐以資敌。汪芝房所述或不訛耳。閩电借款仍論鎊，又費躊躇也。庆邸述口敕，現因祭祀，初五始會議。有此数日閒暇，亦意外也。香牌收到。即承 叔平先生道安。蔭桓頓首。 八月朔。

## 三十

奉示，謹悉。借款論鎊，似专指电商而言。閩假大衍，原訂銀元，未必翻异也。广东解員事，昨已見粵督电报，解款免割庫当屬速收。此数日庫期均幸免，容屬庫官可耳。既为名捕之人，到即扣留，似无待解款交收与否。为数亦有限，意必有看鞘之丁役，不致参差。仍請諭飭司务厅办理为妥，乞酌之。前日南洋电：陈湜、程文炳<sup>③</sup>月餉各三万五千金，須由部供支，或即就海商豫繳之款开发。此电不識邀覽否。明日演礼，拟不到，大致亦略晚，但願是日无雨，或免失仪耳。手肃，再承 晚安不次。叔平先生閣下。桓白。 八月朔夕。

## 三一

今日辰初一刻到庫，申初一刻始散。未到前堂，因詣起居不值，便

① 七月十五日。

② 七月廿三日。

③ 陈湜字舫仙，湖南湘乡人，从攻太平天国起家，按察晋苏，至是起用东援。程文炳字从周，安徽阜陽人，在袁甲三軍領馬队，累迁至提督，至是韶越統院軍赴前敌。

赴总署，鑒时返寓，知从者枉顾，誠相左矣。辱示函稿，周匝之至，游夏不能贊一詞。但請易各堂各字为善字耳。聞近有新增善堂，各字不改亦可。新加坡稿义无可辞，今晚能就，当于明早送上也。电稿移易数字，乞酌定，交档房速电可乎。敬承 叔平六兄大人道安。桓白。

八月十二日。

### 三二

部票难处，誠如尊論。鄙意第一端誠难，外此三端，尙易补苴，晤教再詳言之。电先信后，未尝不可。承諭拟拨山西、津海、江海、江汉各电，并加函通款，甚善。津海于此中办法最透辟，曩曾告琴軒<sup>①</sup>奉商鈞座为书托之，并寄与章程，如津海能領办，則各关可附之矣。江海初任，須有亲老喜惧之思。江汉健者，但楚中恐无如許富人，不如专托津海为得要領。山西本富地，現在撫藩<sup>②</sup>不識能为部民信服否，官民等威相去太远，設以官样行之，不惟无益而有損也，幸酌之。今日叶軍粮五艘，在大同为敌劫去，存粮不敷五日，深用焦灼，已告所司抄电送樞堂，必有以济之也。敬承 道安不次。叔平六兄大人閣下。桓頓首。 十三日<sup>③</sup>。

### 三三

日昨趋談，久累清神，深抱不安。今午到部，琴軒云台从强起早朝，明日仍須請假。跂念起居，良切馳系。窃計大解能通則寒热可除，勿药有喜矣。琴軒又云，明年內帑拨济部庫三百万，誠曠典也，意必有交片耳。今日樞中申正始散，总署章京候至四点钟携回电旨九件，只宋庆帮办北洋軍务一件为新政，外此无甚要义，不悟日晡乃毕耳。聞电借款不諧，适两赤来署言可借銀不論鎊，但須定借数乃可。利息七厘早已知道，当告以拟借千万，年期須統籌乃定。两赤唯唯而退。或两

① 那桐字琴軒，叶赫那拉氏，滿廂黃旗。

② 张煦字南坡，甘肅灵州人，时任山西巡撫。胡聘之字蘄生，湖北天門人，时任山西布政使。

③ 八月十三日。

赤私囊，未可知也。姑予言千万，如可少借，俟其回信，再酌不迟也。还本脱利，无论几年清訖，亦如是办去。今酌订节略来商果如愿，则台镑可作罢论，我公谓然否。手布敬承 叔平先生道安。桓白。 廿二日戌初<sup>①</sup>。

### 三四

頃楊子通<sup>②</sup>复电，美国允借，仍论镑，周息五釐，年期愈久愈好。墨西哥鹰银，墨使商定再复云。来电亦以镑价已登峰造极，不能再涨，他日还款，有益无损云。此虚拟之词，难于上陈者也。细释台抚<sup>③</sup>电，华商包镑之说，认系拟办未定之事，须奏准后向华洋各商从长计议，能否就范，再行电商。且银期系今年十一月、明年正月、三月，分三期交收，即此时奏准，而台暨亦须十一月乃得此款济用，并非手到拈来之物，但部中准借，则台抚有所恃而不恐耳。昨日赫德所说，公早晤迟公亦甚愿有成，且看节略送来再说，如今日不送，明日再令司员催之，似不宜过急也。清恙甚念也，大解否？今日会议，大致如常。桂公<sup>④</sup>出守山海关，有明发。另电旨三道，闻及大东沟鸭绿江口筑炮台事。又后路粮台移设处所。又田在田募数营，此大略也。即承 叔平先生道安。桓白。 八月廿三日。

### 三五

曩告赫德，借款之数，酌拟千万，周息七釐半，年期未定。今日与迟公共晤赫德，借款利息仍尔，年期赫拟十年还本抽利，每年本利共需一百四十二万四千两，本利按年递减，如是十年，本脱利脱。计十年之间，共费利银四百二十万两。此中细数，赫明日送来。交银之期，未能遽定。看此情形，当非子虚。俟其接到伦敦复电，再与订也。手布，敬承 叔平先生道安。桓白。 廿四日。<sup>⑤</sup>

① 八月廿二日。

② 杨儒字子通，汉军正红旗人，时任出使美国兼日国、秘国大臣。

③ 邵友濂字小村，浙江余姚人，光绪二十年四月初二日任台湾巡抚，九月十五日调湘抚。

④ 御前侍卫公桂祥，光绪后之父，八月丁卯，命统带马步各营，至山海关一带驻紮。

⑤ 八月廿四日。

## 三六

平壤潰退，連日軍報，无非收拾散卒，料量伤病，暫不能復戰矣。寇焰方熾，后路有无扼守之地，殊焦灼。海軍戮方伯謙，奉電旨而未明發，或亦不願使敵有聞也。兩赤所商，昨令隨槎旧僚核算，細帳尙明白，特呈台覽。日內兩赤開送來時可資考証也。清恙肺胃燥熱，若大解暢則病除矣。葶薺煮粥，黑芝麻蒸熟和糖食相宜，萬不可服補藥，切切。敬承 叔平先生道安。桓頓首。 八月廿五日。

## 三七

手示謹悉。換給部票一層，微特部權不旁落，事歸划一。此中妙用，尙有不必要明宣者。此票嚮行，則不鈔之鈔。設外間或有顧慮，持以抵解部款，庫中亦樂收之，以示大信。收一萬則省一萬利息，若使部庫充裕，不嫌多收。設仍紬支，則歲定抵解數目，借期未滿，借券先歸，此亦本可借款已供軍實，并非虛收紙幣也。信義既孚，庫中以此搭放，由漸行之，便與鈔票無異。若由外省發照，似無如許功用也。琴軒諸君苟慮部票多发，終為經手之累，則此可不商耳，幸賜酌之。頃訂粵電，似有借數，无年期，記憶不清，并求再核。今日庫中收放六十餘萬，委頓不可言。新嘉坡函明日不識能交卷否。北洋轉叶電，此數日內定有戰事，歧听捷音而已。敬承 晚安不次。叔平六兄大人閣下。桓頓首上。 十二晚①。

## 三八

今早商催赫德借款，迟公亦甚着意，當告總辦章京往詢之。乃退直至南厅，閱悉總辦所呈早事，赫德已詳復，无待促之矣。惜此兩函，樞堂逕發，總辦携去，未能在樞中一閱，遂煩筆談。茲特飭抄呈覽。赫德經手，一年交款，不能速，其勢決然。因其初議交款之期，中國自定，走遂要以奉旨五日或七日。赫言不克踐，而借款不虛。只可屬總辦，告

① 九月十二日。

以代拟合同，再行核奏。至汇丰管司人今日来京，不便接晤。赫欲該行面訂，慮疑其办事不切实耳。亦告以暫不必来見，俟定立合同之日，接晤不晚也。又粵中借华債事，赫电杜稅司办法六款，亦应有之义，惟第四条銀号酬金归稅司，为借款办公經費，似近攫取，且欲形之奏牘，尤不得体也，总办駁之，大約总須与之訂晤一次，始能周匝。鈞意謂然否？幸酌示。明日拟出城會議，不到班矣。今日酉正始知庫內帑收竣矣。即承 叔平六兄大人著安。桓白。 九月十三日酉上。

### 李鴻藻致翁同龢函

#### 一

聞叶聶兩軍尙有一二千人，距平壤仅二百余里，此說确否？日来有何消息，望示悉。李嘯溪映庚樞謁时，乞进而教之。弟名謹上<sup>①</sup>。明日想无发看之件。

#### 二

北洋有电否？平壤消息何如？倭船又至何处？昨端王<sup>②</sup>，折作何措置？明日发看，有何新事？均乞示悉为感。弟名頓首。十五未刻<sup>③</sup>。

#### 三

台事不堪設想，如何如何。月前与鑑堂<sup>④</sup>談及荆川<sup>⑤</sup>，意似不滿，邵<sup>⑥</sup>言或不謬也。昨召对后，晤南皮<sup>⑦</sup>云：北洋电，叶布置頗有把握，

① 原信无日期，据內容推断，应为光緒二十年七月中旬。

② 端郡王載漪。

③ 七月十五日。

④ 李秉衡字鑑堂，奉天海城人，光緒二十年四月授皖撫，七月調魯撫。

⑤ 荆川指唐景崧，字薇卿，广西瀘陽人，光緒二十年九月十五日由台灣布政使继邵友濂署巡撫。

⑥ 邵友濂，与唐景崧同官久，言其貪污无用。

⑦ 张之万字子青，直隶南皮人，时官东閣大学士，入值軍机。

确否?原函奉繳,祈督入。弟名頓首。 初九辰<sup>①</sup>。

#### 四

聞受之云,我軍粮运五艘为倭所劫,懊悶已极。海軍船只一无所用,真可杀也。言之痛恨。尊处如有所聞,乞詳示。弟名頓首。 十四日<sup>②</sup>。

### 孙家鼐致翁同龢函<sup>③</sup>

#### 一

昨晚閱手书,字跡有异平时,知劳倦极矣。不审夜来得睡否?今日精神何如?头痛发热均退否?极念。张野秋<sup>④</sup>条陈内有报捐鉅万,准特旨录用一条否?部議准否?有欲报捐者向鼐詢問,鼐不知其詳,稍健乞示。今日仍撤书房,辰正时外起方完,樞臣始进,已有信无书房。鼐俟上還瀛台始退,时則已初二刻矣。出至苑門,知續有庆邸一起上船,时庆邸犹未退,聞尚有慈圣起也。余別无見。閱名臣奏議盖三四篇云。均齋主人。螯生頓首。 廿三<sup>⑤</sup>。

#### 二

假期內当可靜养,貴体能漸愈否?近又大解否?今日仍无书房,辰正二刻余,上還瀛台。外間消息,不卜何如?日旰君勤。已四日无京营,赴山海关大車需数百輛,地方亦不免劳費也。均齋主人。螯生頓首。 廿四日<sup>⑥</sup>。

① 八月初九日。

② 八月十四日。

③ 孙家鼐字燮臣,安徽寿州人,时官工部汉尚書。

④ 张百熙字野秋,湖南长沙人,同治进士,累迁侍讀。甲午战起,疏劾李鴻章陽作战备,陰实主和,又劾礼亲王世鐸,斡樞务,一倚鴻章,貽誤兵机,皆不报。

⑤ 八月廿三日。

⑥ 八月廿四日。

孙毓汶致翁同龢函<sup>①</sup>

## 一

手示祇悉。今日閱件无，即日办頌不寐，明晨何如。尊札当轉告諸公。通沟外見紅色舩二，丁帶八远前往，因不远离語，故李电声明。瓶老仁兄。弟迟頓首。

## 二

此数日无多要件。會議大約是初五。文卿<sup>②</sup>有复电，以銀还銀之說未允，而未有緩图，一誘〔？〕难济急也。現餉皆刻不可緩，奈何奈何！法事将毕时，香濤<sup>③</sup>向英議，竟有不再借之說，此时議办，亦須防此一着，在人者总无凭耳。阿舩又加三万余鎊，今日有旨允之。外一舩行迟，不令购矣。筱邨<sup>④</sup>有复电否？复上 瓶翁吾师。弟迟頓首。

## 三

昨递北洋折呈覽后改懿旨。散直及酉初矣。台撫借款□<sup>⑤</sup>鎊，大部是否議准，乞先示，明晨須复陈。又购猎舩事先亦十之由已据电复，似在可允。礼邸<sup>⑥</sup>有拟面談之言，仍盼力疾一临也。此叩 瓶翁仁兄夕佳。弟迟頓首。

① 孙毓汶，字莱山，山东济宁州人，光緒二十年时任兵部汉尚書，入值軍机。以下几函，均为光緒二十年八月所作。

② 譚鍾麟字云鵬，号文卿，湖南茶陵人，时任閩浙总督。

③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濤，中法战役时任两广总督，光緒二十年时任湖广总督，是年十月調署江督。

④ 指邵友濂，見前。

⑤ 原信上缺一字。

⑥ 礼亲王世鐸，入值軍机。

曾广鈞致翁同龢函<sup>①</sup>

宮保夫子大人鈞座：

頃得鄂信，知刘毅齋<sup>②</sup>病故。又据人言，倭重兵扼瑞兴，叶軍抵金川后无續信，平壤一二日內必有战事。受业封事，今晚必递。聞北洋拟以海軍全隊护山海关，无攻人之意。分队之說，必不謂然，奈何！敬叩福安。受业曾广鈞謹稟。十六夜<sup>③</sup>。

拟一二日譯出中日师船强弱奉覽。又及。

① 曾广鈞，字重伯，湖南湘乡人，曾國藩之孫。

② 刘錦棠字毅齋，湖南湘乡人，新疆巡撫，光緒二十年七月死。

③ 此信为光緒二十年七月所作。

# 长順函稿

长 順

**編者按：**长順字鶴汀，达呼里勒貝尔氏，隶滿洲正白旗。光緒十四年（1888年）任吉林將軍。甲午战争时，日軍侵略海城，清廷命长順往援。乙未年（1895年）战争停止，辞职。长順函稿四册，系1893年至1895年发信的底稿，其中也夹有来信原件。今选录1894年至1895年有关甲午中日战争的几通。

## 致荣祿函（一）

仲华仁兄大人閣下：

迭寄书函，应已均入英鉴。頃接探报，倭人于前月二十七八日由大东沟搶渡过江，宋祝三<sup>①</sup>官保駐紮九連城，相距一百二三十里。聞系不战而退，凤城亦遂失守，各軍直奔摩天岭而止。丰、富、倭<sup>②</sup>三軍皆陷賊后，隔截已将十日，杳无音信。又聞丰、富有撤退熊岳之語，未識究能冲出賊围否。俊峰<sup>③</sup>既御賊于大东沟，連城之軍，声气相連，自应互相策应。既不救援，又不任战，听其孤軍隔截。兵事如此，尚可言乎。聞此次枪砲粮餉并民間轉运大車，所失又属不少。长此奔潰，既失奉边，奉城危若壘卵。岫巖、金州沿海之地，倭亦分竄而入，势将扰及山海关一带。大局如何可了！聞宋庆奏称有斬倭二千余人，而以俊峰为恒怯无能，以过予人，軍心如何可服。頃又聞堯山<sup>④</sup>于蒲石河得胜，所部亦退摩天岭，并传堯山有受伤之說。軍事伤敗，竟至于此，为之慨嘆。

弟于前月二十九日奉密旨，赴奉助勦倭寇，飭令酌調精銳兵丁三

---

① 宋庆字祝三。

② 丰紳阿、富云備、倭恒額。

③ 倭恒額。

④ 依克唐阿。

四千人。查邊練各軍精銳無多，原防之地未便抽動。新勇又倉猝未能成軍，難以驅戰。倭人鎗炮精利，吉林所購之槍分撥無存，手無利器，何以任戰。現經奏請借撥江省毛瑟槍一千杆。況將才最為緊要，奮勇得力之統領營官，歷年求之而不可得。今雖有一二上選，亦聊備行間而已。弟昔日西邊之事，均屬因人成功。今大將雲集，尙難抵禦，而以碌碌猶人，縱橫其間，功豈易言。惟念以身報國，人臣之義。既臨疆場，定當激勵士卒以足勇氣。然倭人善用譎計，又不可孟浪挑戰。一切進止機宜，容至奉省後，商明靜、壽兩帥定奪。知關垂愛，略為陳之。專肅，敬請勛安，諸維偉照不宣。 愚弟 頓首。 十月初七日。

### 致榮祿函(二)

仲華仁兄將軍麾下：

敬密啟者：迭次寄緘，應已一一入照。前閱電抄，欣譔執事寵承恩命，會商辦理軍務，懼忤莫名。惟倭氛日熾，奉邊各城連陷，軍事糜爛至此，凡屬疆臣，愧憤何窮。朝廷宵旰憂勞，執事戎機密參，正不知蓋勞為何如也。弟自奉命赴奉剿倭後，日夜惴惴，自古疆場効命，臣職之常，弟豈以死生利害稍存畏怖之心。惟念今日軍事敗壞至此，竟有收拾不起之象。自平壤大失，連城繼棄，鳳城又喪，一敗再敗，勢如破竹，可為寒心。大約賊未至而兵心先亂，兵亂而民遂以潰。追究軍事之所以失，實由於將帥不和而各懷觀望，有以致之。

今自宋帥赴援旅順後，聶功亭、呂道生兩總鎮，以五千余人遏守摩天嶺。聞兩鎮甚勁，尙能撐持，實為難得。依帥今亦會集于此，所募新勇未經訓練，斷難任戰。弟所帶只四千余人，今疊奉諭旨，飛催進兵，奉省又告援緊急。時局至此，豈敢作規避之想，為貪生畏死之計。惟論機論勢，此去無益于大局，轉恐有悞于軍事。何則？弟之兵與依帥之兵等類齊觀，在彼總視為旗員旗兵，遇有戰事往往觀望不前，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此為通病。依帥之于蒲石河，可為前鑒。以弟雜入其間，則于各軍之外，又树一帜。蓋多一主將之人，增一牽綴之處，遇事仍不能融合一起。然非主將之果各有畛域之分也，在下者即不能無各主其將之意，橫梗于胸。平壤以後，戰事之不能得手，大率由此。如以弟所

率四千余人統归依帥調用，兵力較厚。況邊軍又屬旧部，在彼即可獨當一路，戡守皆可自主。查九月二十三日電旨，飭即挑選吉林兵丁三、四千归依帥調遣。是月二十三日又准依帥咨催，將前挑吉林兵勇三、四千人遵旨來催，咨送到營，并飛函言及新添之勇，均屬烏合，恐不足恃各等因。是依帥始終望吉林之兵前去，以備助剿也。

逆計倭人于冬腊之交，或不大舉入寇，各軍連營尙能暫為駐守。今藩屬已失，奉邊被扰，大局岌岌，似非另籌辦法，必不能掃清倭蹤，復我疆土。弟兵如归依帥后，或令弟入都陛見，面授機宜。屆時擬將勦倭規韓戡守大局，并三省各情形，稟商諸王大臣之前，即與執事諸君亦可妥商用兵事宜，俾可戮力同心，出而討逆。此一隅之見也，執事如以為可，敬乞商請恭王、庆王，作何調遣之處，悉出卓裁。

弟自十五日由吉起程后，一路師行濡遲，焦灼莫名。一切調餉運糧后路事情，不能不妥為布置，故未能迅速前進。今定二十七日入沈城，各隊約出月初旬可以到齊，再行會商戡守之事。所陳之策，雖屬緩著，特恐大局非如此不能挽回。故詳陳其略，以備戎籌一二。專此密布，敬請勛安，諸維心照不宣。 愚弟 頓首。十月二十四日勛于開原行次。

### 致榮祿函(三)

敬再啟者：

弟到奉后，略悉軍事確情，而未得其詳。論今日全省形勢，自以旅順為最重最要。細審賊之用兵，約分三股：大高嶺以南一股；岫巖一股；而以大股萃于金州。其意欲據此要地為冬腊正進兵運餉之計，以扰我全局，可慮甚大。宋帥赴援旅順，自是急則治標之意。據壽帥述及，既不能挽留宋帥以保遼沈門戶，而屢次請發大兵，朝廷又不謂然，不知何意。聞前日聶、呂、耿各軍之戰，幸能稍稍得手，然主將無人，如何調度。幸而賊無大股，尙可力遏其窺。萬一大隊到來，各軍并不力戰，如何可恃。況聞沈城紳士將軍事稟達恭王以后，尙未奉批，豈以遼沈為可緩圖而不顧耶。弟才質庸下，碌碌猶人，兵力既薄，豈能遠勝于各統將。審思至再，似不若將吉林之兵，專归依帥，彼尙可以有為也。否則，兵愈分而愈雜，將愈多而愈紊，雖有孫吳，亦難制勝。弟擬數日內單

騎先至大高岭一带察看軍情，往返不过五、六日，屆时再行定奪。以上各情，于恭王、庆王前亦略为稟及，乞有以教我為叩。又泐，再請勛安。

弟又頓首。十月二十八日。

#### 致榮祿函(四)

仲華仁兄統制大人麾下：

前月杪抵沈后，曾勒一書，排遞督辦軍務處轉呈，未知已入偉鑒否。頃閱電抄，欣謠麾下新承恩命，補授漢軍正白旗都統。遜听之下，誠懽誠忻，恭維戎機密勿，勛福丰隆，引企喬暉，莫名僣頌。弟奉命勦倭，日深竟竟。自念材質庸下，謀略犹人，豈能出奇制勝，以扫倭氛。惟有誓師決戰，以酬國恩于万一耳。朔風戎馬，懷想故人，其有以教我否。手此，恭賀鴻禧，敬請勛安，維希心鑒不具。愚弟 頓首。

#### 致榮祿函(五)

敬密啟者：

弟抵沈后，即聞旅順失守之信。宋祝帥救援不及。頃接其由熊岳來電，倭將以全力北犯奉省，意欲各軍會集遼、海，竭力堵遏，并請力顧遼沈等因。計自倭賊渡江，占踞連城、鳳城后，即以大股扑犯金灣。既陷金灣，不數日間而旅順之失又聞。糜千萬金錢之船塢炮台，今為賊有，言之可為痛心。賊既踞此，運餉、運兵，水陸便捷，北洋咽喉為之扼斷。若非乘此設法攻取，以重兵死爭，開春海道暢行，更難恢復，即烟台、威海亦不能保守矣。

又據探報，賊之來路，鳳城一股，岫巖一股，金、旅一股。然三股之中，又各分股肆竄。況彼兵皆有地圖，道路均能熟悉，零星分擾，防不勝防。現計各軍駐紮之所，宋祝帥帶馬、宋、劉各軍退在蓋平一帶；程之偉、蔣希夷、章高元等軍，在熊岳，海州，為復州后路；此為省西南之軍。依堯帥進紮草河口，兩次勝仗，現聞戰守不利；聶、呂、孫、耿四總統之軍，在大高岭、連山關各處；而丰厚參、聶馥山兩總統在龍鳳峪；此為省以南之軍。富云圃、倭俊峰之吉齊軍在城廠、興京，此為省以東之軍。兵不為少，將亦云多，然无一城能守，一人力戰。況疊經挫敗，

胆气皆丧。即如連山关之夺回，据奏各贼越牆而出，所斬不过数人，其非大股可知。由是观之，寇之肆扰既如彼，我之兵将不足恃又如此，时事尚忍言乎。

弟半生戎馬，际此时艰，义无退避。日前奉到諭旨，飭即力顾辽沈。一俟各軍到齐，即与寿帅会商择要扼紮，惟有拼死迎战，以尽臣职。所恐声望既下，兵力又薄，亦属无能为力。然默計时局果至如此，势将不了。沈城兴京旧都，陵寢禁严，岂容倭奴逼視。該賊凭陵不已，倘或挾此以要求，为臣子者，将何計之从。外間传言，英、德两国欲为中、倭調和，庆邸达之宸听，天怒愈甚。此虽得諸傳聞，未可凭信，然倭既摧残藩属，扰我边城，自无言和之理。媚敌辱国，非特臣工不敢言，亦即天下士民所不願言。惟审量彼己之势，默揣当今之局，和則犯千古之不韙，战則尤兵将之不可恃。此中应如何安危定傾，非出自宸断，将无有以輕言进者。执事参与戎事，知必有渊謀深筹以处之。弟言不足听，实因事势至此，不能不鯁鯁过虑，为书交促，纵笔及之，不自知其言之违反过甚，祈有以亮之。手肃，再請勛安，并叩大禧。 名正肃。

### 致荣祿函(六)

又密启者：

宋祝帅威望兼卓，經營旅順，駐以重兵，非一年矣。今以百战之师，駐险要之所，倭寇一犯，即为所据；驅兵馳援，又未能夺回。宋帅之軍如是，其他尚有何言。然目前战事，更难得手。昨接前敌探报，凤城、石城漫出賊三千余名，分路四窜。是賊則分道而来，我則各守一隅。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賊，如何可御。宋帅現已退集盖州，叠来电告，东、北两面，未能兼顾，所有各軍，請由寿帅酌为調度等因。是宋帅之意，将置沈城东北而不顾。各軍更无主将，号令不一，賊果直犯沈城，如何可御。事势岌岌，焦憤无穷。現計唐仁廉、吳凤桂两軍門所部应可到关，乘此各口封冻，应飭防守各軍并京关駐紮重兵，星馳电調，併力攻旅，势在必取。如此則辽、沈之急不救自解。若犹稽延于明春，一任各軍之观望不前，三省不保，都城如何可守。务望执事将現在奉省主客各軍之不可恃，与併力攻取旅順之不可緩，慷慨昌言于諸王大臣之

前，以定大局，是为至幸。今附上目前駐軍草图一张，即乞留覽为幸。又泐，再請台安。弟名正肃。

### 致榮祿函(七)

仲华仁兄大人閣下：

辱惠教，喻之于道。反复寻繹，言簡意賅，至引义之高，見爱之切，具征忠告盛心，敢不拜嘉。夫国步艰难，匪躬之义，弟岂昧昧。惟自受命以来，夙夜兢兢，恐无以膺軍旅之重。今将士劳苦，师久无功，清人河上之譏，知不能免，然犹可从容以图功。迺入正以来，倭又分股突陷威海，以致荣城、威海相继淪陷。查威海、旅順为北洋之咽喉，水路之重鎮，不数月間，均不保守。时事之棘，兵机之鈍，竟至于此！盖旅順失則奉边无一日之宁，威海失則畿輔有寇扰之虑。聞信之下，憤痛无地，朝廷重念畿疆，飞飭提督聶士成入关扼守，实为防剿要着。轉眴海洋冰泮，各口戒严，津沽固为可虑，即关以內灤、乐沿海一带，贼寇登岸，无在不可以分窜，亟应先布重兵以为之所。向来天津所倚为长城者，水則鉄甲，陆則淮軍。今鉄甲已毀，水师絕无可恃；淮軍半归外調，陆战亦覺兵单。且淮軍中能战能守，現祇曹、聶两将，他无聞焉。即曰有湘軍可調，有民团可募，而湘中宿将凋謝，兵亦徒有其名；练团于战事，非所諳习，亦难恃以御侮。以京师最要門戶，并不能多設劲旅，此則大可憂也。

更有进者，夷氛內犯，果扰津沽，势必外援麇集。其时驕将悍卒亦所难免。畿疆重地，何可无心腹劲旅为之牵制。今日之羽林兵，未經战陣，緩急实未可恃，虽在肘腋之間，难为腹心之寄。国家每有征調，必以吉江馬队与汉队相輔而行，不但冲突包抄易为利用，亦因其风气朴厚，实少二心。咸、同之間，平粵、捻、回逆，得力頗多，且未聞有一将一卒激而生变者，此其明效大驗。当此海氛不靖，畿輔戒严，想吾兄独不当早筹及之乎。

弟不自揣，窃願提一旅之师入关拱卫，以防患于未然。至此間連营接壘，不下五六万人，津沽灤乐之間，兵势无是联络。倭之坚守海城，进窺海岸者，以此守可以力保之辽沈，与守难以意料之畿疆，孰緩孰

急？处兵备严密之地，与处倭寇窥伺之区，孰危孰安？必有能辨之者。弟可置之不论不议。惟閣下夙称知己，如能俯鉴报国微忱，代为设法，得偿所愿，弟当酌带数营，择要扼守。一面陆续酌调前往，以厚兵力。所贍各营，即归沙振亭都护统带，俾有归宿。倘閣下不以弟言为然，则是弟志终不得伸耳。

从来兵情、地势，非身历其境者不知。吾兄襄办军务，所当博访周諮，集思广益。弟虽不敏，犹能效聚米之伏波，一陈形势。倘果不我遐棄，引之使前，尔时把臂谈心，弟必将关内外军情，倾心一吐，以备采择。弟之幸，亦大局之幸也。蒿目时艰，隐忧特切，素性褊急，未雨綢繆，惟执事諒之，亦惟执事图之。专此，敬请勋安。維希心照不宣。 如弟 頓首。

#### 致荣祿函(八)

再启者：

振亭所统察哈尔马队，弟以为万不可用。此间马队口粮均系七两，彼则十两，相形已为见絀。至临阵之时，胜则争先，败则直奔无遗，杂于汉队之中，反为害事。弟于昔年曾带此队，故知其弊。如不全数调回，恐振亭兵事，将来难以得手也。盛字军练兵，临阵观望，遇敌却退，其病实在胆小。况家室既近，系恋之心太深；偷惰性成，艰险之途必避。将何责其陷阵冲锋冒死一战。此所以一蹶不振，未能用命也。夫以有用之餉械，豢养此无用之士卒，岂不可惜。势非重加整顿，必无用处。弟此次奏请汰弱留强，通行拣选，无论三省上著旗民，一体充补。庶几疲卒渐成劲旅，而实餉不致虚糜。此折上后，未知圣意云何。倘能更章照办，即吉、齐两军，亦可渐渐变法，以求实效矣。又泐，再请勋安，維希亮照不一。 弟名又頓首。

#### 致荣祿函(九)

仲华仁兄大人节下：

月初专弁入都，曾肃寸箋，计入伟照。关外军务，未及一月，而事机多变，贼情更熾，此将帅之咎也。查敝军自围海城，屡攻未能得手，

意在长围以困。而湘軍远道而来，未审敌情，未坚軍志，徒欲迫而輕試，已犯兵家所忌。詎意吉东峪之失，辽城之危，敵軍勢不能不同援以遏其窺。計宋、吳及各軍之在牛庄、營口、田庄台一帶者，不下百營之多。賊惟以一路直犯，我軍已惊逸奔駭，几无駐足之所。兵心如是，尚可恃乎！此次軍事之失，虽誤于不知兵事，究由于我軍之不可恃。

弟于兵事，不敢掉以輕心。計自客冬出师至此，与賊接仗已非一次，然終未能大挫賊鋒。今賊不西扰錦、广，必力犯辽、沈。探聞營口各地，賊踪无多，蟄伏海城，数有万人之众。旬月之間，必出巢大扰。其犯辽之路有三：一，大高岭，則山徑紛歧，雪消則头头是道，岭防各軍，万不能一一設防。一，吉东峪既为賊有，潘家炉、桃园、八盘岭等处皆无險隘可堵，賊可长驅而来。一則安山站以西，其地平衍寬博，賊如两股牵制我岭防、吉东峪之軍，而以大股力犯大道，弟以区区兵力，顾此則失彼，瞻前則蹶后，自度实难堵此巨寇。

至堯山之軍，計其陣亡弁兵甚多，受伤尤复不少，兵将几何，精銳几何，长堪此損折摧残耶。兵不在多而在精，昔有名言。今堯山于万人以外，又有招募万人之奏。不求将而只求兵，弟不謂然。是岂多多益善，才如韓信之将兵耶。此皆非弟所敢知也。是月初四晚間，堯山之軍驟然移北，几致使弟軍搖动。幸坚持无恐，同日回援辽城。今已两旬，賊无蠢动，又复思出而守境。按之守城为下之說，計亦良得。惟辽城空廓，賊如詎知我軍分出，而以全力繞窺沈阳，抑径趋辽城，在在可慮。况自三家子、吉东峪失后，处处可通。斯时西路之师未能回援，守辽之軍零星无几，其奈之何。

朝廷一聞疆臣陈請，即促敵軍分紮小北河、刘二堡一帶，为守境之軍。弟既膺軍旅之重，何敢偏执一隅。第恐該賊以大股窺沈，而我兵备多力分无可堵；犯辽，而我兵远守回顾无可援；非計之善也。

总之。軍兴以来，默数各軍，无一可恃。既无可恃，即难任战。是以已失之城未聞克复，而賊逼之地即多危急。非賊之果强于我，我之果弱于賊也。往往未經交綏，而胆气先寒。此中实难令人索解。关外軍情如是，在樞廷諸公，恐亦未必周知也。弟既知之，何敢緘默。执事蒿目时艰，用敢縷陈左右。临穎无任悚惕。匆匆泐此，不尽所意，敬請勛安，

維希雅照不一。 愚弟 頓首。 三月初一日。

### 致桂祥函

瀛洲仁兄公弔閣下：

前肅寸函，計邀英鑑。敬維勛猷絕特，景福便蕃，引企喬暉，曷勝抃頌。弟自奉命勦倭后，即于前月二十七日，率師至沈。日昨又奉旨，飭即力顧遼沈。擬與壽帥商定駐兵之所，以備戰守。計自倭賊渡江，占踞連城、鳳城后，即以大股扑犯金灣，即陷金灣。不數日間，而旅順之失又聞。賊既踞此，運餉運兵，水陸便捷，北洋咽喉為之扼斷，烟台、威海無日安寧。若非乘此設法攻取，以重兵死爭，開春海道暢行，更難恢復。況船塢炮台，糜金錢千萬，今為賊有，言之實為痛心。

又據探報：賊之來路，鳳城一股，岫巖一股，金、旅一股，然三股之中，又各分股肆竄。況彼兵皆有地圖，道路均能熟悉。零星分擾，防不勝防。現計各軍駐紮之所，宋祝帥帶馬、宋、劉各軍，在蓋平一帶；程之偉、蔣希夷、章高元等軍，在熊岳、海州，為復州后路；此為省西南之軍。依堯帥進紮草河口；聶、呂、孫、耿四總統之軍，在大高嶺、連山關各處；而豐厚參、聶馥山兩總統，在龍鳳峪；此為省以南之軍。富雲圖、倭俊峰之吉、齊軍，在城子、興京，此為省以東之軍。兵不為少，將亦云多，然無一城能守，一人力戰。況疊經挫敗，膽氣皆喪，即如連山關之奪回，據奏各賊越牆而出，所斬不過數十人，其非大股可知。由是觀之，寇之肆擾既如彼，我之兵將不足恃又如此，軍事至此，戰守皆無可言！弟半生戎馬，際此時艱，義無退避。亦既誓師而出，惟有拚死迎戰，以盡臣職。所慮聲望既下，兵力又薄，碌碌隨諸帥之后，于軍事無裨毫末耳。執事將何以教之？

頃晤蘧使傅顯庭兄，藉悉起居。到此，又聞麾下奉命旋都，至為忌系。今乘顯庭兄之便，帶呈倭刀一柄，聊以奉贈。此刀犀利無前，曾割盜首百余級，祈晒納是荷。軍事之詳，筆難盡書，想顯庭兄面陳也。手肅，敬請助安，諸希心照不一。 愚弟 頓首。 十一月初六日。

### 复訥子襄函

子襄仁兄大人閣下：

前泐复书，計入籤掌。頃复奉函，藉謠兴居暢适，禔福并臻，引企喬暉，曷胜僣頌。弟自奉命剿倭后，当即飞調各队出征。前月十五日，弟先率亲軍百名启行，二十七日抵沈。計調驍勇营千名，练軍馬队五百名，后路亲軍各三营，合計不过四千余人。吉省新軍十营，尙未练成。地要兵单，誠如来书，未便多調。然倭寇分窜各边城，股数太多，实难堵御。幸日来前敌各軍，攻击稍稍得手，大高岭以南連山关亦經夺回。将士用命，或不如前之聞风而潰矣。弟材质庸下，智略犹人，自信偏裨之才，未能統籌全局。君命所在，惟有瀝血以图报耳。

志书<sup>①</sup>經費示及，校刻尙須添款，弟既从戎，难以兼筹款項，已将来函寄交雨帅酌夺办理矣。此复，敬請行安，諸維亮照不宣。愚弟 頓首。 十一月初二日。

---

① 长順在吉林將軍任內，主持修成《吉林通志》，蓋指此書。

# 台灣戰爭記

吳 質 卿

**編者按：**吳質卿 1895 年時為劉永福文案，亲身參與劉永福在台灣的抗日戰爭。其後人存有抄件一冊，封面寫有“光緒二十一年台灣戰爭日記”、“日本侵略台灣失守傷心史”、“先人筆記”、“吳質卿”等字樣。內容為“復日本國樺山氏書”（附錄《樺山氏來書》）、《吳質卿感事詩》和《吳質卿台灣日記》，末尾抄錄《僧格林沁奏折》一通。在《台灣日記》題目下注有：“號桐林，知縣，世襲云騎尉，蜀南人。”

《復樺山氏書》注、《感事詩》注和《日記》均記載 1895 年劉永福的黑旗軍和台灣人民保衛祖國、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事跡。特別是《日記》，系作者逐日記錄親身的經歷，更為可以重視的史料。作者曾撰《今生自述》，台灣抗戰部分羅香林曾節錄刊於《劉永福歷史草》輯校一書中，中國近代史資料從刊《中日戰爭》第六冊據羅本轉載，內容甚為簡略，而且說到內渡請援時曾到烟台謁李秉衡、山海關謁劉坤一、天津謁王文韶、北京謁翁同龢等，並說電劉永福內渡等等，全為無稽之談。這份《日記》，既可以補充《自述》的不足，更可以糾正其錯誤。《復樺山氏書》雖為習見的資料，但加注者從未見過，注中記載台灣抗日軍的布署情況，非常詳細，尤可注意。故一併刊出，以供歷史工作者參考。

## 台灣戰爭日記

六月十三日四點鐘，附參利士洋船，次日八點鐘到台南。先坐划子上岸，入武毅右營柯壬貴處，坐談片刻，隨坐馬車入城，謁劉淵亭軍門。夜間往投效，約次日往見。越日見劉軍門，坐談數刻，延余入幕辦理文案。次日拏獲奸細，委余鞫訊，以余能問案。遂又札余總辦委審局事務，仍兼文案。黑旗幕中同事：羅六琴、沈真生、李品三。

十五日與劉公談籌餉事。余極力贊銀票之美，與議院諸生議定，准行銀票，設官銀票局。

十六日余在議院听議事。归謂公曰：“議院紳耆多瑣瑣，恐不足为台湾治化之原。”刘公亦喟然歎之。

十七日余审十七案，至四更始归室。

十八日拏获奸細十三人，余分別审讯，斬一人，其人身旁搜得倭人信札，其余悉纵去。此十二人皆由台北败回来投效者。

十九日前敌获胜。来請餉械，刘公虑甚，同余商議筹餉之事，直至天明，未能成寐。

二十日派員四出筹餉，余至議院，聞諸紳筹餉之法，众人徒歎奈何。又至洋关税务司麦嘉林英人处坐談。麦言外洋士担<sup>①</sup>昏一事，此間何不仿行。余因詢士担昏乃邮政之信票，簡而易行，还与刘公商之，公大喜，立刻概行。数日間，即卖洋五千余元。

二十五日議院議定余往署凤山县事。余以台南事多关系全局，不肯前去。商之刘公，亦謂誠然。

二十六日前敌来电告急，請添餉械。

二十七日刘公族姪知县刘禹卿，往南洋謁张香帅归来，两手空空，餉械均无。

二十八日刘公出巡各海口，公乘馬，余亦乘馬。帕首腰刀，随带洋枪队数十人，夜間始归。

二十九日得前敌电报，連次胜仗。惟我兵伤亡甚多，請添大兵，发餉械。刘公忧甚，盖存餉早已告罄，軍械枪械亦空，連日搜括殆尽。旋派文案罗六琴前往厦門，与沿海各督撫打电，哀求拯济。

七月初一日接凤山旂后及恒春一带防营統兵將領飞报，恒春县属之鵝鑾鼻地方，有倭船数艘游弋海面。余即刻传电諭令各营严密防范，整备战守。

初二日安平县城外海口，有倭船二艘上下游弋。又一艘弋入海口，我炮中彼有余；台軍士以天色将暮，辨認不清为詞，致被該船逃逸。余不胜憤恨，亟請刘公將統带炮台之人斬首示众。

初三日前敌来报，夺获倭粮数船。是日，我黑旗大軍在大甲溪与

① 即邮票，英文 Stamp 的譯音。

賊战一昼夜，生擒多人，斬杀无算，我軍陣亡一千余人。

初四日大甲溪失守，我軍死亡甚多，刘公电諭各营迅往彰化大甲溪扼守。随令四营前进救援。

初五日前敌与敌大战，我軍大获胜仗。

初六日布袋咀海口有倭船二艘停泊，倭匪二十余人上岸。該处防营統領談少宗并不覺察，致被該匪逃去。余請斬談少宗以儆效尤。刘公即传令調談少宗回台，俟其到台，即行斬首。

初七日前敌来电云：大胜，倭匪大股逃入后山，我黑旗营务处吳彭年率大軍追入后山，断其归路。来电謂数日內必将該匪悉数歼除云云。余正与刘公同飯，見之不胜大惊；刘公亦拍案大罵书生誤事。盖倭匪入山，必有土匪汉奸为彼內应，况后山有小逕数条可通彰化城外之八卦山，倘倭匪探知此路，則彰化不保矣。刘公憤恨連声，余即刻传电吳彭年，令以重兵守八卦山。

初八日彰化府知府黎景嵩来电，請发援兵。并謂土匪引賊进攻八卦山，吳彭年在彼死守，恐不能胜云云。刘公連派四营前往，惟无餉无械，各营均无勇敢气。刘公亲临各营，传諭大小将士，晓以大义，激以危詞，众軍奋勇百倍，立刻前去。公又派余出巡各海口，半夜始还。

初九日八卦山失守，吳彭年率黑旗健儿三百余人同死于八卦山。彰化城中土匪树白旗降賊。刘公派王德标率精銳兵数百前往救援。公又亲赴前敌部署一切。

初十日賊陷云林县、苗栗县。

十一日賊船十余艘分扰布袋咀、凤山旂后、恒春鵝鑾鼻，及安平各海口，又有大鉄甲直犯白沙墩海口，終日炮声隆隆震地。余巡查各处，軍民尙安处如故。余每一营，以“忠勇”二字相劝。

十二日賊抵嘉义县。刘公派云南候补道程泰坤解銀一千两前往犒师。时偏地皆土匪，程行至中途，竟为土匪所劫。此行有夔府人馬姓，教門人，名汉字玉坪者，同程去，行李为匪所劫，赤足走归。

十三日余檄簡成功之子名大肚，更名精华，及黃丑更名荣邦，林猫生更名义成等，各率义民协助官軍剿賊，悬以重賞。四人皆土匪中巨魁。

十四日簡精華等随同黑旗連获胜仗，叠克苗栗、云林等县，进規彰化。公派李品三解銀三千两往前敌犒师。余送至品三轅門，品三帕首腰刀，行走如飞，余甚壮之。

十五日夺获倭馬十余匹。

十六日擒倭三十人，余亲訊許久，尽行斬首。

十七日余捉获奸細二人，申明后，斬其一人。夜間余帶人出街私查，見街头有营兵往来。盖台地每逢七夕，家家作孟兰会，演戏酬神，乐声彻夜。余遍走各街，皆是如此，恍若太平景象。余見一兵广勇，在路側調戏人家妇女，并摘穷妇簪环，少妇大号。余即着跟人将勇捆绑帶回，立刻正法，梟首示众。

十八日余与罗六琴共建联庄之議。連庄者，即內地編保甲联团練之謂也。公立刻举行，由台南联至台北，一俟大軍亦到台北，义民即作內应。朝夕望內地餉到，即发大兵前进，分道攻剿。

廿二日凤山海口与賊开仗，終日未有勝負。惟彼此死亡实多。

廿三日易实甫由內地来，仅帶銀三千两，并言內地不能接济。人心惶惶，大失所望。

廿四日余赴前敌犒师。

廿五日前敌簡精华大获胜仗。解来倭首十三級，馬二匹。

廿六日黄荣邦亦获胜仗，屡求餉械，刘公无法，令人徒为歎息！

廿七日安平拏来英人，誤以为倭之奸細。余問明，立即遣人送交英領事。

廿八日刘公与余議筹餉之事，夜間至四点钟。刘公欲余內渡，走沿海一带各处筹餉。余将公事办好，即刻起身出城，乘爹利士船。开輪时起大风，輪船顛簸而行，船中人与貨物彼此相撞，滾地不已。余見人人帶伤，不得已爬上鉄錨，两手抱柱，随船顛簸。四点钟时，将到澎湖，风势逾大，竟将船吹退至台南，又吹过凤山恒春，由小琉球吹至小呂宋此地海港中礁石最多，如風再大，則万无生理。始漸漸复行前进。至八月初一日早八点钟，又到澎湖，而該处倭船出口拦阻，将余船拦入澎湖港內。倭匪上船数十人，翻箱倒篋，徧行搜检，盖恐与內地有往来文件也。又二匪将余衣服脫下細搜。停輪二刻之久，始放船前行。余所帶文件，装

在被絮內，又幸開船時遇風，未將鋪蓋卷打開，船顛簸時，竟將鋪蓋卷滾至船后厠房邊，以故倭人不及覺察也。余之不为倭获，天也。

八月初二日至廈門。寓客棧，晤羅六琴。余亟欲赴閩，因无船只，只得在寓等候，不胜焦灼。夜間往晤岳堯仙。

初三日余因在台南借用美打洋行銀七千元。又聞張香帥令易實甫、陳立唐兌銀二萬八千兩到廈，故余由台南將此洋債兌到廈門。不料易由台南還來，與陳相商，絲毫不與。余婉轉商之，二人執意不肯。

初四日余同羅六琴商量洋債如不兌給，則台南官銀錢票必不能行。如銀票不行，則台南人心瓦解矣。无可如何，又親至源豐潤，倩該號管事陳子琴與彼就承。言之數十次，易、陳二人執意不肯。余始奮然與彼相爭，當經陳子琴、岳堯仙二人力勸。不得已止得與美打洋行管事言“票根未到，一俟到來，即行兌發”等語。該洋管事冷笑而去。余十分憤恨，惜不能借干將莫邪斬彼頭顱，持謝台民。噫！台灣之亡，豈天數也哉！

初五日董肯堂招余飲，同談台事，至天明始還。

初六日錢晴江來，言內地若真不接濟，則台灣生靈無噍類矣。現稱倭匪將欲五路進攻，此舉恐難御敵云云。

初七日有輪名海坛者至廈，余即刻上船，開往福建省城。是夜風浪大作，與台南無異，惟顛簸稍好耳。

初八日到馬尾江停輪，離省城二十余里。余另雇小划子由馬尾大馬頭，極繁華。至台南登岸，行十余里，入福州省城客寓。二更時，入督署稟見邊潤民<sup>①</sup>制軍。即刻見面，詳詢台事。余細陳求救情形。潤帥謂：“福省無法可設，可即往粵省及南洋<sup>②</sup>求濟，或可有望”云云。

初九日天剛明，邊潤帥傳余入署，又談數刻。其言有曰：“劉淵帥為鄭成功則可，為田橫則不可。”余又再三懇求設法。潤帥止以促余往見南洋，必然有濟為詞，并令余即刻起身。余回寓，即出城乘小划到馬尾江。因夜間風大，遂于江邊停泊。

初十日登海坛輪船仍行返廈。

① 邊寶泉字潤民，時任閩浙總督。

② 時張之洞署南洋大臣。

十一日沿途大风，船亦顛簸。

十二日八点钟到厦。

十三日余与刘公书，备言内地接济无望，公宜早自为计。

十四日罗六琴回台南。

十五日錢晴江招余飲。

十六日董肯堂招余飲。

十七日余乘礼和輪船至香港。

十九日到广州省城，謁見譚文卿宮保<sup>①</sup>，又見馬玉山中丞<sup>②</sup>，备陈求救之言，彼甚殷殷，并云格外設法。随令粵省各善堂筹商，言可設法三数万，惟一时无銀，必須該善堂首事等議妥，再行兌厦。玉帅招余入署飲，談及台事万苦情形，余不觉声泪俱下，竟在席前大吐。玉帅命人扶余臥炕上，又令人送藿香丸及姜湯与余服毕，令轎送余出城。临行送至二堂口，执手殷殷，再三以保身为戒。余何人斯，迺承当代大人先生如此垂憐，既感其情，尤不能一刻忘台湾生民也。余出城赶夜渡，次日侵晨至香港。适有船赴上海，余即刻上輪。夜間开船，行五日到上海。余病不支遂寓长发栈。故人林耀章为余診視，次日稍可。寄一电还家。

廿六日印云航招飲。同座唐容川諸人。

廿七日林耀章招飲。余連日服藥，至是精神漸复，即夜赴輪至南京。

廿九日入江宁省城，晤伍善卿，即寓其处。入节署稟見张香帅<sup>③</sup>四更始出。未晤。

九月初一日求見香帅，坐談两刻，余备陈台事，香帅不胜歎息。余再三求餉求械，香帅以“两奉諭，不准接济台湾”为詞。余苦苦相求，香帅止有长歎，后命余往見惲、桂二公觀察。公令余夜間再会。晚間惲公奉香帅命，持洋帑百元贈余行。余見事机无可挽回，止得即時出城，附輪返台。

① 譚鍾麟字文卿，时任两广总督。

② 馬丕瑤字玉山，时任广东巡撫。

③ 张之洞字香濤，时以湖广总督兼署两江总督。

初三日到上海寄電廈門，詢近事。逾刻回電云：“台事已壞，劉公內渡，不知何往。”余驟聞之，不勝悲慟。余奉劉公命，內渡籌餉，几及一月，訖无一成。撫躬自愧，有負劉公矣。

初七日又電董肯堂，問劉公下落。不復。

初八日電錢晴江詢問。

初九日電岳堯仙。回云：“貴東已去，來無益。”

初十日董肯堂來電云：“劉公由廈門陸路赴廣省去矣。”

十三日余附輪赴廈。

十八日到廈。

十九日晤董肯堂、羅六琴、趙庄甫、沈眞生，細詢台事顛末，令人悲歎無已。

二十日董肯堂招飲。

廿六日附輪至香港。

十月初三日入廣州市城，晤劉公。大家都從生死患難之後，得慶生還，相對無言，把袂嗚咽，悲從中來，不知涕之何從也。劉公即刻令人搬余行李入寓。談及遇風之事。公曰：“老先生去日，台南城中樹拔石飛，颶風大作，吹倒房屋不少。當時甚為失悔，早知有此大風，萬萬不能令老先生如此辛苦。彼時無可如何，止得對天求神，默禱風神保佑。”公終日不食，直至風息，始進飲食。隨即令夾板船由沿海一帶探余生死。蓋當時訛傳爹利士輪船遇風吹壞，竟至爹利士船回到台南，公見余書，始得放心。嗚呼！悠悠斯世，知己難逢。劉公遇我如此其厚，我將何以報公哉！乃余奉命求餉，徧走海洋，竟无一成，有辱公命，余之過也。

此時台灣男女老少逃回內地者不少，然而在台為倭匪傷殘，內渡為土匪劫掠。沿海一帶，多是台灣遺民，目睹流離情形，令人酸心。有少女三人，欲從余還，叩頭哀求，望余救命。無可如何，余出給洋銀廿二元，托交陳恕堂家中令其代為擇婿遣嫁。三女叩頭而去。陳恕堂者為人正直，存心忠厚，余以此事相托，決其必能善為安置也。

初七日余奉劉公命，撰稿將留台及內渡詳細情形，縷晰呈明兩廣制軍譚官保。陳明在台陣亡各員，懇求附入他案匯請獎卹，以慰忠魂。

又呈閩浙制軍边潤帥、南洋大臣两江制府张香帥。

十一日稟明在台各員，遺失保札，呈請咨部註冊。

十三日余謁見譚宮保，詳陳遣散各營情形。

十七日呈繳台灣鎮總兵關防一顆，稟請譚宮保派員咨銷。适边潤帥以部檄清查，特派道員來廣領去，由閩咨送入部繳銷。

十八日呈請譚宮保代奏，備言劉公在台一年有餘，身受瘴濕，四肢痠痛，懇請開缺回籍調理云云。是日余入節署，譚宮保謂余所辦各件公事，措詞甚好等論。余實慚之。

二十日劉公邀余同游趙佗南粵王台。台筑五層高樓，登最上層凭欄远眺，廣州省城，依山跨海，地勢甚雄，惟人烟輻湊，頗有人滿之患。劉公與余談論許久，忽憶台事，不勝感慨系之。

二十一日連日夜辦各營統領及大小員弁離營札，日夜忙迫，竟無晦時。此時辦此等公事，實覺無味。

二十三日同羅六琴游花埭。

二十五日趙莊甫邀游珠江。

二十八日遣散事竣，劉公稟辭。

冬月初三日劉公登舟啟行還家，譚宮保特派妥弁帶小輪四只護送回去。余送公登舟，談論半日，用過午膳，將要開船，公促余還。彼此共患難許久，才聚又散，甚覺難乎為情。余上岸見公舟開去，始獨還寓，收拾行李，準備返申。

### 復日本國樺山氏書<sup>①</sup>

大清國欽差幫辦台灣防務記名提督軍門閩粵南澳總鎮府伊博德恩巴圖魯劉永福復書于大日本國海軍大將子爵樺山氏閣下：

接閱來書，甚承獎譽。惟所言戰事，語多不悉，今試為足下觀縷言之。

竊維我大清國皇帝聖聖相承，數百年來，仁政覃敷，感被中外。當今皇上，尤以柔遠為懷，故嘗遣使各國，結聯鄰好。至于貴國，同隸亞洲

<sup>①</sup> 本書正文與《樺山氏來書》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爭》第六冊427—9頁。文字雖略有異同，然無關大體。今重刊本書，專為刊載作者小註中的資料。

之土，更為唇齒之邦，講信修睦，久載盟府，宜乎休戚與共，永遠勿渝，庶不為他國所竊笑也。不意貴國背盟負義，棄好尋仇，無端而奪我藩封，無端而侵我邊境。當是時，中國臣民人人切齒，咸欲滅此朝食，以張我朝廷撻伐之威。適以當軸者衰庸誤國，禁止各營接戰，免傷和局，致令牙山、平壤、威海、旅順等處兵機有失。非戰之罪也，當軸者誤之耳。不然，貴國即率傾國之師，亦未必能入中國境地也。

迄今四月，我大清國皇帝不忍生灵塗炭，仍復大度包容，重修旧好。乃貴國不體我皇上愛民至意，占踞台北，縱容兵卒殺戮焚虜，无所不至，且有准借婦女之示。五月中旬，倭人到台北徧張告示，與台民共約七款：（一）男子須將髮辮剪去。（一）不准供奉神位。（一）台地竹園須概行砍去。（一）婦女准暫行借用。（一）夜間不准閉戶。（一）人死不准埋葬，止准燒灰順風颳送。（一）大小戶口須按人數納稅。嗟嗟！生民何辜，遭此荼毒！來書云：“開府台北，撫綏民庶。”其即此之謂耶？抑別有所謂善政耶？自古興國之人，必先施仁布澤而后可得民心，而后可感天心。近日台北時疫大作，兵勇死亡甚多，足見貴國日嗜殺人，上干天怒。倭居台北，焚殺百姓，殘忍難言。所至之地，女子自十歲起，无不被其姦淫，虽七八十歲老婦，亦鮮有免者。后五月，時疫大作，倭人死者七千余人。六月，忽有飛虫如蟬，首垂長鬚，尾如蜂螫，千百成群，飛入倭營，扑人面吸血，土人呼為天馬。倭人中共毒死者約四五千。而足下不悟，反以余背戾大清國皇帝之聖旨，來相詰責。甚矣！何見理之不明也。

台灣隸我中國二百余年矣。先皇帝締造之初，不知若何經營，若何教養，始得化蠻夷之俗為禮義之鄉。台灣海外島嶼，距福建省會一千二百里，澎湖二百四十里，廈門四百二十里。自古未辟荒土也。前明始知其地，國朝順治十六年鄭成功自江寧敗歸，遂踞之，分設郡縣。康熙二十二年成功之孫克塽歸降。廷議設府縣，旋增道鎮，設學校取士。同治十三年，海氛不靖，增修炮台于安平海口。光緒十年法防事竣，設機器局，創修電報鐵路，并大坪山旗后等處炮台，改台灣為行省，設巡撫控制三府。台南地土磽瘠，台中土產亦屬无几，所有茶、糖、磺、樟腦、茄藍、沉香及金、煤諸礦，多產自台北，征出口厘稅銀數百萬兩，為中國富饒之區。余奉命駐防台灣，義當與台灣共存亡。光緒二十年秋，劉公由閩粵南澳總鎮，奉上諭幫辦台灣防務。二十一年正月，唐中丞景崧，移公軍防台南、鳳山、恒春一帶海口。初駐營三塊厝，旋移鳳山縣屬之旗后。公巡防訓練，與士卒同甘苦，故所部諸君皆願隨公共生死焉。一旦委而棄之，將何以對先皇帝于地下？

无以对我先皇帝，即无以对我当今皇帝也。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余岂懵然学古人为哉？况台南百姓遮道攀轅，涕泣請命。余既不敢忘效死勿去之心，又何忍視黎庶沉淪之苦。爰整甲兵，保此人民。五月初旬，台南鎮道文武各員，相率內渡，土匪蕩起，紳民迎刘公入台南府城。公即日誓師，与諸軍歃血为盟，共图进取，以从九吳彭年、增生羅綺章、知縣世襲雲騎尉吳桐林、知縣梁成枋、文童沈仲瑜、趙其清等襄办營務一切文案事件。安平縣事，以鄭文海代理。鳳山縣事，以卢自鏐署理。恒春縣事，以管帶台南先鋒營歐陽萱兼署。嘉義縣事，以孙育万署理。雲林縣事，以李郁华署理。台中府知府，仍以黎景嵩署理。彰化縣事，仍以羅樹助署理。新關稅務司，以英人麥嘉林总办。台南厘金局，以州判陳凤藻办理。官銀票局，以同知庄序端总办。議院事務，以紳士許南英、陳鳴鏞、卢振基、徐元焯、施獻琛总理。各處轉運偵探，以道員陳汝森、陳泰坤、知縣至善錢宗漢、刘肇謨，府經歷陳瑞征、董繼祥、刘參貴等分往。成敗利鈍，在所不計。台南一隅，虽屬偏小，而余所部數十營，均系臨陣敢死之士。刘公到台南數日，即将各軍分別調遣巡防各處。所有福軍前右軍中、左、右、后各營，兼旗后大坪山炮台，以知州刘成良統帶。鎮海中軍、正后前軍右、武毅右軍右等營，兼吉林炮隊，以都司柯壬貴統帶。翔安中、左、右各營，以提督陳羅統帶。福軍前敵黑旗各營，以都司肖三法統帶。福軍七星隊各營，以守備王德標統帶。鎮海前軍左、右、中軍副右道標衛隊，以福建台灣鎮標中軍游击李英統帶。新楚各軍，以总兵李惟义統帶，以副將楊紫云分統。台北新竹縣義民各軍，以台灣增生吳湯兴总統。忠靖營、鎮海中軍先鋒營，以前署安平县知縣忠滿統帶。福軍先鋒各營，以总兵談少宗統帶。台南防軍各營，以都司丘启標統帶。福字左軍中、右軍前等營，以知縣刘明光統帶，防守后山埤南等處。鎮海后軍各營，以副將袁錫中統帶。忠字防軍各營，以前北路協副將吳光忠統帶。十八堡義民軍，以林得謙統帶。福字左軍左、右各營，以副將徐榮生統帶。福字各軍營務處，以刘明光、刘成良會办。黑旗前敵營務處，以吳彭年办理。四草湖海口，以陳羅、黃金龍防守。白沙墩海口，以李英、柏正才、吳錦洲防守。喜樹庄海口，以周明標、張占魁防守。安平炮台，以蔣國錦、刘立防守。安平小炮台，以張來防守。安平海口，以鄭超英、柯壬貴、周得启、孔宪盈防守。台南團練營，以兵部主事許南英办理。台南府城，以管帶左翼練兵城守營參將吳世添巡守。五段團練，以生員李清泉、謝鵬冲管帶。兼有義民數万众。初台灣生員吳湯兴統帶義民萬人，与倭鏖戰，屢次克捷。七月吳湯兴陣亡，簡成功、簡精華、黃榮邦、林义成等相繼率義民五六万人來歸。飲血枕戈，誓死前敵。糧餉既足，軍械胥精，內不虞竭，外不待援，窃以為天之不亡台灣，虽婦豎亦知其然矣。刘公自五月初九日入台南府城，籌餉御敵，日不暇食。閏五月初三

日安平海口來倭船二艘，傍英、德二國兵艦停泊。公親登炮台，連放二炮，轟斷倭船桅杆，倭兵落水者十余人。該船即斷鐵索飛駛而去。自此以後，海面倭船不敢停泊矣。公慮安平海口離城太遠，倭船來時急不得報，欲于城中建高樓望之，以工鉅不果。台灣鎮署，有老桂一株，高入云霄，一日公徘徊樹下，仰視良久，猱升而上，攀枝远眺，安平海口如在目前。少頃下喚木工，依樹螺旋作梯，于樹杪杈枒中架木板圍以小闌，若樓然。令親兵輪次了望。故公常自海口御賊歸來，而城中百姓往往不覺。數月以來，居民相安，有若太平氣象。公又于沿海伏地雷，箍桶，防守嚴密。英、德、法、美各國來觀戰者，咸謂台灣可以自立云。

足下總督全師，為一國之大將，長才卓識，超邁尋常。何不上徹天時，下揆民心，憬然覺悟，亟早改圖，將台北地方全行退出。不惟台民感戴弗忘，即外洋各國亦必以足下為能審事機，知進知退。否則，余當親督將士，尅日進征，恢復台北，以還之我朝。恐彼時足下進退維谷，反獲不仁不智之名。與其後悔，曷不早圖？或從或違，悉請尊酌。即此順復，不宣。

## 吳質卿感事詩

羊城晤劉淵亭軍門同談台事感而作此

話到鯤身涕淚多，

秦廷媿我几番過！台南地形似海鯤口，有七鯤身之名。桐林于七月杪奉劉公命，往各處效秦廷哭，徧涉海洋，无一應者。中途聞變，急駛舟返廈門，訪劉公下落，適同人羅六琴、沈真生、趙莊甫從槍林彈雨中還，同赴羊城，獲晤劉公。相見無言，大家哽咽，詳詢顛末，悲歎深，五中摧裂，不知其涕之何從也。

三千士卒埋鋒鏑；五月中旬，台北淪陷，倭人進攻新竹。副將楚人楊紫雲統領新楚各營與賊相持一月之久，先後二十餘戰，共斬倭人數千。后五月奸民導倭由僻徑包抄新竹，縣城遂失，楊紫雲戰歿。劉公特派辦理黑旗前敵營務處粵人吳彭年，率軍前往援剿。六月十七日，管帶福軍先鋒左營前署宜蘭營都司楚人湯仁貴，會同管帶福軍黑旗營務處粵人袁錦清進攻倭壘，鏖戰一晝夜，斬馘千餘。及次日倭又來戰，黑旗連獲大捷，生禽倭兵頭三人，獲倭馬十三匹，鎗炮數十件。七月初三日，伏兵奪倭糧二百餘石。初四日，倭大舉來攻，槍炮之聲震天地，烟霧數十里，戰三晝夜，至初七日午刻，倭大潰。生禽倭三十餘人，殺斃數百人，黑旗跟追入山，斷其歸路。劉公急電諭各營云，勝不可恃，恐防倭人由僻徑渡大甲溪，包抄八卦山，則彰化危矣。急令談少宗、忠滿二人各統數營，星夜馳往各處隘防守。不料忠滿等軍行

甚緩，未到彰化，而土匪已迎倭越大甲溪矣。袁錦清在大甲溪中炮身亡，黑旗大軍退紮八卦山，彰化戒嚴。初八日，與倭大戰，炮聲不絕，彼此傷亡甚多。初九日，倭人四路包抄，八卦山失守，吳彭年死之。彰化城中奸民樹白旗開城迎倭，各軍巷戰半日，相繼敗退。幫帶鎮海中軍正營守備李仕高等，同時陣亡。倭連陷雲林、苗栗諸縣，進薄嘉義，台南震動。諸軍以糧餉空虛，而所用槍炮又不及敵人之利，均有畏心。劉公激以忠義，并親赴嘉義前敵諸營，指授兵機，軍威復振。乃令粵人王德標統帶七星營，防守嘉義縣。又令副將吳人楊泗洪統帶鎮海中軍正、后、前軍右、武毅右軍右等營，兼率吉林炮隊等營，前往援剿。十一日，倭據大蒲林，楊泗洪身中炮傷，血戰陣亡。管帶鎮后前軍右營都司院人朱乃昌，揮軍前進，攻破大蒲林倭壘，斬禽數百人。朱乃昌身無完膚，中炮而死。劉公令院人肖三發統帶福軍前敵各營進剿。十三、四、五等日，林義成（原名小貓）、黃榮邦（原名丑）、簡成功（精華之父）、簡精華（原名大肚）等，統義民協助官軍，連獲勝仗，克復雲林、苗栗等縣，進規彰化。維時餉項久虛，槍炮甚缺，所籌微款，僅敷前敵伙食。劉公憂極，復遣員四出籌餉，又親至安平口及曾文溪、嘉義縣一帶海口巡防，獨當台南水陸之敵，一面督令前敵進攻。而倭人在彰化修筑炮台，扼要死守。黑旗所用土槍土藥，不能中遠，屢次失利。八月十七日，倭水陸分五路并進，劉公親督各海口將士御敵。倭船不敢近岸，炮聲隆隆，黑旗終夜未應一炮，天明倭船退。陸路黑旗各軍沿隘設伏，同日大勝。二十二日，前敵管帶福字游勝軍先鋒營台灣生員徐驥陣亡，雲林復失。倭以大炮馬隊圍攻嘉義。王德標受秘計出奇兵，連獲大捷，禽斬數百人。倭怒，用大炮轟城，城陷。幫帶福字中軍前營守備粵人陳開權巷戰陣亡，管帶富字營台灣南路參將劉有富等均受傷身故。

**百萬生靈葬海波。**倭人殺戮淫擄，慘酷萬端，軍民男女赴海死者不可勝紀。幸廈門、香港雇得商輪數只，往還多次，救回中國者十餘萬人。先是劉公內渡時，即倩陳蔭圃等雇輪往台渡回官兵勇及台灣百姓各數萬人，凡由台灣到廈門汕頭者，均由必濟、肯堂兩處給發盤費船票，共用銀數萬兩，除劉壽川、陳蔭圃二君籌捐外，其餘皆系淵帥免償。是役也，拯救生靈，始終不懈，全賴壽川、蔭圃、必濟、肯堂諸君之力，而往來跋涉，不畏艱辛，以劉必濟為最。

**漫說興亡歸氣數，**台灣自五月初二日立為民主國，餉械頗丰，誠足自守。不料十二日，台北淪陷，所儲餉械盡行失去。時劉公駐軍鳳山縣屬之旗后，台南議院紳民迎公入府城，進總統印，公不受。屢進屢却。曰：“我乃大清臣子，何用此印為？”即招集將士筑壇誓師，剋日出征，以圖進取。所有一切條款号令，仍書“大清國欽差幫辦台灣防務閩粵南澳總鎮府”官銜。各國持函來賀，英又屢次來書問公安。七月初旬，駐台英領事胡力橋致桐林書，有：“國主傾慕公威，欲乞公小影，并台灣旗式及土担紙銀票等件寄去，以伸景仰”云云。初台南

紳民，共捐軍餉銀三萬數千兩，洋關每月抽稅銀萬三、四千兩，官銀票局先後共用出銀票二十五萬兩有奇，土担紙及台灣股份票共售出銀數千兩。凡一切興利除弊諸政，布置井然。無如入款止此，而每月所出應需十五六萬兩之多，支持數月，餉械兩空。派往各處籌餉之員，又無消息。七月中旬以後，劉公憂愈甚，桐林與羅綺章共建連庄之議，公聽之，立刻舉行。所謂連庄者，即內地編保甲聯團練之謂也。一庄聯十、十庄聯百，由台南聯至台中，由台中聯至台北。倭至則協力攻倭，倭去則严查土匪，內患可除，外侮可御。只待糧餉籌足，即約台北同時并舉，大軍所到，徧樹黑旗，內外夾攻，盡數殄除。恢復台北，直在指顧。孰意兵盡餉竭，功敗垂成，雖曰天意，豈非人事哉！

休凭強弱論中倭；自台北失陷，所有槍炮兵輪概為烏有。台南無局，不能鑄造。而黑旗所用槍炮，與倭之快槍快炮相較，其命中致遠，不啻天淵。然猶屢獲勝仗，殄倭多人。足見華人非真弱，而倭人非真強也。

兵窮食盡孤城在，

空使將軍喚奈何！黑旗自七月以來，無餉可籌，僅發伙食。至八月中旬後，伙食亦不能發矣。二十五日，公子成良，率黑旗大軍在旗後與倭戰。奸民導倭登岸，黑旗腹背受敵，死者極眾。戰兩日，諸軍飢甚潰散，炮台失守。倭連陷鳳山、嘉義二縣，水陸并進，力攻台南。八月二十七日，攻愈急，各軍將士因餉械已空，紛紛內渡。劉公日夕督戰。至九月初二日，海面倭船十餘只，往來衝突，炮聲震耳，自晨至暮，公獨守炮台。夜分城中土匪起，公急欲回城，部將等曰，“軍心散矣，各路倭兵又大至，此城萬不可守，請公去。”公曰，“吾何以報朝廷，何以對台民！”仰天椎胸，呼號慟哭。部將陳樹南曰，“天下多故。願公留有用之身，切勿留連。”遂擁公登舟去。

# 廈門日租界交涉案公牘

惲 祖 祁

**編者按：**惲祖祁字心耘，江苏阳湖人。1898年至1899年間，任福建兴泉永道。时值日本帝国主义强索厦門虎头山为租界，惲氏負責与日本駐厦門領事交涉。清政府丧权辱国，对外处处退讓，人民为保卫祖国，憤起反抗。惲氏与日本帝国主义交涉，力爭国土主权少受損失，竟被清政府开缺議处。本文为惲氏后人編成，資料来源，系惲氏所保存的文件。据文末有惲氏自跋（未注年月），似为清末編成。1933年，惲氏后人准备付印，由惲毓齡作序、张寿齡作跋。但在国民党政府統治之下，有关中国人民抗日以及一切反帝斗争的文献均难出版。以致全稿虽然整理完毕，封面也写明“民国二十四年夏付刊”字样，但是終究不能付印。1961年承惲氏后人将原稿惠贈本所。原稿收录文件，多有內容重复者，今略为刪节。

## 廈門日租界交涉案公牘序

清光緒戊戌年秋，季父心耘公諱祖祁，以道員办唐心口堤工。工竣，明保送部引見，奏对移晷，德宗称善者屢，遂簡授福建兴泉永道。道使者兼負海防关务外交諸責，恒駐节于厦門島。时值甲午战后，澎台新割，日本挟方张之势，蓄蚕食之志，借口丙申年公立文凭之約，坚索在厦設专管租界，划地至二十二万坪之多，其意欲囊括全島也。公抵厦門，洞烛其害，思折其謀，坛坫之上則持之以正理，宴会之际則飭之以情感，日方始拟在鼓浪屿、厦門两处各择若干万坪。继又放棄鼓浪屿之議，专就厦門虎头山形胜之地索租四万坪。公以为不可，文牘往返，亘五月不决。公乃撫綏民情，环历全島，审察其地势险要，昕夕与提督楊公謀，若者可以筑台置炮，若者可以建壘屯軍，图說周詳，巨細不遺，以报大府。事之可以便宜行者，即毅然为之，不稍沮。

漳泉之民，自明代以迄清季，往往浮海求利，远适南洋群島及暹邏、緬甸諸国貿迁致富者不可胜紀。父老睽怀祖国，岁时伏腊，潜归乡

里。其时海禁虽开，而閩閩豪猾鬪其富者，輒借故魚肉之，公乃創設保商局于厦。凡侨民之归国者，到局注册，給以凭証，檄府县一体保护，于是遐邇欢呼，侨之返里者，数以万計。公又念海防之严密及商务之发达，則需多置机輪，欲創設輪船局，而苦无資。侨商某聞而走謁公曰：“公果能使国家保护吾僑耶，則不一月可使黄龙旗見于海上者二十艘。”盖某固以資雄于侨，經營輪船业而托庇于外人者，公聞之大喜，亟以状上之大府，竟寢不报。公蒞任方六月，虽經緯万端，未具規模，而民情奋发，耳目一新。日領事伎之，又以租界案爭持久不决，乃訴之于朝，以公为不顾国交，固执成見。省中大吏基公能，檄臬司往代交涉，許租虎头山下地二万数千坪。厦民大譁，毆伤日吏一。遂又以不諳外交，疎于防范劾公，公乃移疾归。

此事距今且四十年矣，然讀公致省中司道书，犹虎虎有生气，忠义之忱，溢于楮墨。嗟夫！曠古以来，士之建高牙、树大纛，負安內攘外之才，大有为于世，而群小排挤，中旨阻格，郁郁不得伸其志者，何可胜道！公以一觀察使，欲建固吾圉之策，其不为奸人齟齬者几希。悲夫！公孙輩搜輯遺編，集廈門日租界交涉案公牘，刊而行之，将以质世之潛心近代史料者，予聞而善之，因志其始末如此。姪男毓齡謹序。

## 廈門道周蓮任內卷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 1897年)二月至二十四年(戊戌, 1898年)五月

### 通商总局司道来咨

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

为移知事：奉<sup>①</sup>总督部堂边<sup>①</sup>会牌开：“光緒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戌刻承准总理衙門电开：‘日署使內田<sup>②</sup>照称：“政府願將厦門城外对鼓浪屿之火仔垵、沙坡头及其中間各該沿海一带背后至山頂之地方十二万坪(每坪約合中国营造尺方五尺八寸)，又生屿及大屿內对鼓浪屿之沿海十万坪，共二十二万坪，作为专管租界”等語。肆意婪索，希冀联接台湾声势，祈会派明干妥員詳勘，拟議繪图貼說速复，以备辯駁，余

① 边宝泉，时任閩浙总督。裕祿，时任福州將軍。

② 內田康哉，日使館參贊，时署公使职。

詳函’等因，承准此。除行兴泉永道遵照外，合就飭局立即遵照。遴委明干妥員，即日馳赴厦門，遵照前指詳勘，擬議繪圖貼說詳送，以凭咨復。事关重大，毋稍率延，仍将委員銜名報查。并奉面諭：由船政派撥繪圖學生一人，随同委員前往各等因。并准船政提調徐道飭派學生林兆燕到局。”奉准此。查有本任厦防同知張丞兆奎堪以飭委帶同學生軍政前往。除呈報督憲并移行查照外，合就移知，为此备咨貴道，請煩查照施行，須至移者。

### 总署致督署函

三月初一日

密启者：二月二十四日接准日本内田署使照称：“据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十三日公立文凭第三款：‘日本允中国酌課机器制造稅餉，中国亦允日本在上海、天津、厦門、汉口等处設日本專管租界’等語。茲日本政府願將厦門城外对鼓浪嶼之火仔垵、沙坡头及其中間各該沿海一带背后至山岭之地方十二万坪一坪約合中国营造尺方五尺八寸，又生嶼及大嶼内对鼓浪嶼之沿海地方十万坪，共合二十二万坪，作为日本專管租界。請轉飭地方官会同日本国領事和衷商办”等語。

查日本于津、沪、汉、厦四口請开租界，系抵換制造加稅利益，既經明立文凭，自不能阻其設立。第聞厦門洋商杂处，与津、沪情形頗不尽同，鼓浪嶼对岸一带地瀕海岸，必有往来津要。該署使索地至二十二万坪之多，亦恐包罗太广。所称生嶼、大嶼、火仔垵、沙坡头各小地名，均與图所未詳，于居民是否相宜，于沿海形势他国商人有无妨碍，水程船路，尤合审詳，业于宥电奉达。茲更将前立文凭及去年九月間問答抄送冰案，以备酌度。台澎既被久踞，厦門近在咫尺，租界久远之事，不可不慎之于始。务望精选妥干之員，前往逐細履勘，并須密向稅司察訪情形，該国租界究应定在何处，彼此均便，如何酌与限制之处，繪圖貼說，迅速复知，以凭相机辯論，是为至要，专泐順頌勛祺。附抄件文凭一分問答一件

恭亲王 庆亲王 李鴻章 李鴻藻 荣 祿 敬 信 同启  
翁同龢 崇 礼 許应騤 吳廷芬 張蔭桓

## 照抄公立文憑

### 为公立文憑事

第一款：添設通商口岸，专为日本商民妥定租界，管理道路以及稽察地面之权，专属該国領事。

第二款：光緒二十二年八月初三日江海关所頒示之洋商苏、杭、沪三处通商試办章程內，其系輪船以及僱用自置船只之事，当与日本妥商而定，未經商定前务依长江章程照行。

第三款：日本政府允中国政府任便酌量課机器制造貨物稅餉，但其稅餉不得比中国臣民所納加多，或有殊异。中国政府亦允，一經日本政府咨請，即在上海、天津、厦門、汉口等处設日本专管和界。

第四款：电达山东巡撫，凡距日本軍隊駐守区之划界中国里四十里以內，中国軍隊不宜逼近或紮駐，以符条約。为此公立文憑。須至文憑者。

以上繕写<sup>漢</sup>文各二分，校对无訛，署名盖印，彼此各执一分，以昭信守。

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十三日 张蔭桓 榮 祿 敬 信  
明治二十九年十月十九日 林董

## 照 录 問 答

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两点鐘，日本林董，偕參贊內田康哉，繙譯鄭永邦来署。张大人接見。

林云：我奉外部訓条，专商四处专界，至于商务一层，外部自有主意，未曾告我，非我所能悬定。

告以：尔在中国年余，情形最为熟習，所說四处口岸，有可划为专界地方者，即有无可划为专界地方者，若我們一經答应，無論地段，即当划給，而其中許多为难，你当体諒。

林云：若論中国各口岸情形，我不如外部有領事所报之詳。厦門地方，伊藤曾經到过，所以要設专界，揆其意为与台灣聯絡，于貿易上甚有关系。汉口系长江大碼頭，日商亦欲办貨来此售卖。津、沪两处，商务甚大，非小本商人所能經營，亦須有专界方覺便宜。以上所談，我系揣摩之詞，所以然处，仍由外部作主。

答以：我們知道，絕不令尔为难，不过既允你地方，無論有无，就应酌給，所以要預先商量。

林云：总有地方可指。

告以：德国上年要在天津設立租界，甚难择地，因为其中坟墓甚多，所以不便，費了許多事。

林云：貴国重坟墓之事，我們晓得，所择不尽国家之地，亦有民間之地。所慮坟墓一节，屆时可由領事与地方官商議，如不碍事，即可不必挪移。

告以：不如俟查明何处可划出作界，然后再定。

林云：若俟查明再定，尚須时日，恐不能等候，不如先說定，然后择地，細事容易商量。如有真为难之事，預先說明，我們亦不能勉强。惟不能以坟墓借口推辞，如此办事，即不免費話了。

答以：併无此情形，恐領事日后不与地方官和衷商办。

林云：四处专界，拟仍日前与大人所商，先定此节，择地一层，随后再商。

問以：各口所要地段，大致若干。

林云：外部訓条尚未及此，我亦不能指定。

答以：然則我們指多少是多少了。

林云：我不作主，即外部亦須查看各口地势，方能指定，亦不能悬揣。

答以：先定亦可，但择地时領事不得任意挑剔，总由我指拨。

林云：先定后定，均是一样，彼此和衷，自易办理。如苏界前說在城外极熱鬧处，地方官不允，故又择一适中之地。杭州亦正妥商。究竟四口专界事今日可否定？

答以：可以商量，此事尚須与王爺熟商。

## 督宪边牌示 二十四年(戊戌)五月十九日

为飭遵事：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承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門咨开：“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四日，接准日本矢野使<sup>①</sup>照称：‘日本政府願将厦門城外对鼓浪屿之火仔垵等处共合二十万坪，作为专管租界。催請查照办理’等因。查此事上年二月間曾准前福州將軍函称：‘厦門地面逼窄，与津、沪、汉各口不同。三十年来，各国行栈，皆系随宜租地，与民錯处，向未划有专界。如日本立界，各国必紛紛續請，势难遍給，开具图說节略，乘张兆奎北上之便賫送’等語。詳核节略所称窒碍各节，自系实在情形，惟中日两国，前因抵換利益，公立文凭，势难阻其設界。本衙門現就折开可以酌租之处，照会該使，令飭領事与厦門道和平相商，指定一处作为日本专界；惟海滨沙漠之区，恐未饜其欲耳。相应先行抄录来往照会，咨行轉飭厦門道，与領事相机商办，仍随时咨报本衙門酌核为要”等因。到本部堂，承准此。查事关創辦，必須察看情形，斟酌妥善，以杜流弊，合行飭遵，为此牌仰該道，立即遵照来文事理，与領事相机商办。仍随时将办理情形詳請核咨，毋延。

① 矢野文雄，时任日本駐中国公使。

切切 須牌。

### 照抄总署复日本矢野使照会

为照复事：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四日接准貴大臣照称：“日本政府願將廈門城外对鼓浪屿之火仔垵等处合二十二万坪，作为专管租界，惟請查照办理，以符公立文凭第三款之語”等因。

查此事上年二月間准內田万署大臣来照，請將廈門城外对鼓浪屿之火仔垵沙坡头及其中間各該沿海一带背后至山頂之地共十二万坪，又生屿及大屿內对鼓浪屿之沿海地方十万坪，共二十二万坪，作为日本专界。当經电咨福州將軍、閩浙总督酌核声复。旋准复称：“廈門地面逼窄，与津、沪、汉各口不同。三十年来，各国行棧，皆随宜租地，与民錯处，向未划有专界。日本駐京大臣所拟立界之火仔垵至沙坡头一带，为商民聚集之所，其中約有鋪戶五六百家，民居房屋数千間，后面近山之地，新旧坟墓，魚鱗叠葬，約数万首，并無余地。大屿、生屿，前面临海，后与海澄县內地接連，为往漳州大路，系漳州府海澄县所轄，并非廈門口岸。按之厦島形势，实无可开租界之处。但两国文凭，業經訂立在先，茲將再三詳度，只南岸沙坡头之东，过水操台，名沙坡尾，长寬均約八十丈，居民坟墓尚不甚多；又西岸浮屿外，有海滩一片，地名海岸，并無民居坟墓，但須稍事填筑。此两处或可酌租一处”等語。

本衙門查廈門四面环海，各国通商多年，尚未有和界，实因地方狹隘，划分租界，諸多窒碍，确系实在情形。惟两国既立文凭，自应通融酌办，应請貴大臣轉飭領事官与廈門道和平相商，就福州將軍、閩浙总督所指沙坡尾及海岸两处地方，指定一处，作为貴国专界，以期早日定議。至一切租界章程，亦由領事与廈門道妥为商酌，照各口定章办理可也。須至照会者。

### 督宪边牌示

五月三十日

为飭遵事：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亥刻，承准总理衙門电开：“上年日本使照請將廈門之火仔垵、生屿、大屿各地方定为专管租界，当函商尊处。曾准函复各該处窒碍情形，及此外可以酌租处所。頃日本使請假回国，瀕行来言，該处地方現有他国洋商議租，請弗許等語。該处暫段虽未与日本商定，但不宜租与別国洋商，以免日本曉口，希飭屬查明，仍电复。宥。”等因，到本部堂，承准此。查此案前准总理衙門来函，当經飭行道厅查明函复在案。茲承准前因，究竟他处有无他国洋商議租，合就飭行，为此牌仰該道，立即遵照办理，并确查情形具詳，以凭电复，毋违。須牌。

## 七月后护道管元善任內卷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 1898年)七月至十一月

### 呈督宪

七月十四日

为呈复事:窃查接管卷內奉宪台牌行,承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門电开:“上年日本使照請將厦門之火仔垵、生屿、大屿各地方定为专界,該处現有他国洋商議租,請勿許”等因。究竟有无他国洋商議租,經周前道飭行厦防厅确查去后,未据复到。茲查德商宝記請租厦港保海滩坐落打十字路头,即系日商瑞記向王世昌抵租地段,在日本指請专界之內,除归案核办外,合就呈明。为此具文呈乞宪台鉴察施行。須至呈者。

### 福州將軍兼署督增<sup>①</sup>牌示

十月初六日

飭遵事: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四日,承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門咨开:“接准日本林署使照称:‘前接来照,厦門划分租界,就沙坡尾长寬約八十丈又浮屿外海滩一片两处地方,指定一处,作为专界等因。当經鈔录来文,咨回外务大臣在案。茲准复称:‘各該地方,于下錨諸多窒碍,不便行船,其与市衢相距較远,不便通商。請將近沙坡头之海岸,即民船寄碇之处起,包括背后一带山岭之地,沿海至瑞記洋行止;又从鼓浪屿西岸紗帽石山起,陆地而外,海面亦务从寬广,預备将来填筑至五个牌止。是两处均作为日本专管租界,另附各該地图照請查核’”等因前来。查日本索租两处,地段較广,自应酌定相宜一处,划作租界,已与該署使商明,由地方官酌办,相应抄录来照,并照繪原图二张,咨行查照,轉飭厦門道会同日本領事妥为商办,并声复本衙門可也。附抄件并图。”又于十月初五日戌刻承准总理衙門电开:“日本租界希飭厦門道与領事会勘,妥速商办。歌。”各等因,到本兼署部堂,承准此。

① 增祺,时以福州將軍兼署閩浙總督。

查此案前承准總理衙門來咨，以就沙坡尾及海岸兩處地方指定一處作為日本專界，業經邊前部堂飭行興泉永道與領事相機商辦在案。茲承准前因，究竟日本公使索租之地兩處地勢若何？有無窒礙，其中曾否先為他國洋商租得？是否不致糾葛？現可酌定何處租給？如何議立章程？除原圖飭發福建通商局照繪移送外，合行飭遵。為此牌仰該道立即遵照前指查明具復，一面會同日本領事勘明，妥速商辦，詳咨毋延。切切！須牌。

### 省会通商总局來函

十一月初七日

凌云仁兄大人閣下：

接誦來函，以商辦日本專界，福州租界商辦情形，及抄錄成案見復等因。查福州日本租界，現僅勘定在南台萬壽橋南岸東首新洲地方，商議多次，甫經劃定界址，約在十七萬坪。昨經丰島<sup>①</sup>領事將所繪界圖送回彼國政府請示，并商允界內有聚族而居各民房，將來願賣與否，悉聽其便，絕不强買一層，亦已告政府定奪。其餘一切條款章程，均尚未經妥議。惟此案將來議立條款，似須仿照成法，參酌地方情形，分別增刪，較有把握。茲由局已向蘇、杭兩處抄來章程詳案，相應先行照抄一份寄上，即希察覽。一俟此間議有辦法章程，再行奉達可也。專此溯復，敬請助安，諸惟奎照不一。

### 日本領事上野<sup>②</sup>來函

十一月十六日

逕啟者：

前承枉顧商酌日本專管租界一事，擬定之界各自先行丈量，以便辦理。本領事于此日內派人前往兩處測量，沿途恐有無知滋生事端，合應函請貴道查照，希即轉飭廈防厅曉諭兩處沿途居民，相安勿嘩，免妨量事為要。專此并請升安。

① 丰島捨松，日本駐福州領事。

② 上野專一，日本駐廈門領事。

## 护道管复日本領事上野十一月十七日

逕复者：

接准来函，以租界一事貴領事日內派人測量，屬飭曉諭居民，相安勿譁等由，准此。除行厦防厅查照办理外，相应函复貴領事查照。順請升安。

## 厦門道惲祖祁任內卷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 1898 年)十二月至二十五年(己亥, 1899 年)五月

### 与日領事議厦門专界問答呈督帥十二月十三日

取道初十任事，前一日，日本領事上野专一持片通知，十一日有要事会办。当即告知十一日系国家忌辰，如来拜，自当預备，惟不能開門升炮。复来通知，改十三日接見。帶同通商委員王倅接譚，頗为亲睦。

上野专一云：前要厦門鼓浪屿专界，今有改定地图送閱，我必須要。

云：貴領事所云之地，本道甫經接印，尚未履勘，亦不知民情何如？公議何如？惟凭案卷，总署只允一处，俟勘定再商。

云：前管护道及駱厦防厅已經答应。

云：前管护道及駱厦防厅均在此，貴領事可問，本道只能凭上宪公文办事。若管护道駱厦防厅不遵公文，我即稟參他。

領事搖手云：不必問，亦不必說了，与貴道商量目前办法就是了。

云：既承和衷商办，本道极願早定，我們为臣子者，各为其主，自应为国家爭利益。惟上等人材，总須爭国家可爭之利益，不为国家多事。次等人材，只知爭利益，不能了事。我們須做上等人材。厦門地势偏窄，各国均在厦門五、六里海面通商，貴国亦利益均霑。山上民間坟墓連棺而葬，几无隙地，貴領事所目击；誰无父母，岂能强众百姓迁移。貴領事在厦門通商，須得人心，本道方能保护。

云：定界后自有办法。

云：譬如貴国迁掘百姓坟墓，百姓願否？

云：敵國系官地。

云：中國不然，民、國各自置地埋葬，并無官地。

云：墳墓我不要。

云：既不要墳墓，山上即無地，山脚下又窄，不能建行棧，本道勸貴領事，毋為戎首。

云：鼓浪嶼無下錨停船之處，通商不便。

云：（廈門現在）通商，听便停泊，并無不便，本道不日履勘，總與貴領事商量早日定局，早日為國家了事。

上野領事欣然而去。

### 日領事上野照會

十二月十三日

為照會事：照得華曆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即東歷明治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本國駐京欽差大臣准總理衙門照復，咨回本國外務大臣。茲准復稱：“各該地方于下錨諸多窒碍，不便行船，其與市衢相去較遠，不便通商，請將近沙坡頭之海岸，即民船寄碇之處起，包括背後一帶山嶺之地，沿海至瑞記洋行止，又從鼓浪嶼西岸紗帽石山起，陸地而外，海面亦務從寬闊，預備將來填筑至五個牌止，是兩處均作為日本專管租界，另附地圖照請查復。本衙門已按來照所稱地段，咨行閩浙部堂、福州將軍轉飭廈門道會同領事詳細查勘，妥為商辦”等由。奉此，各在案。廈門鼓浪嶼兩處均作日本專管租界，本領事派員前往兩處丈量。廈門全界，計四萬坪；鼓浪嶼全界，計十三萬坪。一坪合中國營造尺方五尺八寸繪畫明晰，界圖兩紙為據。此系奉本國上憲特飭之件，未便划定一處，必須遵照兩處丈量定界為是。合將地圖兩紙備文照會貴道，請為查照施行。須至照會者。

計送地圖二紙

### 照復日領事上野

十二月十七日

為照復事：本月十三日准貴領事照送廈門、鼓浪嶼兩處丈量界圖二紙到道。卷查此案前奉軍督憲牌行，呈准總理衙門咨：以日本索租兩處，地段較廣，自應酌定相宜一處，已與林大臣商明，由地方官酌辦，

轉飭会同妥商等因。并将原图发局照繪移送到道，业經管护道照知在案。自应遵照总署咨行，妥商議办，必須与地方民情并无妨碍，方謂相宜。除飭听查勘明确詳复核办外，合就照复，为此照請貴領事煩为查照，須至照会者。

### 督帅来电

十一月二十日

厦門道惲：

頃接总署电：“日本使請在厦門及鼓浪屿两处湊給十二万坪之地作租界，能否照拨，希飭道勘办。該两处有英人之产，須查明划出，不得划在界內”等因。即查勘妥慎筹办，毋稍疏略，电复督署。卽。

### 請藩台轉呈督帅电

十二月二十一日

福州藩台方伯鉴：轉呈督帅大人鈞鉴：

卽电敬悉。职道抵任，連日与日領事面商租界，籠絡磋磨，似就范围。該領事来文，称京电已允两处等語。但厦門地势偏窄，各国洋房林立，向无租界，恐各国效尤，无地以应。惟有亲历查勘，遵示慎筹，不敢疏忽，勘定再稟。箇。

### 与美領事議日租界問答呈督帅

十二月二十八日

二十八日美領事巴詹声来答拜，率同王委員接見。

巴云：聞日本专界定了。

答云：尚未。

云：总署定了。

云：本道未曾接到，只接到令我勘界，且未接到令我与日領事商办。十三日日領事来署，本道曾告知总須听厦門众議公論。

巴云：这个自然，厦門何能有专界，如果好要，我美国早要了。

答云：不特貴国，各国在此通商，本道有保护之責，仅此五、六里海面，各国上下貨物，日本何能立专界。

巴云：貴道可称明白洋务。

答云：不懂洋务，此据理而言。

云：理即洋务，据貴道所云，鼓浪屿因何与他。

答云：此犹之貴領事住鼓浪屿，不能不租。日本要租海灘，自然答应。

巴云：此是閒談，明年貴国开印后，我有公文前来。

二十八德領事梅泽来拜。

云：日本租界已定否。

答云：尚未。二十六日美国巴領事詢及本道，答已并未。厦門各国通商之地，有公議，何能即定。巴領事称是，并說他即有公論文书来等語。

梅云：这个不錯。

### 督帅来电 十二月二十五日

厦門道：

前电藩司譯来复电，当即轉电总署。茲接总署回电云：“惲道所称日領事文称，得京电已允两处等語。查望日矢野使来署，求給厦門租界两处，本署坚持未允，但告以候尊处飭厦道詳勘后再定。希飭惲道勿誤会”等因。此事关系要紧，务必极力磋商，勿稍迁就为要。督署。径。

### 督帅来电 十二月二十七日

厦門道：

总署来电云：“頃与日本使商明，专在厦門一处划界。日使謂須十萬坪地，告以地窄民稠，碍难多拨，彼未允。希飭查彼处究可拨几万坪，电复。”等因。望即履勘能給多少坪，勿延为要。督署。沁。

### 稟复督帅电 十二月二十八日

督宪鉴：

沁二电敬悉。前奉督、径电。二十一、二十四等日，率同厅委亲往履勘厦門鼓浪屿日本所指两地。厦門无地可拨，輿情惶遽，各国領事均有违言，种种情形，另文詳复。

## 督帅来电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正月十五日

总署电称：“厦門租界既已成約，难以推辞，惟可拨多少，須察地势。日使屡催，且欲在署定議，告已碍难悬拟。仍希轉飭憚道酌定切实办法电复。”等因。現地已履勘，究竟何处可拨，数得多少？筹定办法电复，以便轉电，勿延。督署。咸。

## 复督帅电

正月十六日

福州督宪大人鈞鉴：

咸电敬悉。厦門之鼓浪屿地已勘明，丈量未竣，飭厅迅丈繪图稟复轉詳。厦島委实无地可拨，日本領事已知民情惶遽，面称不要坟墓。各国領事称于厦門不能有专界，电难細叙，容催厅复詳稟察夺。銑。

## 請臬台轉呈督帅电

正月十七日

福州臬台轉呈督宪大人鈞鉴：

銑諭敬悉。鼓浪屿亦厦門地方，犹福州之中洲。前勘日本所指鼓浪屿之地，因潮水未退，尚未丈竣，大約遵湊十二万坪。該处宽广临海，停船下錨，起卸貨物，均甚便宜。厦門照旧通商，日本人亦一律相待，如此办法，中外相安，可免异言。篠。

## 美国巴領事照会

正月二十九日

为照会事：茲本領事风聞有計議欲将厦門港內一大所，又鼓浪屿即洋人居住之所三分之一，为日本专管租界各等語。本領事窃有說焉。查此項所議租界，于敵国通商事务，初无小补。現本領事奉敵国朝廷命令，向貴道陈明：如果厦門通商口岸內有专管租界答应他国，致与敵国应得之利益有碍，敵国均难允准。如日本国借口日国在厦商务繁多，因厦門地近台湾，台厦有往来商务各节，則敵国欲执此說以請租界。託詞于厦門及小呂宋之地全島商务，于說当較圓也。

查中国口岸，惟有厦門与小呂宋有时常輪船来往，厦門人之在小呂宋者不止十余万，厦島既与小呂宋全島最近，則彼此往来商务能无

阻碍，中美两国胥受其益。倘貴国計議可将鼓浪屿島内日本未請之地作为美国租界，本領事自可稟由敝国朝廷核議。如未能照允敝国之請，而独允現時所議租界，在敝国不能視此举为和好与国所应办也。合行照会，为此照請貴道查明。須至照会者。

### 照复美領事已正月三十日

为照复事：本年正月二十九日准貴領事照会，内开：云云全叙查照等由，准此。

查日本厦門租界之議，起于日本在中国内地制造土貨允增稅厘，故有此約。本道到任，晤上野領事，仍执前說。当告以厦門地势偏窄，只能听各国通商。日本仍照租地章程商办鼓浪屿議租海灘官地，原有向章。日本欽使商之总署，轉电查詢，亦将大略电复。各国情誼和洽，貴領勿为浮言风聞所惑，是为切禱！为此照請貴領事查照。須至照会者。

正月三十日电 稟督帥全叙同前

### 再电督帥二月初一日

福州督宪大人鈞鉴：

三十午英領事来署云：奉本国欽使电，厦門鼓浪屿各国通商，不能有租界；惟鼓浪屿須由中国会同領事派員設立巡捕捐費，清理街道，以除热病等語。

职道答以：厦門不能有租界，已稟明大宪。日本所租鼓浪屿官地，仍照向章。鼓浪屿設巡捕等事，查系英領事咨边前宪五款之一，已奉咨駁有案。东。

### 电稟督帥二月二十三日

福州督宪大人鈞鉴：

密。探聞日領事接京电，厦門界迫于公論，拟索金門为专界。查金門地势扼要，聯絡澎、台尤便。职道拟遵旨先請自为通商口岸，以制其索专界之謀。請宪台先将此意密告总署，随后即报。漾。

## 督帥来电

二月二十四日

惲道：

密。虎头山是否即金門，祈詳查筹办电复。昨接漾电，已轉总署。敬。

## 督帥来电

二月二十四日

厦門道：

承总署来电：“前照冬电意詳告日本使。頃据称鼓浪屿地可不要，但請給厦門专界，自虎头山脚迤北沿海給四万坪，业与英、美使商妥，不至拦阻，請飭关道与日領事商办等語。查此案原因日本允我內地制造稅，訂有专条，势难改議。惟該处是否有此隙地，于地方不致防碍。英、美各欽使有无异詞。希飭惲道会商日領事詳查办理”等因。即遵照会商勘查电复察办。敬。

## 复督帥电

二月二十五日

福州督宪大人鈞鉴：

密。敬諭查詢虎头山及轉总署允給日本四万坪两电謹悉。金門离厦門六十里，非虎头山也。日本現請厦門虎头山脚迤北沿海給四万坪。职道当查看地势，先約日領事妥商，再約英、美領事会商。但能与大局无碍，英、美不致借此索地。自当勉力遵办。容后稟复。

## 日領事上野照会

为照会事：照得昨接本国駐京欽差大臣来电：“准总理衙門許允电知閩浙总督札飭厦門道云：‘地方官可以允准日本国厦門租界地，与日本領事官商議决定地界’。本大臣照知总理衙門所要租界地至少四万坪”等电諭。奉此，遵已会同到地履勘，合应照会，为此照請貴道查照。希即照华历去年十二月十三日照送地图坪数，先行定界，妥善章程，后商为是。須至照会者。

## 廈防同知方祖蔭 通商委員王壽衡詳文

為遵札勘議詳復事：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蒙憲台札開：“本年十二月十三日，准日本領事上野照會，內開：‘照得華曆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十一日，即東曆明治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本國駐京欽差大臣准總理衙門照復，咨回本國外務大臣咨准復稱：‘各該地方于下錨諸多窒碍，不便行船，其與市衢相距較遠，不便通商，請將近沙坡頭之海岸，即民船寄碇之處起，包括背後一帶山嶺之地，沿海至瑞記洋行止。又從鼓浪西岸紗帽石山起，陸地而外，海面務從寬廣，預備將來填筑至五個牌止，是兩處均作為日本專管租界，另附地圖，照請查復。’本衙門已按來照所稱地段咨行<sup>閩浙總督福州將軍</sup>轉飭廈門道，會同領事詳細查勘，妥為商辦。等由奉此，各在案。廈門鼓浪嶼兩處均作為日本專管租界，本領事派員前往兩處丈量，廈門全界計四萬坪，鼓浪嶼全界計十三萬坪。一坪約合中國營造尺方五尺八寸繪畫明晰界圖兩紙為據。此系奉本國上憲特飭之件，未便劃定一處，必須遵照兩處丈量定界為是，合將地圖二紙，備文照會，請為查照施行’等因。計送丈量界圖二紙。准此。卷查此案前奉<sup>督軍</sup>憲牌行，承准總理衙門咨：以日本索租兩處，地段較廣，自應酌量相宜一處，已與林大臣商明，由地方官酌辦，務飭會同妥商等因。並將原圖發局照繪移送到道，業經管護道照知在案。自應遵照總署咨行妥商議辦，必須與地方民情並無妨碍，方謂相宜。除照復外，合就札飭，為此札仰該厅，立即查勘明確，妥議詳復，以凭核辦，毋違速速此札，計發原圖二紙，復日仍繳”等因，奉此。

卷查此案，先蒙前憲台札奉督憲牌，并奉軍憲照行暨准通商局憲移，先後轉行到厅。當經卑前厅駱丞分別詣勘。旋據廈港漁戶金廣順，暨眾舖戶等<sup>①</sup>稟稱：“順等世居廈港，內惟漁民居多，遇有颶風，漁船駁船均避沙坡內港，實為要處。況廈港民居稠密，勢必滋事，事關眾碍，民情惶恐，不得不相率瀝陳。”

① 上列“振益號”等七十三家舖戶名，略。

又据张后保董事附貢生陈梅,保正黄继善,甲长梁光欽、翁福寿、陈玉陞、胡面、陈喜、欧阳炎、刘盛隆、林滄樓等稟称:“梅等世居张后保,本保民居,山下海滨計千余戶,山頂坟墓不計其数。閩保士庶,見日本量地,心皆惶惑,将来有碍民居,毀伤坟墓,众为身家所系,情有难堪,事关地方,合亟僉稟。”

又据张后保五品軍功林建輝,監生李伯棠,生員楊振声,暨閩保舖戶民人等<sup>①</sup>稟称:“輝等閩保人众,見日本量地插界,群相憤恨,哀泣呼天。若租日本为界,势必毀屋毀坟,生无栖所,死乏葬地,害大惨极,民奚以堪。悬請別择租地。”

又据監生黄联督等呈称:“督等世居鼓浪屿,內厝澳社,于今五百余年。民居稠密,坟墓毗連,若作日本租界,田宅固不免更移,坟墓亦必至伤碍。生者流离失所,死者骸骨安归?且本社居民不下数千人,势必相率阻挠,酿成禍端。不得已据实瀝情”各等情。据此。

卑前厅未及議詳卸事。卑职抵任,蒙飭前因,遵于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随同宪台分別履勘。正拟繪图貼說詳复間,复据张后保董事陈梅,保正黄继善,甲长梁光欽、翁福寿、陈玉陞、胡面、陈喜、欧阳炎、刘盛隆、林滄樓等,暨林廷輝等<sup>②</sup>,各以前情稟蒙宪台批发下厅。

卑职等伏查厦門一島,四面环海,惟西南岸自新填地起,至沙坡头止,长仅七八里,而虎头山介其中。后面山岭环抱,俗名麒麟山。翼然軒起者为芙蓉石。沿海一带,为中国招商局及各国輪船下錨停泊,起下貨物通商之处。岸上城坊街市,居民櫛比,密若蜂房。山腰岭脊,坟墓叠如鳞次。故各国通商以来,洋人諗知地窄人稠,与各埠情形不同,洋商只能自向官民租地建設行棧,未有租界之議者。誠以形禁势格万无通融办法也。日本所指厦門島,自沙坡头起,至現租开瑞記洋行止一地。查其間虎头山沿山一带,坟墓累累,不下十余万穴。自日本領事派人測量,凡有祖先亲族坟墓者,人心惶惶,举島悲切。其秀而文

① 上列“泉发号”等二十六家舖戶名,取員五人、訓导一人、生員四人、乡耆四人、童生六人、民人二百五十五人,共計二百七十五人的姓名,均略。

② 上列舖名、姓名与前文林建輝稟所列相同,略。

者，具稟庇[?]，为民乞恩請命；其愚而蠢者，紛紛聚議，訛言四起；此民間切肤之痛之實在情形也。沙坡头前临外海，接連內港，凡民遇有颶颶，悉避其間。通厦仅此一口可避风险，保全船戶性命，舍此别无避风生路，此关碍民間性命之形势也。沙坡头接連打石字一带，海面則海船停泊，岸上則行棧林立，該商皆零星租賃，日久相安，揆之民情地势公議，諸多窒碍，实无办法。

卑职等又于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随同宪台履勘日本所指厦門之鼓浪屿沙帽石起至五个牌止一地，五个牌至大道公桥，坐辛卯，向己酉。朝海大道公桥至大石尾山，坐辰乙，向戌辛。朝海大石尾山脚下至沙帽石，內系官地，有洋人公用馬路两道，应以外馬路下为界，各国方无异說。紗帽石左首山下，有英商棧房一所，应以棧房外水沟旁为界。大石尾山均系民間坟墓，并有閩海分关一座，应将石山划出为界。带同弓丈及繪图友人詳細測繪，簽註明白。

查自紗帽石山水沟起，自南至北，橫量至蠣房田止；又自蠣房田起，自北至南，橫量至五个牌止；又自馬路起，自东至西，直量大潮退落海滩止；共量見工部尺三万三千八百三十一方丈二十九方尺七方寸五十一方分六十七方厘二十方毫。坪数照此核計，內分为十段二十八零尖，以图为凭。查照向章，每方丈每年应繳租稅一两，此系厦門官地租稅定章，民間租地另有租价。現既照苏杭条例，是否亦应照上、中、下拟定地租价值，統俟交收之日起繳租稅，再議条款。此地依山临海，地势平衍，日本填筑設立行棧，于輪船下錨，起下貨物，出入最为妥便，合將大概情形，并勘定丈尺折成坪数，繪图貼說，具文詳請宪台查核，俯賜批示祇遵，实为公便，为此备由詳乞照詳施行。須至正詳者。

計詳送图說八紙，又繳还原图二紙。

电稟督宪二月二十八日

福州督宪大人鈞鉴：

日本使所称虎头山脚迤北沿海給四万坪，遵即面約日領事二十八日会勘。虎头沿海并无隙地，仍系前指山脊及芙蓉石一带地方，实属种种妨碍。只有照撥領事原指之鼓浪屿一处最为相宜，足副原約，

此外別无通融办法。英美两处，該領事而阻无庸詢問。儉。

### 督宪来电

三月二日

惲道：

儉电已悉。轉达总署，复电云：“鼓浪屿地，英使不允拨作专界，究竟虎头山脚沿海地能盛若干万坪？抑全无可拨，或此外別有可拨地段等因，即詳查电复。”冬。

### 日領事上野照会

三月初三日

为照复事：华历本年二月二十九日，接貴道照复。前奉貴督宪接总署来电，日本使請給虎头山脚迤北沿海四万坪，飭道会商詳查办理等由。查本国专界之事，前已丈地繕繪界图，送付与貴道，往来照会各在案。所接駐京欽差大臣电諭，貴国政府已准厦門地区一处，今又何用多办。合再照复。为此照請貴道查照，务希照前送地图坪数，早日商議定界，以副公立文凭之語为荷。須至照复者。

### 美領事巴来文

三月初三日

为照会事：照得日本議租厦門口租界一案，如果貴国政府自允将原議之厦門島所量之地，作为日本租界，以符中日前定約款，而将鼓浪屿島內之地全行抽出，如此办理，本領事奉駐京大臣札諭，敵国并不出阻止。如果貴道能查照中日千八百九十六年十月十九号所訂通商約款办有头緒，彼此和允，敵国亦为喜悦。合再照会。为此照会貴道，請煩查照施行，順候时祉。須至照会者。

### 电稟督宪

三月初五日

福州督宪大人鈞鉴：

冬諭敬悉。查虎头迤北沿海，实无尺寸隙地，日領事定要由山迤南上坡，繞由芙蓉石至瑞記洋行，則是仍执前說，与日使現指迤北沿海不符。虎头迤南，即日斯商人瑪甘保矇租海滩，为德国宝記，英国嘉士划租油池，余滩无多。职道曾劝日領事就山脚填筑海滩，該領事又以为

難。惟虎頭山直西，查有浮嶼海灘，俗名海岸，地勢寬敞，若撥給四萬坪，于各國行棧民居塚墓，均可無害。舍此而外，斷難設法。職道之愚，以為廈門各國租地開設行棧，洋商萃聚之所，尤非鼓浪嶼可比。英使既不允鼓浪嶼，況廈門口岸設專界乎？目前即無異說，各國繼起效尤，又將何詞抵制？詳圖已交駱丞帶省實呈，請核咨總署，便可了然。尾。

### 電稟督帥三月十二日

福州督憲大人鈞鑒：

電諭敬悉。日本租界，職道查廈門各國行棧民居塚墓稠密，實無隙地，屢次電陳，是以堅持鼓浪嶼之說。至英、美不願日人在鼓浪嶼開界，近日始有此說，以情揣之，當是日人慫恿，非其本心。且廈門若以民墓民居撥為日界，鬧事姑勿具論；英美若繼起效尤，更难預杜，職道深為後患。擬求大人轉電總署，與英美公使和商，囑勿攔阻鼓浪嶼之與地，但阻廈門不得設專界名目。且廈門無隙地，日領亦深悉情形，職道與之辯駁三月，該領事從無無理之言，而各國亦不以為非。即使日人終不要鼓浪嶼地，或即以日斯商人瑪甘保余地撥給，或再勸令補填海灘，究竟較易收場，庶以安民心而杜效尤，不勝迫切之至。職道苦心酌辦，三月于茲，交涉大事，斷不敢稍存偏見，亦不敢使憲台為難。罄布愚衷，伏求主持。文。

### 電稟督憲許<sup>①</sup>三月十二日

福州督憲大人鈞鑒：

英新領事胡力穡頃與晤談。職道詢以：“貴國于日本界事，鼓浪嶼既不肯允，若在廈門立界，有無異說？”該領事謂：“如果有妨他國利權，則貴道所慮甚是。”職道深思其言，恐伏藉詞效尤之機。英領事復言：“中國若以廈門迤西之地撥給日界，各國自無異說，此即指浮嶼而言。”職道答以：“此處本無洋商，若撥專界，自應由我國主持。”職道查浮嶼在廈門一邊，足符廈門立界之條約，且該處尚無洋商行棧，而民

① 許應騫，時任閩浙總督。

墓民居关碍亦較少。故取道前上尾电，业經提出，尙未奉有复諭。拟求再将英領事議論情形，轉电总署。若能专界立浮屿，与日使商量，則于公議民情，两臻允洽，祇候电示。文。

### 督宪来电

三月十三日

惲道：

密。頃接总署电称：“英知厦門界已有定約，故无异說。日本知英不允在鼓浪屿划界，故不再索。是厦界势难推辞，但应择相宜之地，害取其輕，以期早了。日本現称不必拘定虎头山地方，催請速办，希飭道与領事妥商，如能就虎头山直西海岸拨給，最为妥洽”等因。迅即遵照办理。文两电均悉，具見慮远思深。惟总署专主厦界，則鼓浪屿断无可議，务当与日領事妥商早定，免生枝节。向来各使臣惟領事之言首肯，使臣必无异詞。若徒使总署轉圜，恐未易就范。督署。元。

### 电稟督宪許

三月十三日

福州督宪大人鈞鉴：

密。元电敬悉。虎头山直西海岸拨地，晨間日領事已托美領事来署代为轉圜。照此办法，必可了局。日領事与取道情意极好，从无非礼之言，各領事遇事和衷，均极浹洽，成議当有把握。此事日領事初意要虎头山脊，此为全厦扼要，取道明知鼓浪屿英美必不允，故意坚持，为紧着做地步，并非欲总署轉圜。若开口便允，其拨給虎头山直西之地，該領事未必即肯了局。今果由美領事居間，此即取道文电所称較易收場之理。謹先布慰，俟有定局，再飞电稟聞。惟成議之后，条目甚多，需人斟酌，求迅飭駱丞即行来厦为叩。元。

### 函复日領事上野

三月十八日

逕复者：

昨准貴領事来文，备悉种切。貴国欽使所称，不必拘定虎头山地方，的是。本月十三日总署来电，貴領事謂并无其說，語出两歧，实为可异。本道議鼓浪屿拨地，議填海灘，皆就地势所应議，处处为遵守条

約起見。日前接到不必拘定虎头山之電，親勘虎头直西浮嶼一帶地方，地勢寬敞，足副貴國立界之意，此亦恪遵條約之心。不料貴領事之意，仍不肯離却虎头山另尋別地也。民居坟墓，最為難撥，于萬國公法亦殊不合。貴領事豈忍出此言！本道亦豈忍听此言哉！即如上海四明公所之案，亦因法人索取坟墓，彼時各國具有公議，貴領事亦以法人為非，豈時隔數月，反為此不情之舉哉！本道力守約章，只要有地，總可和商，而地勢民情，却須兼顧。貴國來此通商，應與民情相洽，方可望商務之益。且與貴領事交誼尤厚，總須早日定議，以全友邦相好之情。若貴領事堅執虎头山，則是累月相持，亦何以洽和衷共濟之義。以兩國同洲之睦誼，及我兩人相處之交情，不宜如此固執也。仍祈賜定日期，会晤面商，和衷辦理為要。

### 日領事上野來函

三月十九日

逕復者：

昨接來函，以租界之事，親勘虎头山直西之浮嶼一帶地方，地勢寬敞，足副立界之意，各等由前來。查虎头山直西浮嶼寬敞之地，不知是拟定繪圖界內之地，抑或別有處所，不得而知，无从核實。應請明白再繪一圖，指明照知。租界乃系兩國委員妥議之事，何用萬國公法之語？貴道引用上海四明公所一案，此事與本地專設租界情形大異。如前日會商之時，貴道云只准沿海灘不及陸上寸地之語，當時本領事甚憾貴道無妥協辦理之意。若果如此，則于和衷協商之道尙有不合。然而今貴道既欲和衷洽議，本領事聞之欣幸。足見貴道重視兩國友誼，力守前文約章，協同辦理，不勝感念之至。如是亦可盡兩國委員責任。本領事回思貴道前謂坟墓為難一事，若以兩相細心協議辦理，何難之有。却非本領事固執也。專此布復，并請升安不一。名另具。

### 函復日領事上野

三月十九日

逕復者：

頃奉復函，聆悉種切。貴領事此次來函，深諒本道數月苦心，既感且佩！本道自抵任以來，為貴國經營界事，最為竭力尽心。如鼓浪嶼繪

图丈量,听候交割;虎头山民墓民居,实有关碍;則指拨山脚海滩,听凭填筑。此外議而未定之地,則如沙坡尾寬长八十丈,已为查勘;虎头山直西浮屿,俗名海岸,地势寬广,亦已亲临履勘。以上四节,皆遵守立界約章,以期尽善。今既承貴領事允为和衷商办,即祈指明一处地段,約期会勘。俟勘定后,再行繪具詳图。从此冀能定局,以副貴欽使早日定議之义。不特本道所深願,亦全厦民心及各国公情所亟盼定局也。用再复陈,乞即指定示期,为禱!

### 日領事来函

三月二十日

逕复者:

頃接复函,以本国界事最为竭力尽心,繪图丈量,听候交割;虎头山民墓民居,实有关碍;指拨山脚海滩,听凭填筑;此外如沙坡尾海岸,地势寬广,即祈指明一处会勘等由前来。查沙坡尾海岸地方,自前年已勘过,于明治三十一年戊戌九月初二日,經本国駐京欽差大臣照会总署,俱知是无用之地,不堪立界,作为罢論在案。独有虎头山草仔垵一隅,稍可經營。今单指虎头山原图界內,若民墓民居有碍,尽可从长計議,无煩厪念。貴道竭力用心,各尽厥职,本領事私心感念不已。专此奉复,并請升安。惟照不一。名另具。

### 函复日領事

三月二十日

逕复者:

昨接来示,聆悉貴領事固执虎头山草仔垵,与前电不必拘定之議相违,是則不遵貴欽使之令也。貴欽使之言,尚不作准,未定議之图,何能作准?若云民墓民居有碍,尽可从长計議,此語实属不解。姑請先賜聞之。

### 稅务司辛来函

三月二十三日

敬密复者:

昨承函囑,日本租界妥为解說一事,本稅司經于本早向日本領事商議两点钟之久。据云:“虎头山一地,經本国大皇帝及駐京欽差大臣

所定，万难改易。惟該地之广狹大小，尙可由本領事与地方官商囑。至所有坟墓，本領事保其必无伤动，且可画押为凭。此事本領事并即日行照复”等語。相应函答，并将文牘送还貴道查收可也。順請助安。名另具。

### 复税务司辛函三月二十四日

逕复者：

昨接环章，擲还文牘，承貴税务司顾全大局，爰恤厦民，以公法劝解上野領事至两点钟之久，重劳清神，感佩之至！乃上野領事以日使未定議之言，执而为据，不遵公法，不体民情，显見无理。本道惟有恪遵前奉督帅轉接政府与日使議定：“不必拘定虎头山地方催請会商速办”之电諭办理，断难改易。現已函复日領事，囑其择空曠之地議作租界也。肅此布謝，并請升安。名另具。

### 电禀督宪四月初一日

福州督宪大人鈞鉴：

密。日本租界奉元电遵即函訂商議。日領事坚执虎头山草仔垵，往返文函会晤，迭次駁論，該領事又不欲浮屿沙坡尾择定一处。再，查沙坡头并海滩，系日使原指之处，勉强設法，变通划拨。此系恪守原約，与日使不必拘定虎头山地方之語相符，且于其商务尤宜。請电达总署，轉告日使，速飭領事遵行。英領事亦云虎头山有碍商务，并陈。詳图即呈。先。

### 英領事胡来文四月初一日

为照会事：頃接昨日来函，內有：“民情浮动，倘因日本坚执虎头山激成事端致碍商务，貴道不任其咎”諸語。本領事实不能允許貴道“不任其咎”。查教化邦国，宜应尽心保护凡在所属土地寄寓之人，以尽其本有責任。按之《天津条約》第十八款內載明文：“英国民人中国官宪自必时加保护，令其身家全安”等語。如因日本坚要专界滋事，致碍英人商务，抑或英人生理被所阻扰，惟要向地方官是問，賠償一切。

茲本領事擬將來函抄錄，轉請貴督究查閱。為此照會貴道，請煩查照。須至照會者。

### 日領事上野來函

四月初一日

逕啟者：

昨承枉顧，面商界事，一团美意，私心感念不忘。惟是所言沙坡頭之地，不能遷就曲從。誠恐擇一无用之地，必被后人唾罵。如此苦衷，不得不從長再議，務望原宥。一因沙坡頭之沙隨潮而至，填筑駁岸，實難為力。二因沙坡頭離廈口市鎮較遠，不便貿易。昨云先前曾擬沙坡頭之地，查前文并原圖，乃系指由沙坡頭起，至大連興館瑞記洋行止，包羅虎頭山、火仔垵、草仔垵在內，界尾接連寮仔，后近于市鎮，方為有用之地。沙坡頭隔離太遠，諸多不便，所以不能從命者此也。通廈籌擇，独有虎頭山一帶繪圖全界之地合宜而已，勢難改易。貴道為難所慮者，恐一定界，遷動虎頭山坟墓居民，不順輿情，致惹變故。坟墓本領事當與貴道商議，另設妥章，以便宜民人安頓地方。租界內民房亦宜設妥善章程，以為便民。本領事今既如此，亦盡兩國委員本務，輿情斷无不順之理，已無難處。為此函請貴道查照，希即早日會同到地，先行定界歸管，日后商議妥章，以符公立文憑第三款原約。是所盼切！望切！

### 復日領事上野函

四月初三日

逕復者：

昨接台函，承貴領事深知本道尽心籌辦，不勝欣佩！凡設租界，均宜空曠之地，為國家創立商務根基，獨當一面也。各國初立租界，如上海、漢口而論，從前均空曠，未及二十年，日見繁盛，斷无在人叢之中仗他人之力以設租界之理。所以貴國在蘇、杭等處，亦離市鎮相遠，皆非熱鬧之處。至沙坡頭官房廟宇亦不少，皆系填筑而成。欲興商務，何畏工艱。且地勢寬敞，停泊下錨，起下貨物，前臨鼓浪嶼，后靠廈門港，均屬妥便，最為相宜。本道因系貴欽使所指，萬分為難，勉強從命。貴領事堅執虎頭山種種窒礙，前已言之甚詳。民情殊多疑慮，一旦激成

事端，非但被人唾罵而已，本道更难迁就。彼此和衷協商，地未議定，原無所謂改易。沙坡頭與虎頭山同是海灘，一樣填筑，亦何分難易。昨又奉督帥轉政府來文，不必拘定虎頭山，久與貴欽使議明，速遵前電與貴領事商辦等因。

詳 督、 憲  
軍 四月初四日

為詳請示遵事：案查奉文議辦日本租界，並將日本所指廈門沙坡頭起至瑞記洋行止，并鼓浪嶼各一地勘明。廈門地勢逼窄，不能遵辦情形，繪圖貼說，詳請咨商在案。旋于三月十三日奉<sup>憲台</sup>督<sup>憲</sup>電開：“頃接總署來電，日本現稱不必拘定虎頭山地方，飭道與領事妥商，如能就虎頭山直西海岸撥給，最為妥洽”等因。具見日使深知廈門地窄人稠，動多窒碍，不能拘執，自須因地制宜之意。遵即函訂日本領事商議。該領事堅執虎頭山、草仔垵，往返文函，疊次駁論，許以浮嶼沙坡尾听擇一处，該領事均不允從。復經訂期面商，照日使原指之沙坡頭划撥四万坪，又未以為可。先與廈門稅務司辛盛會晤，談及此事，詢問虎頭山地勢，欲往親勘，代為勸解。隨訂于四月初三日會同辛稅務司率同厅委親詣虎頭山。該處居民一見洋人，不辨其為何國，疑為划地，男婦老幼聚至數千人，紛紛求請免撥租界，甚至哭泣哀号，人聲喧杂。辛稅務司見此情形，頗覺矜憐，畏滋事端。當經職道明白剴諭，始各退散。稅務司往見日本領事，詳告目击情形。該領事不遵公使不拘之言，亦不顧念民情，胶執己見，无可勸說。

職道統籌全局，細察地段，浮嶼空曠，地勢平衍，亦鮮民居坟墓，兩得其便，最為相宜，即照日使定議請撥四万坪，尚可酌給。再，查沙坡頭，系日使原指之處，虽窒碍殊多，今于无可設法之中，酌量變通，勉划沙坡頭一段，內自船厂平地，外至潮退海灘，前對鼓浪嶼，後靠廈港，保于停船通商起下貨物，均屬妥便，欲湊四万坪之數，亦當竭力籌撥，以副原約。理合將浮嶼、沙坡頭二地繪圖貼說，并与領事來往函牘抄录清折，具文詳請<sup>軍</sup>督<sup>憲</sup>察核。俯賜咨請總理衙門轉告日使，于兩圖之中，擇定一处，速飭領事遵行，并求訓示祇遵。除詳<sup>軍</sup>督<sup>憲</sup>外，為此備

由呈乞照詳施行。須至册者。

計詳送圖說<sup>兩</sup>副，清折<sup>二</sup>扣。

同日移通商局，同前由。

## 稅務司辛來函

敬啟者：

昨與貴道暨厦防厅會勘日本租界虎頭山地方。旋詣日領事署婉勸再三，冀欲得當報命。奈上野領事執定虎頭山，萬無改易之處，竟屬無可挽回，殊堪嘆惜！合就函布貴道查照。

## 日領事上野來文

四月初五日

為照會催辦事：照得本國界事，自奉政府命令舉辦，迄今數月，曾受貴道所為難者，本領事推誠布公，尽心籌商。于虎頭山收葬民房，另設妥法安頓。虎頭山可以保存，無要更改，收葬旧葬者仍旧；願意遷止，准听購買；民居屋价，照時价估值。如是設法安民，有何碍難，已無疑義。為此再行照催貴道查照。務希重視兩國約章，早日照圖決定，一面曉諭民人周知為是。須至照會者。

## 復日領事上野照會

四月初五日

為照復事：本年四月初五日准貴領事照會內開：“照得本國界云云全叙為是”等由，准此。來文所議遷收買屋一節，皆系蘇、杭在空曠之地約章，與虎頭山情形不同。本道現與貴領事所為難者，因虎頭山民心不從，萬難遷就。日前辛稅務司與本道會勘此地，見有男女聚集數千人，急為勸導，告以貴領非強做之人，始稍平靜。稅務司所日詰，若不顧民情，恃強出示，非激民為變乎？各國商務攸關，本道有安輯地方之權，何能照此辦理！貴領事若顧全兩國約章，請毋堅執己見。幸諒本道數月苦心，所籌辦法辦理，界事自可早日了結。方見貴領事秉公辦事，不存私見也。合就照復，為此照請貴領事查照是荷。須至照會者。

## 日領事上野來文

四月初八日

為照復事：昨接復文，以“所議遷墳買屋……<sup>①</sup>不存私見也”等由前來。閱讀之下，不勝駭異。查厦門界事，本領事奉國家命令，但知早日定界。若有男婦聚集，宜由地方官將兩國約章之意明白出示曉諭，使民知悉。況聞有人从中暗使，閩厦之人俱各聞知。前厦防厅駱出示租界，本領事派員丈量，后貴道同本領事到龍泉宮履勘許時，民情亦極安靜。且夫甲國向乙國締結條約，其乙國之國民必要听从，是萬國公法之通義也。而貴道前函云“民墓民居實有碍”，本領事立法安頓。今反云“民心不从”，无乃前后兩歧。总之厦門地界，是系兩國政府訂約允准明文，毋庸多辯。務希立即照圖定界歸管，以副約章。若再遷延，显系貴道故悖國家許准原約，合應照復，為此照請貴道查照施行。須至照會者。

## 復日領事上野照會

四月初九日

為照復事：本年四月初八日准貴領事照復租界一事。查虎頭山居民墓甚多，種種窒碍，當貴領事初勘之時，函請民勿喧鬧，已知民情不順。今乃執定此地，附近居民，切肤之痛，无怪群情洶洶，不期而集。所以擇地務察民情，豈能強其所難。中外一理，亦各國之通義。本道尽心體察，酌擇地段，疊與貴領事妥商，議以浮嶼、沙坡頭听擇一处，原屬竭力籌辦，以副原約。合就照復。為此照請貴領事查照施行。須至照會者。

## 英國胡領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領事曾准興泉永道函，以“日本固執虎頭山作為租界，如有滋事以及阻碍商務，不任其咎”等由。茲將函抄請貴督部堂察閱。本領事当即照復：“如英人身家生意有受亏之处，要向地方官是問，賠償一切。”貴督部堂自能知悉，英人生意船只在於此地為多，

① 与上文全同，略。

他國較少，如果滋事，英人必首蒙其害，總望地方官保護。現因興泉永道恐致激成事端，又慮不能加力保護，為此相應將此情由照會貴督部堂，請煩查照。惟冀准情設法防患，以免英人身家受害，是切！須至照會者。

計送原函一紙。

### 復英領事照會

為照復事：本年四月初七日接貴領事照會：“准興泉永道函，以‘日本固執虎頭山作為租界，如有滋事，以及阻碍商務，不任其咎’等因。英人生意船只在於此地為多，如果滋事，英人必首蒙其害。請准情設法防患，以免英人身家受害”等因，准此。

查先准總理衙門來電：“日本使稱：‘鼓浪嶼地可不要，但請給廈門專界，自虎頭山山角迤北沿海給四萬坪，並向英、美使商妥，不致攔阻，請飭關道與日領事商辦’等語。該處是否有此隙地，於地方不致妨碍，英、美各領事有無異議，希飭惲道會商日本領事，詳查辦理”等因。業經行道詳查情形，妥商辦理在案。茲接前因，查此案尚未據廈門道稟報前來。惟聞虎頭山一帶，為各國輪船停泊起下貨物通商之處，岸上城防街市稠密，山腰坟墓纍纍，有十餘萬之多，為全廈形勝之地。一經劃出專界，不但有碍各國通商，且民心惶恐，必至滋生事端。應請日本領事切勿固執成見，與興泉永道從長計議，總祈與日本有益，與各國有益，與地方有益，彼此相安，毋滋流弊，致釀事端，方期妥協。除照會日本上野領事查照，並行興泉永道會商妥辦外，合就照復貴領事，請煩查照為荷。須至照會者。

### 許督憲來電

四月初十日

惲道：

密。昨接總署電：“倭使以福州劃界甚妥，催劃廈界。本署據三月魚電，告以虎頭山直西海岸，勘撥四萬坪，舍此無辦法。彼堅謂距鬧市太遠，不便商務，并疑惲道之阻撓，本署始終不允。辯之再四，始告以電聞與領事再商。令囑領事切勿堅執，希酌辦”等因。現界事有無端倪，

速詳電，以便電復總署。督署。 蒸。

### 電稟督憲

四月初十日

福州督憲大人鈞鑒：

蒸電敬悉。虎頭山實無隙地，日使前言不必拘定此地，深知地方情形，最為平允。查浮嶼離海岸提督路、打鐵路等市面甚近，大輪往來停泊之所，距鬧市并不遠。必不得已，惟有日使原指之沙坡頭尚可設法湊四萬坪。已備詳文兩處圖說，交王倬資省親呈，并請照詳速咨總署。 蒸。

### 電稟督憲

四月二十八日

福州督憲大帥鈞鑒：

密。儉電敬悉。日本租界，職道甫抵任，即丈量鼓浪嶼，莫不允，飭止。遵議廈門，日領事要虎頭山、草仔垵塚墓民居，正在籌議，而民心洶懼。幸稅務司親見，恐釀事端，曾往勸日領事兩遍，日領事不肯絲毫通融。又奉憲台牌示，英領事照會因此處商務重地，恐釀事端等情。職道思轉圜之法，擇地兩處，一為日使原指沙坡頭，一系總署指直西海岸，詳叙情由，繪繕圖折，稟求轉達總署，與日使酌商。請日使將此情形電告彼國外務部，以明職道竭力轉圜，始終無固執之意。圖折已否咨送。職道宿疾復發，擬节后到省面請訓示。 儉。

### 督憲來電

四月三十日

惲道：

密。頃接儉電，并未妥籌辦法，惟斤斤以前事為言，且稱“宿疾復發”，意存推卸，碍難電復總署。據日領事照會言，沙坡頭、浮嶼均廢地，是兩處萬無可商。至虎頭山民墓如何保全，民居如何價買，大可彼此熟酌。此時事機已迫，務當迅籌兩全辦法，切實申復，毋庸來省，免再稽延。历来交涉事宜，無仗總署轉圜之理，必領事首肯，使臣始無異詞。前電甚明，不料有今日事也。時局艱難，貴在通變，輕重緩急，所當熟權，未宜胶柱，望審思之。督署。 鑒。

## 电禀督宪

五月初一日

福州督宪大帅鈞鉴：

密。艳电訓誨諄摯，职道痛哭感涕。数日来极筹两全，无如日本要虎头山，德領事云：“他要虎头山，我要虎头山連界之寮仔后。”英美已先有明文，日界一有迁就，事机更迫，后患更多。区区厦門，各国更番要素，势不至全島淪胥不止。至民情憤激，前电已詳，利害較然，两全无术。职道世受国恩，立志粉身图报，倘日領事在厦发难，則职道責无旁貸，誓与共存亡。若向別处恫喝，則請先将职道奏参，明告日本領事，俟簡放有人，再行开議，便可緩已迫之事机。下忱惶悚，非敢稍任意气，貽誤国是。現在日領事来函，因事赴台湾，須五、六日方回。謹附稟聞。 先。

## 复洋务局函

五月初十日

敬复者：

頃奉本月初二日排单手示，詳詢日本租界一事。弟到任五月，尙未能了，时煩帅廬，惶愧万分。然蒙督宪知遇，岂肯草率了事，貽誤国家。数月来公牘电信，已在大帅洞鉴之中，无庸贅述。其中隱情密理，与現在密筹办法，有不能不形諸笔墨者，今为吾兄拉杂密陈之。

虎头山雄峙海面，在厦門为第一形胜之地，俯瞰城市，了如指掌，若得此地，即可制全厦之死命。日人包藏禍心，岂为商务起見。其藉詞商务要地者，伪說也。台湾已去，厦門为漳、泉門戶，与省垣成犄角之势。日人专力謀厦，故必爭虎头山。目今督帅經營防务，事事洞烛先几，岂可遂其狡謀，一也。

自来租界未定之先，他国无不以保护坟墓购买民居为言，先請划界。迨名目一定，我国事权既失，听其魚肉，而无如何。坟墓每塚，略与銀錢，勒令迁让。民居則先强地方官出示迁让，强者尙稍得价值，弱者飲泣吞声而已。此等故智，天津等处，前車可鉴。虎头山民居千百所，坟墓約十万余塚，俗名金鑑照芙蓉之地，为全厦鎮山，民間信奉最誠。一旦割去，厦民必不甘心。苏、杭初議，日人何尝不索閭門与湧金門

地；嗣后卒議定青阳地、拱宸桥空曠冷落之处。要在据理而爭，始得破其奸謀。二也。

英美各領事始亦欲收漁人之利，俟日界一定，即各索租界，瓜分全厦。后見我国坚持前說，已洞悉其狡謀，遂亦变計思来亲附。弟明辯以理，密探其詞，英領事以不与虎头山为是。美領事曾为日人游說。弟告以日人索我民居民墓。美領事云：“此即不合公法。”辛稅务司亦云：“沙坡头、浮屿何尝不是通商要地，日人別有肺腸耳。”弟数月来，悉心布置，密为探听，守定“临事而惧，好謀而成”之意。而日人伎倆，各西人均謂有地划界已尽条約之理，日人何得蛮不讲理，妄寻衅隙。三也。

日本公使一則曰：虎头山脚迤北沿海划拨四万坪；再則曰：不必拘定虎头山。电报現在存案，均可复查，岂能抵賴。此次总署来电称，日使述外部之意。弟細揣其旨，当是日領事見其公使通融办理，无可挟制，聳动外部，虛詞恫喝其公使，已有意見不合之处。弟何敢謂前上之两图一折，必能由公使定局。然言已出于公使，若不扭定此言，更何从着手。总署既見图折，自必与其公使观看。其公使言犹在耳，岂遽肯翻悔。即使翻悔，我国亦有詞矣。日人当自咎其人，何得与我国家寻衅，四也。

弟硜硜之見，誓与厦門虎头山同去就。各洋行均能深諒苦心，密为耳目。盖上野領事亦不料狡謀之未遂，假赴台湾，阴实回国。是否別有所图，抑或另簡人議界，尙难悬信。而据目前各国公議势力，总署即不为外面主持，弟犹得借各国公議势力与之力爭，理直詞壯，未必遽为日人折也。公法为万国所不能逾，公議非一国所能违。五也。

要之，上有督帅維持閩海，而弟敢使全厦形势坐致瓜分，何以报知遇？何以对衾影？国家受外人欺侮，已至今日，弟又何敢稍任意气，妄开衅隙？盖此事既无开衅之理，而人心实有可恃之机。坐失此机，殊可惜也！我輩感深知遇，蒙大帅不以寻常見待。遇此等害在目前之事，岂能自顾身家，退怯畏縮，以損大帅威望耶！要当如吾兄指示，审机度势，密謀于心，以为归束之法也。保商局開設以后，商民懽騰称頌我督帅不已。弟拟告諭中外，宣揚皇仁与督帅之精心，乞回明督帅，将四月十五日恭奉上諭，与四月十二日御史潘庆瀾奏发奉上諭，一併行发来

厦，以便恭錄，为禱！

### 省城司道來函

五月初四日

敬啟者：

日領事要索虎頭山租界，接讀致大帥電稟，淋漓慨切，油然動忠憤之心。厦島士民何修得此。惟頃奉帥諭：浮嶼、沙坡頭兩處，日領事均以為不便，而所索虎頭山一處，旧有坟墓允為保存。察其情形，似尙非不可以理喻。如果山上有坟處所諸多窒碍，或與約定不得遷毀或划給山下无坟之地，不敷原數，即准其在于就近沙滩开拓。但使无伤大局，不妨曲示怀柔。當此時局艱難，以聯絡邦交為要務，與其堅持而无補，不若婉轉以求全。中日唇齒相依，損于我未必利于彼，徒使環視強鄰，坐享漁人之利。動之以利害，曉之以理勢，或者日領事幡然悔悟，亦能就我範圍也。明知持論侃侃，无非為國為民起見，但總求事有歸結，計出萬全。凡此不得已，朝野所共諒。所盼閣下剛柔并濟，因應咸宜，以措厦島于磐石之安，是則弟等所望風拜禱者耳！

### 復兩司函

五月初九日

晉珊方伯<sup>①</sup> 大人閣下：  
鼎臣廉訪

本日接奉驛遞初四日所發手書，傳述帥諭，仰蒙究系，籌畫厦門，精詳剴切，弟敢不心領神會，求所以副帥意而報諸公雅命者。

蓋此事既籌議五閱月，無計不思，無言不到。浮嶼、沙坡頭遵總署之諭，从日公使之言也。此時尙未批出，弟不能與日領事開議。若總署回文一到，准令開議，便可再與日領事磋商陳說，善作調停。虎頭山脚，前會議及。當時日領事銳意虎頭山，未肯就范。日前稅務司密告，日人現在只要存虎頭山名目。弟亦成竹在胸，借英、美各國公議，就山脚海灘空地，湊足坪數，以存其虎頭山之名，作為收束之法，然未敢聲揚。蓋日人鬼蜮多端，密布耳目，若知我有意遷就，則又將多方要素，以遂其初心，事又難就。此次日領事回厦，文函備極謙抑，亦未始不思

① 余聯沅字晉珊，時任福建布政使。周蓮字鼎臣，時任福建按察使。

收束。弟总俟总署批到，磋商至各国領事肯出調停，以塞其要索之口，方为結局，此皆弟之衷曲。

前日次兄函中所不敢露者，敬为我公密陈之。我輩为国家防利害，岂动以身殉国便为塞責，不求所以保全之法。然必能坚持身守，則彼族不得已而思其次，自可通融。否則肆其封豕长蛇之性，何事不可要求，非至复巢取子不止。弟身当其責，何敢避其难，我公諒能鉴其苦衷也。陈次兄函抄呈冰鉴，其所以不敢露之故，詳于再启，閱之自悉矣。总署信到，务求飞示。

璧流  
芝仙 两翁同鉴。

### 周臬台交閱总署致督帅函并問答

筠菴<sup>①</sup> 制軍大人閣下，密启者：

日本廈門租界一事，前五月十三日接准大咨，并函牘繪图各件，閱悉一是。嗣于漾电奉达各节，計登台督。查此事自立文凭，迄今三年之久，屢經彼此商辯，未能划定。日前矢野使来署，謂：“廈門道与領事意見不合，托言民居坟墓，諸多窒碍，不肯照領事所指之地划給。現据彼外部催令早日議定，免生枝节。并云設立租界，以通商为本，若地太空曠，殊失本意；即便稍有窒碍，亦可預商办法，不如仍在虎头山一带为便。憚道多方阻挠，坚不照拨。外部来电云，应請将憚道更換”等語。本署与之再四爭辯，始將請撤关道之論駁回，另由尊处遴派干員与該領事和平商办。究竟虎头山附近有无隙地可拨，或拨不足数，再于沙坡头等处酌量拨补，凑四万坪以符原議。业經訂定在先，断难靳之于后，如因彼此爭执日久，迁延不易收束。希遴派明干之員，从速赴厦会勘。但使所拨地段，与我无大妨碍，即可早为划定。其間或小有不便处所，該使既言妥商办法，自应飭該員与領事詳議章程，以防流弊。若必仍持成見，徒煩笔舌，別生节枝，想执事权衡在握，必能措置咸宜也。

至憚道办理此事，自系为公起見，惟以后交涉日长，該使所称与

① 許应騷字筠庵。

領事齟齬情形，各具問答，檢閱便悉。若不為之和解；意見日深，他事更多棘手。并望轉飭該委員就便與領事善為解說，令與惲道當面說開，彼此不傷體面為要。茲將該使來署兩次問答抄寄冰案。仍希將辦理情形，隨時電告為盼。專此，布頌勛祺。

### 照錄日本矢野使來函。問答

矢野云：廈門划界事，現據我們政府來電，須從速商量辦法，惟恐遷延再生節枝。自光緒二十二年夏天定立文牒後，彼此商議許久，原劃二十萬坪，減至四萬坪，鼓浪嶼亦不設界。我們已讓到盡頭，貴國既允划界，須以信義為重，給以貿易相宜之地。乃廈門道與領事不合意見，托言民居墳墓，諸多窒礙，不肯照領事所指之地划給，是以政府之意，令我與貴署商議。一在定划租界，一在責備關道。

答以：廈門道實有為難之處，民居廬墓既多滯礙，民情自難妥帖，前因矢野大人說過，不必拘定虎頭山地方，我們即電致閩督，孰知貴國領事仍要執定該處，所以久未商妥。

矢野云：我雖有此說，因不能逾度，仍以領事選定何處為準，還求王爺做主。凡設立租界，以通商便益為本，須近熱鬧地方，兩國商務方可興旺，若廈門道所指空曠之地，離得太遠，不如虎頭山一帶為便。

答以：熱鬧之地，民居必定稠密。法國前要四明公所我們熱鬧處所，始終不允。既是兩國交好，于貴國有益，亦須于中國無害，只要矢野大人轉飭領事，另擇一相宜地方，我們亦可知照閩督，不拘原議。或一處地窄，分作兩處勻撥亦可。

矢野云：領事所指之地，亦并非過于熱鬧，總可和衷商辦。惟廈門道有意阻撓，仍須責辦。

答以：道台說領事固執，領事說道台阻撓，各執一詞，所以閩督來電，擬兩國另行派員察勘。前曾請矢野大人告知貴國政府，現在有無回信。

矢野云：政府來電，將察勘一節，暫且擱起。先須責辦惲道慫恿英國領事，及不肯出示安撫民心兩節。

答以：英領事自言有礙，租界未定，如何出示？當勘界時，老幼環求，稅務司亦同親見，實系民情不願，惲道并非辦理不善，斷難責備。我們因其與領事意見不合，另行派員察勘，已屬格外通融。今日所說是租界事，矢野大人如以為可，我們即電知閩督派員商辦，若再牽連惲道之事，只可不辦了。

矢野云：派員另議，我亦甚願。至惲道照會文內有輕藐領事之語，論禮貌不應如此。所以我政府看得甚重，若不將伊更換，恐以後辦理交涉，與領事更多齟齬了。

答以：惲道事屬為公，且我們看來，其照會文內，亦無輕藐之意，領事未免誤會。況彼此辯論之語，稍有參差，事所常有。此次彼此意見不合，總因勘界，現我們為顧重邦交，另擬派員會商，不請貴國將領事更換，已屬分外遷就，你再爭執，亦太不恕道了。

言次，石井參贊云：我們矢野大人要顧領事面子，王爺及列位大人又說憚道不錯，想一調停之法，令憚道向領事見面說開，彼此即可解釋了。

答以：石井參贊既欲調停此事，語意亦尚和平，我們可告知閩督，即令所派之員，遇便向憚道與領事和解說開，亦可使得。矢野大人亦要轉告領事，不可誤會照會內的話，看得太重。

矢野云：我們政府要資憚道之意，亦非專為言語輕重，現既和平了事，請貴署告知閩督，憚道照會內有措詞失當之處，令委員向領事多說几句好話，將此事辦得圓全，即告知政府不再計較便了。

答以：可。

矢野遂去。

## 第二次問答

矢野使云：前商廈門租界事，今接外部來電，即照日前所商辦理，請貴衙門電知閩督，即派委員前往與領事和衷商辦。其中關碍民居坟墓各節，亦須預先商定辦法，以免臨時再有爭執。

答以：現在尚未指定租界，若實窒碍，必須彼此通融，方可就緒。矢野大人電飭領事，不可固執為要。

矢野云：外部來電，以後廈門地方，兩國交涉日繁，總望此事早日了結，免生枝節。

答以：我們因領事與廈門道各執一詞，所以擬派員另議，惟租界以划地為要義。廈門道與領事所指之地，皆可不必拘定，我們亦不能遙度，總俟委員到后，察勘相宜之處，于貴國商務有益，于中國亦无妨碍，方是持平辦法。廈門道前議浮嶼、沙坡頭兩處，浮嶼稍有不便，沙坡頭似尚相宜。

矢野云：現在減至四萬坪，沙坡頭已不在內。領事所指之地，似與中國亦无大碍。

答以：總是彼此和商，不設成見，庶可早了此事。

矢野云：憚道既與領事不合，能調開才好。

答以：交涉事件不止一國，若因此一節調開關道，断无此辦法。惟為顧重兩國邦交起見，容電閩督，轉令所派委員，順便與憚道領事兩下和解就是了。

矢野遂去。

## 臬司周蓮會辦日本租界滋事全案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1899年)七月至八月

咨周臬司

七月初十日

為咨送事：案奉閩浙總督部堂許<sup>①</sup>牌開：“案准總理衙門來電：兼署福州將軍

① 許應駘，時任閩浙總督兼福州將軍。

‘日本使述其政府来电，厦門租界立約三年，尙未議妥，請速照日領事所指地撥定，即稍碍居民坟墓，亦可妥商办法。并以厦門道有意阻撓，欲請撤換。本署力与駁辯，始商明另派妥員与領事妥商。究竟虎头山附近尙有若干地可撥，或酌补他处仍足四万坪之数，总祈于彼商务有益，择其无大妨碍，早日划定，不宜再延，致生枝节。該使又以憚道給領事照会措詞失当，希并飭委員从中和解，免致日后齟齬为要。漾。’等因，承准此。查此案前据該道来詳，业經照咨总理衙門核复在案。承准前因，自应委員速为商办完結。查周臬司曾任兴泉永道，于該处地方民情甚为熟悉，亟应派委前往厦門，会督厦門道厅与領事妥商。总期华洋悅服，彼此相安，方臻妥洽。除飭委遵照尅日前往会商办理，随时稟报察核，仍将起程日期报查外，合併飭遵，为此牌仰該道即速遵照毋违須牌”。等因，奉此。

茲貴司奉委到厦，相应将本案卷宗咨送查核。再，本案系于光緒二十二年三月初一日楊前署道任內，奉文派員勘界飭知到道。其后委員勘复情形，未据委員併稟来道，亦未奉有文行。迨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接据日本駐厦上野領事文称：“拟定火仔垵，草仔垵，沙坡头背后至靠山地方作为日本专管租界，先經詳由該国使臣照会总理衙門查照。請飭厅县不准在此界內租地与人”等語。随于五月二十六日奉前部堂边牌行，轉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門咨称：“就折开可以酌租之处，飭厦門道与領事相机商办。計粘抄內开地名两处：一南岸沙坡头之东过水塹台，名沙坡尾，长寬約八十丈。一西岸浮屿外有海滩一片，地名海岸。就两处指定一处，作为租界”各等因。

二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奉前兼署部堂增牌：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門咨：“接日本林署使照称：‘請将近沙坡头之海岸，即民船寄碇处起，包括背后山岭之地，沿海至瑞記洋行止。又鼓浪屿西岸紗帽石山起，至五个牌止。作为专界’等語。由本衙門与該署使商明，在两处內酌定相宜一处，由地方酌办，作为专管租界”等因。各前道未及开議，交卸移交前来。

敝道抵任，于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接上野領事照称：“請将近山坡头之海岸，即民船寄碇处起，包括背后一带山岭之地，沿海

至瑞記洋行止；又从鼓浪屿西岸紗帽石山起，陆地而外，海面务从宽广，预备将来填筑至五个牌止；均作为日本专管租界”等語。敝道当查总署行文，系由两处内指定一处，已与該国林署使商明。而上野領事来文仍以两处均作租界，显与总署行文不符，此与駁辯者一也。

又本年二月二十四日奉督宪电：“准总署电：据日使称：‘鼓浪屿地可不要，但請給厦門自虎头山脚迤北沿海給四万坪’等語。是否有此隙地，于地方不致妨碍，希飭憚道与日本領事商办”等因。敝道詳譯日使所称“自虎头山脚迤北沿海給四万坪”一語，查虎头山迤北为王厝山，西北为草仔垵，西南为沿海，則西、北、南三境皆为所有，已包虎头山在内，仅缺虎头山东西一境耳。盖該山之北，平地无多，一入王厝山边，民墓纍纍；西北草仔垵舖屋民居櫛比相望；西南沿海，又皆行棧碼頭；若如勒迁勒拆，势处其难。此与駁辯者二也。

又准稅务司函称：“日本領事云虎头山一地，系該国大皇帝及駐京欽使所訂，万难改移”等語。查租地与让地不同，让地既立和約，則一律棄捐，非我国所能自主。租地可租与否，应随主便，岂彼国所能自定。此与駁辯者三也。

有此三端，势难緘默。敝道才識迂疎，于此事委曲求全，苦心孤詣，往返商論，笔秃唇焦。乃上野領事执一不回，轉指敝道为固执。今既派貴司会督勘議，应請主稿定議，以全邻誼而重邦交。不胜感幸！合併声明。为此合咨貴司，請煩查照核办施行。須至咨者。

呈督宪稟同前因。札厦防厅文同前事。

岐西保董事職員叶恩燾紳耆  
 暨舖戶等僉稟

陈彦士、蔡树勛、李宗江、  
 林继祖、陈振崗、周怀尹

为虎头山关系全厦，万不能开辟日界，恳賜恩慈，拯救大局事：窃厦門虎头山高聳，与龙头山并峙，城郭民居俱在肘腋之下。該处为全厦营壘之地，新坟旧坟，何止数万，即燾等俱有祖坟在彼。前因日本拟辟租界，閩厦之人，洶涌殊甚。幸宪台爱民如子，力拯时艰。前聞北京消息，知虎头山租界由总署力爭，拟定沙坡尾，閩保之人欣感无似。前月初間，虎头山开辟之說，挖坟掘棺之言，又复閩厦皆是。窃幸周臬台

鋒車蒞止，閩厦經顛轉圜，靡不仰望與日領事力持不可。詎日領事雄心頓起，借以划虎頭山下為名，無碍坟墓民房，恐將來由淺入深，其地勢必圖拓綿亘。閩厦之人早已會諸心而切齒不願意。前月十七日，界內民居與日人較鬧，通厦商民，關閉兩天。所願恩慈慰諭，方得啟門交易。先台忠心為國，尽心為民，雖里巷孺子婦人咸知欽佩。茲聞先台高陞在邇，万众一心，誰不想攀轅而泣阻。肅等顛乞公祖大人，俯賜察核。子惠元元，始終如一，或能挽回鋒車，力為拯救，閩厦士民，咸戴靡涯。頂德切稟。

計合厦紳民途郊共二十四稟附卷，茲不備錄。

### 厦防厅方丞來稟

七月十八日

敬稟者：

案奉督憲牌行，委臬憲會同憲台督同卑職辦理租界等因。卑職遵照憲諭，邀集紳董商酌定界，即於十六日邀齊在署，約十七日偕同紳董前往龍泉宮勘界。是日卑職與紳董均往，為雨阻而未能辦，改定十八日往勘，原議并無偕日本官同往。十七日晚間，忽接朱倅清澤來函云：十八日與日本官同往，囑多帶差役彈壓。卑職當以勘界之日，民間往視者必多，而日本官同往，誠恐搖動民心，滋生事端，自應格外慎重，隨經多派差役，并往營借撥兵丁，以資彈壓。十八早，卑職即齊帶差役，候營兵撥到前往。乃聞日本領事已派警察官日吉、書記官松年先往，帶竿旗亟欲插界。并蒙臬憲派朱倅、楊牧俱行。卑職不及再候營兵，隨時趕往。而途中人聚甚多，街巷為之填塞，一路攔輿哀懇，無非為租界之事。节节阻塞，致稍耽延。至則日本官已去矣。查詢附近无知愚民，因租界已成，使其安身無所，聚眾喧鬧，忿忿不平。而日本官見勢洶洶，即奔至路頭上船而返，過於張皇，致被眾人在岸拾石而擲之，一日本官中有微傷。隨經卑職彈壓，將眾解散。尚未回署，又據各處董保報稱罷市，復經卑職徒步而行，沿街勸諭開店，下午始各漸開。今早已開片刻，仍復關閉，事關大眾，以至於此。此十八日插界滋事之情形也。除再諭令各店照常生理外，合先飛稟大人察核。肅具寸稟，恭敬鈞安，伏乞垂鑒。卑職祖蔭謹稟。

## 巡查委員來稟

七月十八日

敬稟者：

頃經張后保地保報稱：今早十點鐘時，日領事派警察官日吉、書記官松年到龍泉宮上岸，與廈防廳定租界。見有男女老幼多人喧鬧，忿忿不平，日官飭差趕逐，更犯眾怒，日官見勢不順逃走，聞上船時有被眾人拋石受傷。有云急奔跌傷，未知確否。眾人至十一點鐘時始散。現在通街因此罷市。理合稟明憲鑒。

巡查委員陳國衡謹稟。

## 電稟督憲

七月十八日

督憲大人鈞鑒：

密。職道病足經旬，尙難步履，昨晚始知臬司已與日領事商定界約，未列職銜。本日巳刻，方丞來謁，扶疾出見。據稱：“辰刻奉臬司諭，飭該丞及隨員朱倅、洋務楊牧，約同日副領事并所帶兩洋員，手携日本插界小旗一束，至龍泉宮小坐。當有婦孺肆罵，攆逐不去。外間聚眾漸多，倭員驚惶自遁。百姓群追至海旁，一人被石擲傷，一人赴水救起，隨渡海回領事署。現內外街罷市，并有人趨赴臬司行署未散”等語。職道當飭方丞速回開導彈壓。一面分飭員弁前往領事公館妥議。仍擬力疾與臬司商辦。余續稟。祁。嘯。

## 保甲总局委員來稟

為稟報事：本月十八日巳刻，廈門關帝廟街罷市。卑職聞知立即督帶差勇邀同懷德保董事吳鴻道勸諭各店照舊開張。業經遵諭開張三四間店。陡有匪徒喝聲：“開店要搶。”卑職回頭一顧，立拏匪徒一名，不知名姓。因卑職手拏不放，被三四匪徒群毆傷手，相持至一點鐘之久。董事無力相助，遂被拒脫。所有廈門罷市，卑職勸諭開店，匪徒喝搶、被拒脫緣由，理合具稟。伏候憲台察核批示祇遵，實為公便。為此具稟。須至正稟者。

保甲局委員梁洪謹稟。

## 巡查委員來稟

敬啟者：

本日十点钟时，据和前保地保报称：“今日通街仍旧罢市，現保內鎮邦街有日本志信洋行，門首聚众百余人，其势洶洶，似有与該行为难之意”等情前来。卑职除一面差本稟报宪轅外，亟往认真开导。幸蒙宪台传諭，随即亲临弹压。众人聞之，始漸分散，現已安靜。理合稟明宪鉴。

巡查委員陈国衡謹稟。二十日。

## 电稟督宪

七月十九日

福州督宪大人鈞鉴：

密。昨电发后，保甲局梁从九祺祥因劝諭开市被毆。本日辰刻据报：日商志信洋行与人互爭，內欲开枪，外欲放火。又据大船船戶皆草仔垵人，聞欲割界，停运洋行貨物。各国洋商譁然，情事正急。职道往商周臬司后，亲出弹压。紳民环訴。职道告以界約未定，群疑莫解，僉欲臬司对众面言，方始征信。乃柬請臬司同蒞保商局开导。群請臬司出示立案。臬司宣諭：“虎头山塚墓已商明不給，草仔垵一带日本所索之地，虽經商及，但須稟由宪台奏明飭遵，应俟示下，断非本司所能擅主。签字告示，当与道台会銜晓諭。”于是群情稍定。职道虽飭方丞諭速开市，現漸遵开，堪慰宪廑。惟聞日領事已发电回国，不知何云。現将滋事匪徒，飭查拿办，民情漸次化誨。綱紀所关，自应整飭。至前項界务，請仍飭臬司主持，以期妥慎。

职道祁稟。

## 致余署藩台

晋珊方伯大公祖大人閣下：

昨将廉訪到境及职軀病足情形，敬陈清听，計蒙察照。厦門界务，弟遵飭磋磨，計历数月之久，未能就緒，致劳廉訪远来，自揣已极慚歉。廉訪到后，窃謂威望素孚，华夷推仰，自不难內戢民志，外洽洋情。是以三接光仪，未敢僭参末議。廉訪亦引为己任，从未下問一言。盖体恤病軀，不相劳扰，其眷爱尤可感也。

十五日辰刻，朱委員來述廉訪之意，出視划界告示底稿，囑會敵街。弟見稿內所叙，除虎頭山山頂坟墓不入界綫外，其餘四至，一如上野原請。弟審度再四，竊念廉訪乃特委之員，划界為國家重務，既已定議，未可稍涉阻撓。特民情向背何如，實難懸度。當囑轉致廉訪，請將大意先與士民告知。如果群情翕然，即行張貼文告。倘尙違拂，似宜從緩會勘。朱倅轉陳廉訪，亦垂采納。當飭廈防同知傳紳面諭。聞是日到者寥寥數人，其中或從或違，爭論不一。

十七日傍晚，弟聞臬轅有十八日交界之說。初尙以未見知會，或系訛傳。惟輓聽不安，乃扶病冒雨往謁廉訪。相晤后，見案頭有約稿一紙，上系廉訪與上野兩人單街。詢諸廉訪，即云：“大致已定，明日插界，二十日即赴泉州”云云。弟因約上既未列敵街，則鄙言即不必盡意，乃諛屬加意慎重而別。

十八日辰刻，即聞有毆逐插界洋員，一受傷，一落水遇救，閤街罷市之說。隨據同知方丞面稟前情，具詳昨日電稟，另紙錄陳。弟思事既決裂，自當先靖地方。隨經分飭員弁，先將日領事館及臬台行轅密加防護。仍飭方丞逐一開導彈壓。午間又有一查街委員因幫同勸解，致被群毆之事。幸聞赴行轅眾民，經廉訪親加拊諭，告以決不將虎頭山地割作租界，始轟然散去。然街談巷議，猶謂既未割界，何以指導洋人插旗，明系權宜遣散之言，未可信實。紛騰口說，眾情洶洶，似未可度外置之。第思民氣難馴，必須解令渙散。若罷市不已，必致波折橫生。乃方丞勸諭竟日，尙不能渙釋群疑。

本日午間，又據提中朱參將必成來云：“探得外街有日商開志信洋行，因未閉戶，經群不逞勒令閉歇。內欲施放洋鎗，外欲擲入火藥包，几至互斗。經弟先倩營員帶兵彈壓，一面亲历誠諭解散，以靖人心。正持議間，紳民環訴虎頭山一帶，不僅山頂有坟，山脚、山邊墓亦不少。草仔垵一帶，民居罗列。將來或開馬路，或建洋房，勒拆勒遷，勢所必至。就令給价，倘值多給少，何所取償？或地窄人稠，何所栖止。甚至巡捕有費，路灯有費，百端苛累，民何以堪！彼時訴諸華官不理，訴諸領事不听，蚩蚩之愚民，又將誰訴！現在臬司定界，只與領事密商，在廈官民皆不知悉。忽見日人持旗插地，萬姓惊惶，乃不得已而出此。

是必得臬司明白宣示，乃可安心”等語。

弟熟察民情，不过因身家念切，作此无賴，非尽持蛮。乃諭飭諸紳，公請臬台同蒞保商局集众商酌。廉訪到后，万口申訴。經廉訪宣言：“一虎头山議定不給，坟墓議定弗迁。一草仔垵一带，日本所索之地，应否照給，須請督宪核定奏明，非本司所能自主签字。应出告示，俟回行轅立即会道晓諭”等語。于是民气稍定。又經廉訪飭紳帶領亲兵向众人麇集之区，逐加宣布。弟随飭方丞传諭各鋪戶，先行开市，以安民情，現既遵飭逐漸开肆矣。

特是厦門大船船戶，均居草仔垵地方，現聞屋地划归租界，又集議停拨洋行輪船貨物，各国洋商又复譁然。第未据照会前来，姑置緩議。惟租界已否定約，弟处不得而知。今日本系廉訪柬招上野領事于行轅議集。正恐上野来时，小民或生他变。旋聞上野辞不赴召，廉訪乃亲往該署晤談。据方丞抄呈上野回书，俟成約后，即欲签字。弟虽于今日別时再三陈諸廉訪，謂事关交涉，总宜上稟帅裁，候电复諾。然垂听与否，未可必也。弟远违定省，望云思深，加以疾病糾纏，久决引退，不必多此贅言。第情事如斯，約略奉告，伏維心照，不尽所怀。手此敬請蓋安。

再，昨聞上野已发电回国，其中何語，不得而知。又及。

鼎臣  
子仙 两兄同此致意

## 示稿二件

### (一)

会銜为明白晓諭事：照得国家与日本立約，在厦門地方拟开租界，原議十二万坪为限。經两国会商三年之久，减至四万坪。可謂体貼民情，通融已极。自应划定，以全邦交。現今再三与領事商定虎头山不动，坟墓不动，庙宇不动，即偶有零星在租界之坟，亦必妥为保护。租界者，犹如中国之租厝，公平交易，决不至驅逐貧民。拟由虎头山脚下之海滩，至龙泉宫一带，酌为租界，尙未議定。其中民房願租者，准其議价向租，断不相强勒抑。本司道先将大略情形，使民周知，以解群疑，除章程另行鈔示外，合先晓諭閩厦軍民人等知悉，尔等仍旧安居乐业。妇孺如敢喧嘩，惟以家长是問。互相开导，切弗妄听浮言，別生

疑慮。本司道實有厚望焉。各宜遵照毋違。特示。

(二)

昨接十途郊董事面稱：大船船戶不願以草仔垵併歸租界，懇請出示，以安民心。本司道查開租界，原非官之本心，乃系恪遵國家條約，況又無害於民。現在別省租界均各相安，何獨廈民偏多顧忌。今擬先請督憲之示，相行定局。爾等切弗自行疑懼，致滋事端。特此再諭。

此諭用硃筆，七月二十一日硃筆未加，余遵行。

電稟福州督憲

七月二十五日

督憲大人鈞鑒：

密。二十二日辰刻臬司赴泉，先與臬道會銜出示，內有“只給虎頭山之海灘”一語，民心遂安。近日風聞各國洋商公稟各領事，請告日政府，廈門租界請飭領事不得強取。當詢各國商務公所，據抄送稟稿前來，內云：“為順日本之願云云至其害非淺<sup>①</sup>”等語。又探得日領事上野，近亦愧悔。臬道擬俟日內足疾稍好，即往見上野，察其果有悔心，即可從此轉圜，與之定局。于初一日晉省面請訓示遵辦。稟。有。

密錄洋商務公所致各領事函稿

為順日本之願，定立租界，以致輿情譁然，地方釀亂，大小生理罷市。本公所查相宜通商地面，日人可以通融得之。因此次華官為要盡依日人之所欲，以致激生民變，而起亂心。誠恐閩廈匪類，乘此扰乱地方，人命難保。故本公所懇請諸領事，公同出力，勸諭日政府從寬一步。將來租界終可到手，毋庸亟亟強取，致妨民情，倘事有不測，其害非淺等語。

稟請督憲奏咨開缺

八月初七日

敬稟者：

竊職道現年五十八歲，江蘇陽湖縣監生。由浙江鹽大使洊升同

<sup>①</sup> 全文見《密錄洋商務公所致各領事函稿》。

知。迴避改指湖南，历任知府、道員。迴避改发江西，署盐法袁瑞临道。奏派赴都，随办庆典点景事宜。奏調赴江宁，差委督办湖北宜昌賑务，及唐心口堤工。保送引見，并蒙特旨，来京預备召見。遵旨到京，荷蒙召見。奉旨：“著以本班尽先补用，交軍机处存記。欽此。”領照出京，在天津途次蒙恩簡放福建兴泉永道。随奉两江总督部堂札发吏部文凭，遵即承領亲賚到閩，奉飭赴任。于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接篆供职。茲于六月二十八日接到家信，以嗣父坟墓原葬本籍江边，近日江水冲激，齧伤塋地，亟应迁葬高原，以安窀穸。职道系属嗣子，本无弟昆堪以委託，聞信之下，寢饋难安。自应瀝陈下情，悬請奏明开缺回籍迁葬。仍乞宪恩先行委員署理，以便尅日交卸，領咨起程。所有父塋被水齧伤，悬請开缺回籍迁葬緣由，理合稟乞大人察核，俯准奏咨，不胜感涕翹企之至。肅此具稟。恭請勛安，伏乞垂鑒。职道惲祖祁謹稟。

### 周臬司詳督宪

为具詳事：案奉督宪<sup>宪台</sup>牌开：“飭往厦門会督厦門道厅，与日本領事妥商划定租界。总期华洋悅服，彼此相安，方臻妥協”等因，奉此。本司遵即稟辞，于七月初七日乘輪抵厦。即据各紳衿及十途郊商董等紛紛求見，各递呈稟。僉称虎头山为全厦风水所关，且多坟墓，断难拨租，請以沙坡头尾換給。詞甚恳切。当諭以应察看地段，如能爭回一分，即好一分。始各退去。其时惲道适因足疾不能步履，本司随督同厦防厅方丞亲詣履勘。該山坟墓約計十万余座，几无隙地，实属有碍民情。查原議租界，減定四万坪，連日与日本領事上野往返商議，将虎头山一处及該山坟墓均行剔出，以山下之地分段湊給，即間有零星坟墓在租界之內者，亦必妥为保护，不准迁动。領事初甚固执，再三开导，始行就范。該界議明由虎头山脚下起，西北上至瑞記洋行，下至更樓尾；东南至瑞記棧；西南至海滩；东北由南界草仔坡沿山脚迤至竹仔河即洗布河为止。除去虎头山外，只有一万余坪，又将沿岸海滩并計在內，丈量共計二万八千二百二十二坪，所少无几，領事亦可允准。并議明将来由地方官察看地段，酌量补拨。当即繪图議立租約，訂七月十八日划界签字在案。

当未定界以前，本司与各紳衿公同商酌察核，均尙貼服，并与領事商明，屆时划界，彼此各派委員一人会厅勘明定界。詎十八日洋人甫經到地，尙未勘丈，忽有妇孺二、三十人在場喧鬧。洋人目見，即行回船。維时岸上人众，拾石遙擲，致洋人受有微伤。經厅委彈压阻止，当經本司飭厅拏办。并函致領事，先行安慰。該領事深知大体，允不深究。街市亦因棍徒造謠，怕事閉門，一經劝諭，照常开张，民情安帖。

本司查廈門租界現与日本領事議定將虎头山及坟墓剔出，仅以山下之地撥給。現在事已議明，界亦勘定，其約字亦彼此駁換核正，本可速为划撥签字。惟民心浮动，謠言甫息，若此时即行划撥，又恐生事，复与領事商允，拟暫緩办，以期周妥。所有一切章程，俟签字后，另行再議，本司即展輪旋省。合將廈門租界已与領事商定緣由，繪圖開折具文詳复宪台察核分咨。

## 自 跋

光緒二十四年冬月，予奉命出巡兴泉永道，二十五年八月交卸道篆，計九閱月。办理日本租界事，交涉甚繁，凭案牘月日次第录記，以备查考。其未得行知者，恐傳聞异詞，未便凭載。予蒞廈門任，閱前任卷宗。查日界經歷周、管<sup>①</sup>两任，延擱二年，未能再緩。奉許制府轉总署电前后凡六次，飭以极力磋磨，戒以勿稍迁就。岂不謂澎、台既失，廈門为国家門戶乎！故数月以来，遵飭与上野領事坚持辯論，始得將原定之鼓浪屿十万坪爭回，廈門減去八万坪。日使在总署已允不必拘定虎头山，余將原索之沙坡头并浮屿两地以应之。迺議多舛錯，事忽中变，遂貽廈門无穷之害。余請修墓乞去。大府特檄調延平，甫抵任，奉恩命得開缺議处之旨。余謀事无成，有負重任，深自愧汗，然以后謀国是者，尙其为国家受过勿以利害見絀也。心耘自注。

<sup>①</sup> 周蓮、管元善。

# 甲午战时东北清軍一覽表

編者按：以下三表均选自《甲午中日战争紀要》。总题为編者所加，各表标题均据原书。

光緒二十一年十月 北京奉天等省中国軍位置一覽表

| 地名    | 指揮官   | 軍隊名称     | 營 数 |     |     |     |    |   |   |   | 合 計    | 備 考 |
|-------|-------|----------|-----|-----|-----|-----|----|---|---|---|--------|-----|
|       |       |          | 步 隊 | 馬 隊 | 炮 隊 | 小 計 | 營  | 哨 | 營 | 哨 |        |     |
| 盖平附近  | 提督宋庆  | 得勝軍      | 一〇  |     |     |     | 一〇 |   |   |   | 四十四營一哨 |     |
|       |       | 宋玉崑      |     |     |     |     |    |   |   |   |        |     |
|       |       | 兵休兵元兵前兵道 | 銘字軍 | 一〇  |     | 一   | 一〇 | 一 |   |   |        |     |
|       |       | 盛高光邦     | 嵩武軍 | 八   |     |     | 八  |   |   |   |        |     |
|       |       | 張光邦      | 亲庆軍 | 五   |     |     | 五  |   |   |   |        |     |
| 析木城附近 | 侍衛羊陞阿 | 盛字軍      | 四   |     |     |     | 四  |   |   |   | 二十八營   |     |
|       |       | 總兵蕭桂林    | 奉 軍 | 八   | 四   | 一   | 一三 |   |   |   |        |     |
|       |       | 總兵馬金叙    | 牙山軍 | 三   |     |     | 三  |   |   |   |        |     |
|       |       | 總兵蔣希夷    | 希字軍 | 七   | 一   |     | 八  |   |   |   |        |     |
| 摩天岭附近 | 總兵蕭士成 | 牙山軍      | 三   |     |     |     | 三  |   |   |   | 三十九營   |     |
|       |       | 銘字軍      |     | 一   |     |     | 一  |   |   |   |        |     |
|       |       | 盛字軍      | 一二  | 一   | 五   | 二   | 一七 | 三 |   |   |        |     |
|       |       | 新奉軍      | 三   |     |     |     | 三  |   |   |   |        |     |
|       |       | 新 募      | 三   | 二   |     |     | 五  |   |   |   |        |     |
|       |       | 豫 軍      | 三   | 二   | 三   |     | 四  |   |   |   |        |     |
|       |       | 精銳營      |     |     |     |     |    |   |   |   |        |     |
| 摩天岭附近 | 蔣 尚 鈞 | 吉 林 軍    | 五   |     |     |     | 二  | 五 | 二 |   |        |     |
|       |       | 靖 邊 軍    |     |     |     |     |    |   |   |   |        |     |

續表

| 地名     | 指揮官    | 軍隊名稱     | 營數    |    |    |   |    |   |    |    | 合計 | 備考     |        |
|--------|--------|----------|-------|----|----|---|----|---|----|----|----|--------|--------|
|        |        |          | 步隊    |    | 馬隊 |   | 炮隊 |   | 小計 |    |    |        |        |
|        |        |          | 營     | 哨  | 營  | 哨 | 營  | 哨 | 營  | 哨  |    |        |        |
| 北分水嶺附近 | 將軍依克唐阿 | 侍衛 壽山德凱  | 敵愾軍   | 一〇 |    |   |    |   |    | 一〇 |    | 四十一營   | 一部行進中  |
|        |        |          | 鎮邊軍   | 四  |    | 九 |    |   |    | 一三 |    |        |        |
|        |        | 額色訥      | 齊新字軍  |    |    | 三 |    |   |    | 三  |    |        |        |
|        |        | 尹嘉叙      | 靖遠軍   | 五  |    | 四 |    |   |    | 九  |    |        | 一部行進中  |
|        |        | 烏爾抗阿     | 齊練字軍  | 四  |    | 二 |    |   |    | 六  |    |        | 一部行進中  |
| 通化懷仁附近 |        | 道台張錫鑾    | 新奉軍   | 三  |    |   |    |   |    | 三  |    | 九營     |        |
|        |        | 侍衛倭恒額    | 齊練字軍  | 四  |    | 二 |    |   |    | 六  |    |        |        |
| 營口附近   | 不 明    | 老湘軍      | 二     |    |    |   |    |   |    | 二  |    | 三十八營一哨 |        |
| 遼陽附近   | 將軍長順   | 侍衛 富林布   | 吉字營   |    |    | 二 |    |   |    | 二  |    |        |        |
|        |        | 祿 丰      | 吉靖邊軍  | 一一 |    | 二 | 三  |   | 二  | 一三 | 五  |        |        |
|        | 知州徐慶璋  | 佐領 花土榮   | 鉄字    |    | 一六 |   |    |   |    |    | 一六 |        |        |
|        |        | 伊隆阿      | 盛練字軍  | 三  |    | 一 |    |   |    | 四  |    |        |        |
|        |        | 屬于知州 徐慶璋 | 鎮東軍   | 一〇 |    |   |    |   |    | 一〇 |    |        |        |
|        | 參將 魯廷相 | 景字       | 五     |    |    |   |    |   | 五  |    |    |        |        |
| 奉天附近   | 將軍裕祿   | 不 明      | 奉天靖邊軍 | 四  |    | 一 |    |   |    | 五  |    | 二十七營   |        |
|        |        | 王甲三      | 新奉軍   | 三  |    |   |    |   |    | 三  |    |        |        |
|        |        | 濟祿       | 捷勝軍   | 一  |    | 一 |    |   |    | 二  |    |        | 編成中    |
|        |        | 云興       | 盛仁軍   | 八  |    | 四 |    |   |    | 一二 |    |        |        |
|        |        | 濟祿       | 長勝軍   | 四  |    | 一 |    |   |    | 五  |    |        |        |
| 本溪湖附近  | 不 明    | 新奉軍      | 二     |    |    |   |    |   |    | 二  |    |        |        |
| 城廠附近   | 副都統奕澐  |          | 邊防    | 三  |    |   |    |   |    | 三  |    |        | 向懷仁行進中 |
| 興京附近   |        |          | 兴安軍   |    | 九  |   |    |   | 八  | 三  | 二  |        |        |



續表

| 地名                 | 指揮官         | 軍隊名稱 | 營 數 |   |     |   |     |   |     |   | 合 計    | 備 考   |
|--------------------|-------------|------|-----|---|-----|---|-----|---|-----|---|--------|-------|
|                    |             |      | 步 隊 |   | 馬 隊 |   | 炮 隊 |   | 小 計 |   |        |       |
|                    |             |      | 營   | 哨 | 營   | 哨 | 營   | 哨 | 營   | 哨 |        |       |
| 北京通州附近             | 總統端郡王       | 抽八調旗 | 一〇  |   | 四   |   |     |   | 一四  |   | 七十五營   |       |
|                    | 總統奕劻        | 威制靈勝 | 一四  |   | 一   |   |     |   | 二五  |   |        |       |
|                    | 提督董福祥       | 甘 軍  | 二〇  |   | 六   |   |     |   | 二六  |   |        |       |
|                    | 總兵王連三       | 山練東軍 | 四   |   | 二   |   |     |   | 六   |   |        |       |
|                    | 副將祁發祥       | 仁 勝  | 二   |   | 二   |   |     |   | 四   |   |        |       |
| 由南方各省向天津進<br>由北京行中 | 總兵余虎恩       | 虎 字  | 一〇  |   |     |   |     |   | 一〇  |   | 七十八營三哨 | 后称新毅軍 |
|                    | 總兵牛師韓       | 新 募  | 五   |   |     |   |     |   | 五   |   |        |       |
|                    | 總兵熊鉄生       | 鉄 字  | 五   |   |     |   |     |   | 五   |   |        | 后称新毅軍 |
|                    | 不 明         | 新 募  | 五   |   |     |   |     |   | 五   |   |        |       |
|                    | 副將王在山       | 練 軍  |     |   | 二   |   |     |   | 二   |   |        |       |
|                    | 属于按察使湜<br>陳 | 新 募  | 八   |   | 二   |   |     |   | 一〇  |   |        |       |
|                    | 總兵宋朝儒       | 安徽練軍 | 八   |   |     |   |     |   | 八   |   |        |       |
|                    | 總兵劉世俊       | 嵩 武  | 五   |   | 二   |   |     |   | 七   |   |        |       |
|                    | 總兵陳凤樓       | 凤 字  | 四   |   | 二   |   |     |   | 六   |   |        |       |
|                    | 總兵馬心勝       | 永興軍  | 四   |   | 二   |   |     |   | 六   |   |        |       |
|                    | 副將吳元愷       | 愷 字  | 四   |   |     |   |     | 二 | 四   | 二 |        |       |
|                    | 總兵邓生业       | 亲 兵  | 三   |   |     |   |     |   | 三   | 一 |        |       |
|                    | 總兵賀星明       | 山練西軍 | 四   |   | 三   |   |     |   | 七   |   |        |       |

光緒二十年  
十一月下旬 辽阳方面中国軍力表

| 駐屯<br>地方        | 指揮官               | 軍隊名稱    | 步 隊 |   | 馬 隊 |   | 炮 隊 |   | 小 計 |   | 合 計    | 摘 要              |
|-----------------|-------------------|---------|-----|---|-----|---|-----|---|-----|---|--------|------------------|
|                 |                   |         | 營   | 哨 | 營   | 哨 | 營   | 哨 | 營   | 哨 |        |                  |
| 鞍山站<br>騰鰲堡<br>間 | 金 得 凤             | 奉 軍     | 五   |   |     |   |     |   | 五   |   | 九營     |                  |
|                 | 丰 陞 阿             | 盛 練 字 軍 | 四   |   |     |   |     |   | 四   |   |        |                  |
| 吉洞峪一<br>帶       | 辽阳知州              | 奉 軍     | 三   |   |     |   |     |   | 三   |   | 十三營    | 吉洞峪一帶之<br>另有若干民團 |
|                 | 徐 庆 璋             | 鎮東軍     | 一〇  |   |     |   |     |   | 一〇  |   |        |                  |
| 摩天岭<br>附 近      | 提督聶士成             | 牙山軍     | 三   |   |     |   |     |   | 三   |   | 三十三營三哨 |                  |
|                 |                   | 豫軍精銳營   | 三   | 二 |     | 三 |     |   | 四   |   |        |                  |
|                 |                   | 盛字軍     | 一二  | 一 | 五   | 二 |     |   | 一七  | 三 |        |                  |
|                 |                   | 新步募隊    | 三   |   |     |   |     |   | 三   |   |        |                  |
|                 |                   | 新馬募隊    |     |   | 二   |   |     |   | 二   |   |        |                  |
|                 |                   | 銘馬字隊    |     |   | 一   |   |     |   | 一   |   |        |                  |
|                 |                   | 新奉軍     | 三   |   |     |   |     |   | 三   |   |        |                  |
| 連山关             | 吉林將軍屬<br>吉 長 順    | 吉林靖邊軍   | 五   |   |     |   |     | 二 | 五   | 二 | 五營二哨   |                  |
| 下馬塘<br>附 近      | 黑龙江將軍屬<br>依 克 唐 阿 | 敵愾軍     | 一〇  |   |     |   |     |   | 一〇  |   | 十五營    |                  |
|                 |                   | 鎮邊軍     | 一   |   | 一   |   |     |   | 二   |   |        |                  |
|                 |                   | 靖新遠軍    | 三   |   |     |   |     |   | 三   |   |        |                  |
| 辽阳              | 黑龙江將軍<br>依 克 唐 阿  | 敵愾軍     | 四   |   |     |   |     |   | 四   |   | 七十三營一哨 |                  |
|                 |                   | 鎮邊軍     | 三   |   | 八   |   |     |   | 一   |   |        |                  |
|                 |                   | 靖新遠軍    | 二   |   | 四   |   |     |   | 六   |   |        |                  |
|                 |                   | 齊練字軍    | 四   |   | 二   |   |     |   | 六   |   |        |                  |
|                 |                   | 齊新字軍    |     |   | 三   |   |     |   | 三   |   |        |                  |
|                 |                   | 吉林靖邊軍   | 一   |   | 二   | 三 |     | 二 | 一四  |   |        |                  |
|                 | 吉林將軍屬<br>吉 長      | 吉字軍     | 八   |   | 四   |   |     |   | 一二  |   |        |                  |

續表

| 駐屯<br>地方   | 指揮官                                  | 軍隊名稱  | 步 隊 |    | 馬 隊 |   | 炮 隊 |   | 小 計 |   | 合 計    | 摘 要             |  |  |
|------------|--------------------------------------|-------|-----|----|-----|---|-----|---|-----|---|--------|-----------------|--|--|
|            |                                      |       | 營   | 哨  | 營   | 哨 | 營   | 哨 | 營   | 哨 |        |                 |  |  |
|            | 奉天將軍裕祿所屬                             | 奉 軍   | 五   |    |     |   |     |   | 五   |   |        |                 |  |  |
|            |                                      | 鉄 字   |     | 一六 |     |   |     |   | 三   | 一 |        |                 |  |  |
|            |                                      | 盛 字   | 三   |    | 一   |   |     |   | 四   |   |        |                 |  |  |
|            |                                      | 練 字   |     |    | 五   |   |     |   | 五   |   |        |                 |  |  |
| 奉天         | 奉天將軍裕祿                               | 奉天靖邊軍 | 四   |    | 一   |   |     |   | 五   |   | 二十八營三哨 |                 |  |  |
|            |                                      | 新奉軍   | 三   |    |     |   |     |   | 三   |   |        |                 |  |  |
|            |                                      | 盛仁軍   | 八   |    | 四   |   |     |   | 一二  |   |        |                 |  |  |
|            |                                      | 長勝軍   | 四   |    | 一   |   |     |   | 五   |   |        |                 |  |  |
|            |                                      | 捷勝軍   | 一   |    | 一   |   |     |   | 二   |   |        |                 |  |  |
|            |                                      | 鉄 字   |     | 八  |     |   |     |   | 一   | 三 |        |                 |  |  |
| 通化懷仁地方     | 道台張錫鑾                                | 定邊軍   | 七   |    |     |   |     |   | 七   |   | 三十四營二哨 | 添募新奉軍<br>五營稱定邊軍 |  |  |
|            | 侍衛倭恒額                                | 齊 練   | 四   |    | 二   |   |     |   | 六   |   |        |                 |  |  |
| 城廩         | 副都統奕劻屬                               | 民兵团   | 約一〇 |    |     |   |     |   | 一〇  |   | 三十四營二哨 |                 |  |  |
|            | 副都統奕劻屬                               | 邊 防   | 三   |    |     |   |     |   | 三   |   |        |                 |  |  |
| 興地 京方      | 副都統奕劻                                | 興安軍   |     | 九  |     |   |     | 八 | 三   | 二 |        |                 |  |  |
|            | 侍衛富林布                                | 吉字營   |     |    | 三   |   |     |   | 三   |   |        |                 |  |  |
| 高麗城        | 文 祿                                  | 盛 練   | 一   |    | 一   |   |     |   | 二   |   |        |                 |  |  |
| 總計 二百十二營一哨 |                                      |       |     |    |     |   |     |   |     |   |        |                 |  |  |
| 備考         | 奉軍十三營為步隊八營、馬隊四營、炮隊一營但各兵種配置未詳今暫示以步隊之數 |       |     |    |     |   |     |   |     |   |        |                 |  |  |

光緒二十一年  
一 月 下 旬 奉天省中国兵力表

| 駐屯<br>地名  | 指 揮 官   | 軍隊名稱   | 步 隊  |   | 馬 隊 |   | 炮 隊 |   | 小 計 |   | 合 計    | 摘 要 |
|-----------|---------|--------|------|---|-----|---|-----|---|-----|---|--------|-----|
|           |         |        | 營    | 哨 | 營   | 哨 | 營   | 哨 | 營   | 哨 |        |     |
| 營 口 近 附   | 提 督 宋 庆 | 總兵劉世俊  | 嵩武軍  | 六 |     | 二 | 三   |   | 八   | 三 | 八十五營一哨 |     |
|           |         | 總兵張光前  | 新庆軍  | 五 |     |   |     |   | 五   |   |        |     |
|           |         | 總兵姜桂題  | 銘字軍  | 一 | 二   |   | 一   |   | 一   | 三 |        |     |
|           |         | 總兵李永芳  | 新字毅軍 | 五 |     |   |     |   | 五   |   |        |     |
|           |         | 總兵李家昌  | 新字毅軍 | 五 |     |   |     |   | 五   |   |        |     |
|           |         | 總兵龍殿揚  | 新字毅軍 | 五 |     |   |     |   | 五   |   |        |     |
|           |         | 總兵程允和  | 新字毅軍 | 四 |     |   |     |   | 四   |   |        |     |
|           |         | 總兵劉鳳清  | 新字毅軍 | 五 |     | 一 |     |   | 六   |   |        |     |
|           |         | 總兵馬玉龍  | 毅石字軍 | 九 |     |   |     |   | 九   |   |        |     |
|           |         | 總兵宋得勝  | 毅左字軍 | 五 |     |   |     |   | 五   |   |        |     |
|           |         | 總兵蔣希邦  | 希字軍  | 七 |     | 一 |     |   | 八   |   |        |     |
|           |         | 總兵徐邦道  | 拱衛軍  | 一 |     |   |     |   | 一   |   |        |     |
| 田 庄 台     | 巡撫吳大澂   | 撫轄將元   | 吳大澂標 | 二 |     |   |     |   | 二   |   | 十三營    |     |
|           |         | 副將吳元   | 愷字軍  | 四 |     |   |     |   | 四   |   |        |     |
|           |         | 副將吳元   | 鳳字軍  | 一 |     | 六 |     |   | 七   |   |        |     |
| 牛 庄 城 附 近 | 吳大澂所屬   | 道李光久   | 老湘軍  | 五 |     |   |     |   | 五   |   | 二十五營二哨 |     |
|           |         | 布政使魏光燾 | 新湘軍  | 八 | 二   |   |     |   | 八   | 二 |        |     |
|           |         | 總兵梁永福  | 鳳字軍  | 五 |     |   |     |   | 五   |   |        |     |
|           |         | 總兵劉樹元  | 吳大澂標 | 七 |     |   |     |   | 七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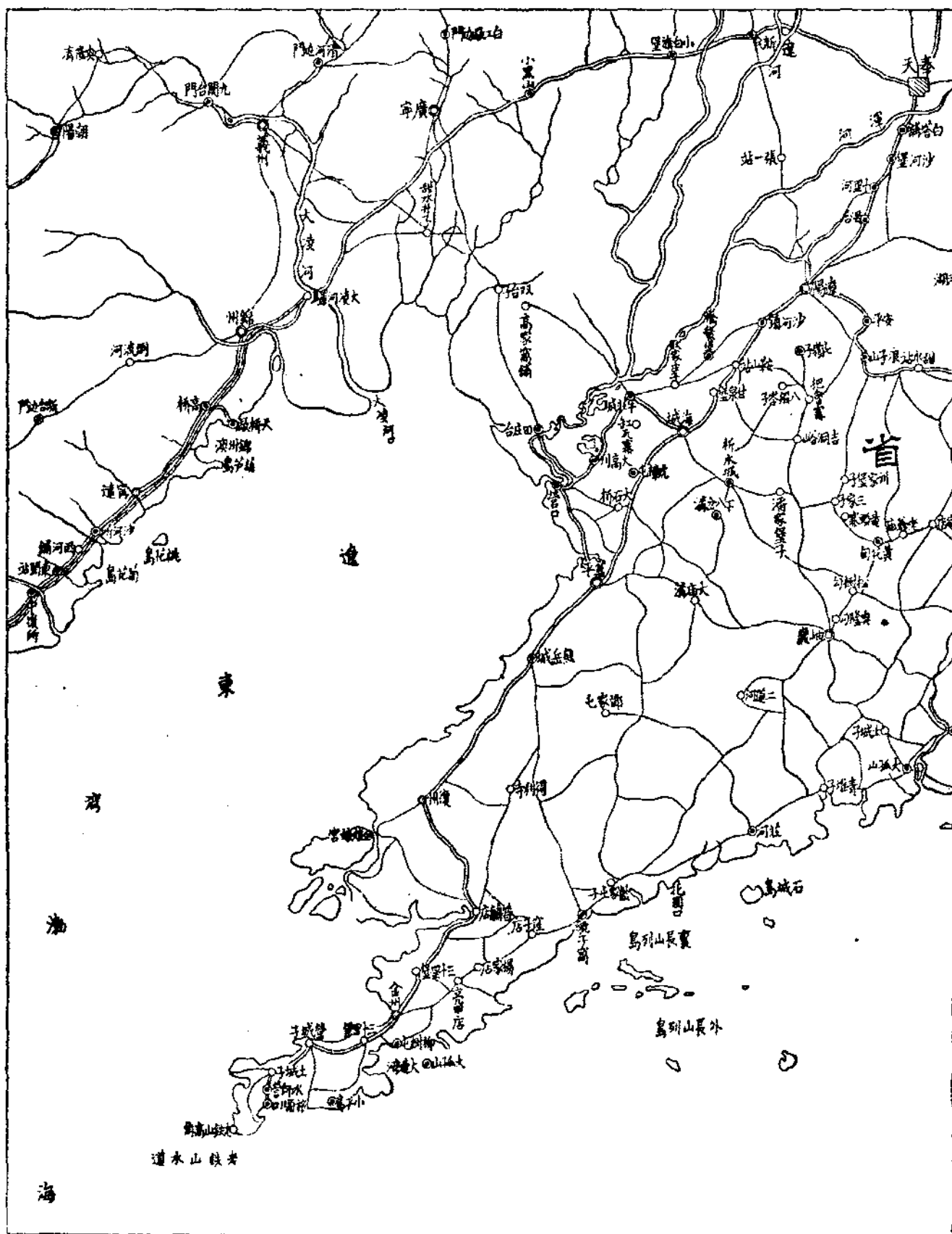
續表

| 駐屯地名        | 指揮官           | 軍隊名稱  | 步 隊 |   | 馬 隊 |   | 炮 隊 |   | 小 計 |   | 合計     | 摘 要 |
|-------------|---------------|-------|-----|---|-----|---|-----|---|-----|---|--------|-----|
|             |               |       | 營   | 哨 | 營   | 哨 | 營   | 哨 | 營   | 哨 |        |     |
| 錦州附近        | 吳大澂所屬         | 院修鈞   | 五   |   |     |   |     |   | 五   |   | 三十二營   |     |
|             |               | 林廣台   | 五   |   |     |   |     |   | 五   |   |        |     |
|             |               | 翰編曾道孝 | 四   |   | 二   |   |     |   | 六   |   |        |     |
|             |               | 王連    | 八   |   | 四   |   |     |   | 一二  |   |        |     |
| 鞍山站<br>騰鰲堡間 | 黑龍江將軍<br>依克唐阿 | 吳大澂   | 四   |   |     |   |     |   | 四   |   | 六十六營二哨 |     |
|             |               | 吳之撫   | 四   |   | 九   |   |     |   | 一三  |   |        |     |
|             |               | 忠信軍   | 四   |   | 二   |   |     |   | 六   |   |        |     |
|             |               | 山東軍   | 五   |   | 四   |   |     |   | 九   |   |        |     |
|             |               | 吉字軍   |     |   | 三   |   |     |   | 三   |   |        |     |
|             |               | 盛字軍   | 三   | 二 | 三   |   |     |   | 四   |   |        |     |
|             |               | 盛練    | 約三  |   |     |   |     |   | 三   |   |        |     |
|             | 吉林將軍<br>長順    | 吉林靖邊軍 | 一六  |   | 二   | 三 |     | 四 | 一九  | 二 |        |     |
|             |               | 熱河隊   |     |   | 五   |   |     |   | 五   |   |        |     |
|             |               | 奉軍    | 三   |   |     |   |     |   | 三   |   |        |     |
|             |               | 鎮東軍   | 一〇  |   |     |   |     |   | 一〇  |   |        |     |
| 摩天嶺<br>樊家台間 | 按察使陳湜         | 新奉軍   | 三   |   |     |   |     |   | 三   |   | 三十七營三哨 |     |
|             |               | 盛字軍   | 一二  | 一 | 五   | 二 |     |   | 一七  | 三 |        |     |
|             |               | 福壽軍   | 一〇  |   |     |   |     |   | 一〇  |   |        |     |
|             | 提督唐仁廉         | 奉軍    | 二   |   |     |   |     |   | 二   |   |        |     |
|             |               | 奉天靖邊軍 | 四   |   | 一   |   |     |   | 五   |   |        |     |

續表

| 駐屯<br>地方    | 指 揮 官   | 軍隊名稱    | 步 隊  |    | 馬 隊 |   | 炮 隊 |   | 小 計 |   | 合 計    | 摘 要          |
|-------------|---|---------|------|----|-----|---|-----|---|-----|---|--------|--------------|
|             |   |         | 營    | 哨  | 營   | 哨 | 營   | 哨 | 營   | 哨 |        |              |
| 遼 陽         | 奉 天 將 軍<br><br>裕 祿 所 屬  | 奉 軍     | 五    |    |     |   |     |   | 五   |   | 十八營四哨  | 此內有步隊若干其區分未詳 |
|             |   | 景奉軍     |      |    | 五   |   |     |   | 五   |   |        |              |
|             |   | 盛練軍     | 三    |    | 一   |   |     |   | 四   |   |        |              |
|             |   | 鉄 字     |      | 二四 |     |   |     | 四 | 四   |   |        |              |
| 奉 天 附 近     | 奉 天 將 軍<br><br>裕 祿  | 盛仁軍     | 八    |    | 四   |   |     |   | 一二  |   | 二十五營   |              |
|             |   | 長勝軍     | 四    |    | 一   |   |     |   | 五   |   |        |              |
|             |   | 捷勝軍     | 一    |    | 一   |   |     |   | 二   |   |        |              |
|             |   | 奉 軍     | 三    |    |     |   |     |   | 三   |   |        |              |
|             |   | 新奉軍     | 三    |    |     |   |     |   | 三   |   |        |              |
| 下馬塘附近       | 侍 衛 寿 山   | 敵愾軍     | 一〇   |    |     |   |     |   | 一〇  |   | 十營     |              |
| 寬甸附近        | 道台張錫鑾   | 定邊軍     | 七    |    |     |   |     |   | 七   |   | 三十六營二哨 |              |
| 通化懷仁地方      | 侍衛倭恒額   | 齊 字 練 軍 | 四    |    | 二   |   |     |   | 六   |   |        |              |
|             | 姜天福 呂 壽 山 會 統   | 民 兵 團   | 約 一〇 |    |     |   |     |   | 一〇  |   |        |              |
| 興 京 地 方     | 副都統奕霽   | 興安軍     |      | 九  |     |   |     | 八 | 三   | 二 |        |              |
|             | 侍衛富林布   | 吉 字 營   |      |    | 五   |   |     |   | 五   |   |        |              |
| 城 廠         | 副都統奕霽指揮下  | 邊 防     | 三    |    |     |   |     |   | 三   |   |        |              |
| 高麗城         | 文 祿   | 盛 練 字 軍 | 一    |    | 一   |   |     |   | 二   |   |        |              |
| 總計 三百六十二營四哨 |   |         |      |    |     |   |     |   |     |   |        |              |
| 備 考         | <p>一、奉軍十三營為步隊八營馬隊四營炮隊一營但各兵種配置未詳今暫示以步隊之數。</p> <p>二、原屬宋庆指揮下章高元之嵩武軍及馬金叙之牙山軍自蓋平戰鬥后 其所在未詳。</p> |         |      |    |     |   |     |   |     |   |        |              |





甲午中日战争作战地图

#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1962年 第3期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輯  
中華書局出版

#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3

1962

近代史資料

1962年第3期

(总28号)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輯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7號

北京市印刷一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

•

787×1092 毫米1/25·6 2/5 印張·1 插頁·140,000 字

1962年11月第1版

196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3,400 定價 (9)0.80 元

統一書號: 11018·415 62 11 泉型